紐伯瑞兒童文學銀牌獎

卡彭老大幫我洗襯衫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卡彭老大帮我洗衬衫

Al Capone Does My Shirts
作者：珍妮弗·乔尔登科
译者：李畹琪

作者简介

珍妮弗·乔尔登科(Gennifer Choldenko)来自一个热闹的大家庭，是家里四个孩子当中的老幺。“鼻涕虫”是她在家里的绰号。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她几乎都是骑着马在南加州的岩丘峭壁间探险。在珍妮弗还很小的时候，她奇特的幽默感已常常在晚餐餐桌上亮相。从此以后，只要是古怪、好笑的事物，都被她的家人称之为“珍妮弗式笑话”。

珍妮弗毕业于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之后进入罗得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学习插画。她创作的第一本绘本是《发狂：那只跳月亮的牛》(Moonstruck: The True Story of the Cow Who Jumped Over the Moon)。美国《学校图书馆期刊》(School Library Journal)称这本书“热闹非凡”；美国《国家教养中心》(National Parenting Center)也说这部作品“令人狂笑，肆无忌惮”；美国《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更说它让人“从头笑到尾”。

她的第一本小说《来自一名撒谎者和她的狗的笔记》(Notes from a Liar and Her Dog)获选为《学校图书馆期刊》年度最佳好书、国际阅读协会暨儿童图书委员会最受儿童欢迎图书，并且赢得加州儿童图书类图书奖。《学校图书馆期刊》在一篇重点推荐书评中写道：“乔尔登科处理文字极为精彩、巧妙诙谐。她的第一人称叙述相当幽默讽刺，就和她笔下独立自主的女主角一样，总是出言不逊。”《卡彭老大帮我洗衬衫》获得2005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作者坦言，同样也是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卡彭老大帮我洗衬衫》，是她所写过的最具挑战性的作品。她这辈子从未如此尽心尽力做一件事，也从未如此骄傲地看待自己的成果。

珍妮弗·乔尔登科和丈夫、两个小孩住在旧金山湾区。不写作时，她喜欢到动物园画动物，尤其是鳄鱼和乌龟，因为它们总是一动也不动！

目录

第一部
01 恶魔岛
02 跑腿小弟
03 杂耍猴子
04美洲笑鼻狐
05 杀人犯给我补袜子
06 笨蛋
07对七年级学生来说，够高大了
08 监狱来的家伙会打棒球

09 乖巧的教会小男生
10 还没有准备好
11 全国最好的
12那么电椅呢
13孤胆女突击队
14 艾尔·卡彭的棒球
15 寻找疤脸卡彭
16 卡彭洗你的衬衫
17 星期二打棒球
18 不再是同一队
19 爸爸的小公主
20 警告
第二部
21 星期一从来不下雨
22 艾尔·卡彭的妈妈
23 她才不可爱呢
24 像个正常的姐姐
25 我的缺口
26 囚犯的棒球
27 白痴
28 在她这年龄算高的
29 乖乖牌囚犯
30 眼睛
31 我爸爸
32 纽扣盒
第三部
33 太阳和月亮
34 生日快乐
35 真相
36 等待
37 凯丽
38 发生什么事了
39 典狱长
40 卡彭老大帮我洗衬衫

第一部

01 恶魔岛

1935年1月4日，星期五

今天我搬到一座面积在五公顷左右、铺满了水泥、被海水包围、而且遍地是鸟粪的岩石岛上居住。阿卡拉岛不偏不倚地坐落在海湾正中央，离旧金山非常非常近，近到我都可以听见码头绿地公园里播报棒球赛比分的声音。好吧，是没那么近，不过还是很近。

（①阿卡拉岛：俗称“恶魔岛”。位于美国旧金山湾，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岩石岛。19世纪建为军事要塞。1934-1963年成为美国最戒备森严的联邦监狱，曾关押过美国判重刑的罪犯，如黑手党头目艾尔·卡彭、“机关枪”凯利等。现已开放为旅游景点。）

住在这里的小孩并非只有我一个，还有我姐姐娜塔莉，虽然她不能算是小孩。除她之外，这座岛上还住着二十三个小孩，因为他们的爸爸和我爸爸一样，都在监狱工作，有的是警卫，有的是厨师，有的是医生或电工。除此之外，这儿还有一堆杀人犯、强暴犯、打手、抢劫犯、强盗、小偷或绑匪，或许还有一两个无辜的人——虽然我不太相信。

这儿关的都是别的监狱不想要的囚犯，我从来不知道监狱也可以这么挑剔。被送到阿卡拉岛来的，都是罪大恶极的犯人。跟他们不一样，我可是因为妈妈说一定得来我才只好来的。

我不想搬到这个岛上来，就像我不想把有毒的树液抹在屁股上一样。不过显然没人在乎我的想法，因为现在我已经是“恶魔岛小子”穆思·佛莱纳根了；也因此我姐姐必须去艾斯特·马利诺夫学校上学。那个学校的小孩，衣服常穿反，头发里偶尔会夹有面包屑，更糟糕的是那所学校里既没有黑板也没有书。我没去过马利诺夫，不过娜塔莉上过的学校向来都这样。

我从新公寓的窗子偷偷往外看，黑漆漆的夜里，远处有一座灯火通明的玻璃屋。那是码头的警卫塔，它看起来就像高脚架上的爆米花车一样。某人的爸爸坐在那儿，守着一堆足以把我们全都轰成碎片的武器。岛上所有的枪支都被收在高高的塔里，因为只要稍有不慎，警卫的枪支瞬间就会变成罪犯的武器。基于同样的理由，所有船只的钥匙也都放在那里。警卫塔里有厕所，这样警卫就不必专程下来了。

除了警卫塔之外，四周还环绕着像柏油一样又黑又亮的海水。月圆时，月光会在海湾上横切出一条白色小径，风则会把远处的浮标和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吹得吱吱嘎嘎，啪啪作响。

我爸爸这时候也在外面，他在岛上的另一座警卫塔上值班。爸爸还是水电工。老天爷，他干吗要来当监狱的警卫啊？

我妈妈正在房里整理行李，娜塔莉坐在厨房地板上把玩她的纽扣盒。她似乎比一般人更了解那些纽扣……如果我藏一颗在背后，她只需看一眼纽扣盒，就能准确地说出我拿走的是哪颗纽扣。

“小娜，你还好吧？”我在她旁边的地板上坐下。

“穆思和娜塔莉坐火车，穆思和娜塔莉吃三明治，穆思和娜塔莉看窗外。”

“对啊，这些我们都做过了。现在我们跟一些大人物住在一起了，像什么艾尔·卡彭(Al Capone)啦、机关枪凯利啦。”

“全部都是娜塔莉·佛莱纳根的家人。”

“噢……我不会说他们是家人。我想……应该是邻居吧。”

“穆思和娜塔莉去上学。”她说。

“没错，不过不是同一所学校，记得吗？你要去的是一个好地方，叫做马利诺夫。”我尽量说得很诚恳。

“好地方。”她重复了一遍，并且把一颗纽扣叠到另一颗上头。

我从来就糊弄不了娜塔莉，她太了解我了。五岁时，我算是个小矮个儿，所有表兄弟姐妹里数我最小，我也是幼儿园班上和街坊邻居里最矮的一个。那时候大家还叫我的本名马修。娜塔莉是第一个叫我“穆思”的人。我发誓，从那天起，我就像麋鹿一样不断长高——现在，我已经181.5厘米了，跟妈妈一样高了，还比爸爸高出整整五厘米。爸爸跟别人说，我既然可以长这么高，他就可以把我的晚餐装进泡菜罐里去卖，就说里面采用了“神奇的长高配方”。

（英文里“穆思”是“麋鹿”的意思。）

我想进房间里去，但那里有一股陈旧快餐袋的味道。我的床是那种叽嘎作响的老式军用帆布床，坐下去时就像听见很多老鼠正在痛苦死亡时的声音。公寓里没有电唱机，没有洗衣机，没有电话。虽然有台收音机，但里面的零件都被扯得七零八落了。是谁把收音机开肠剖肚的呢？他们没有让犯人进过这里来吧？

好吧，我是有点儿神经质。不过谁都会这样吧？这儿实在安静得有点儿诡异——安静到仿佛听不见有事情正在发生。

我曾经想要告诉我的死党彼特这里的事情。彼特会用低沉得像鬼似的声音说：“这里是恶魔岛喔……嘟，嘟，嘟。”我小小声地学着彼特：“恶魔岛……嘟，嘟，嘟。”可是他不在这里，学起来不好玩，一点儿都不好玩。

好啦，就这样。我不换衣服就去睡觉了。谁想穿着睡衣去面对被判决的重刑犯啊？

02 跑腿小弟

1935年1月5日，星期六

一觉醒来我才发现自己很傻，居然穿着鞋子睡着了，还把球棒放在被窝儿里。妈妈正在我房间外面的狭窄走道上乒乒乓乓地忙着。我把球棒塞到床下。

“爸爸呢？”我问。

“在这儿！”爸爸从客厅应道。他正和娜塔莉坐在地板上，双手各握了一大把纽扣。

“爸爸，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牢房，或许我们还可以一起打球？”我的口气听起来好像只有六岁半，但我忍不住要这样说。他总是不在家，我昨天几乎一整天都没有看到过他。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家好冷

清！

爸爸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娜塔莉的纽扣摆成两堆，站起身来，掸了掸制服。

我跟着他走进厨房：“你今天不去上班吧？”

“可我要花很多时间到洗衣间巡逻呀。”

“是吗？你昨天晚上不是去过了吗？”

妈妈从我和爸爸中间挤过去，在水龙头下洗手。“穆思，你爸爸在这里有两份工作，水电工和警卫。”

“两份。”娜塔莉在客厅叫道，“两份工作。两份。”

这屋里的人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做“私人谈话”吗？

我提议说：“我可以帮你忙……”

爸爸摇摇头说：“你不能进去。牢房不是小孩子去的地方。”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比你还高呢！”

“再说啊，再说下去啊。”爸爸大笑，“我也没有你那样的一双大脚，那双脚可是折磨人呢。”他把我的头揽过去，敲了敲。

“我已经整整三个月没看到你了。”我说。

“两个月，二十二天，二十二天。”娜塔莉叫道。

“没错，亲爱的，你告诉他！”爸爸回应道。

“我打赌你今天早上带娜塔莉出去过，对不对？”我脱口而出。

“噢，穆思，拜托……”在角落正擦洗冰箱的妈妈抬起头说，“你那时根本还没起床。”

“这不公平。”我说，虽然我很清楚自己当时确实没起床。

“小伙子，别跟我谈什么公平不公平，别惹我唠叨！”妈妈瞪着我说。

“穆思，我很抱歉。”爸爸边说边拿起警卫帽戴上，“你是知道的，我也想整天跟你在一起啊。”他的眼睛注视着我，然后很快地移开。

“等一下，等一下……你现在就要走了？”我问。

他小声迟疑着说：“恐怕是这样。不过我们会有很多时间在一起的，朋友。我向你保证，好吗？”他微笑着，吻了吻妈妈、小娜后，就往门口走去。我看他走过窗前，边走边甩头，好像脚在痛一样。

妈妈瞥了一眼手表：“我的天，已经这么晚啦？穆思，我去市区一趟，你帮忙看着娜塔莉。我得去买些食品，还要安排运送冰块的事。”

“冰块？”我问。

“我们买不起电冰箱，这个得留着。”她轻轻拍着那台老冰箱。

“楼下也卖食品杂货，不是吗？”

“那儿东西不多。我不在时，尽量拆开一些行李。11、12和13都是你的东西。”妈妈指着那些由娜塔莉编号的条板箱，然后她脱掉围裙，穿上外套，又戴上手套和帽子。

我问：“你现在就要走了吗？”

“我尽量早点回来。好好照顾她，好吗？”妈妈抓着我的手臂，握了握。

我知道她想到昨天火车上发生的事了。我去小便，回来时娜塔莉正在乱踢乱叫。她把窗帘从杆子上扯下来，还把她的纽扣盒甩到走道上。妈妈紧紧抱住她，免得她伤到人。火车乘务员和司机大吼大叫，大家都

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一位小姐还给她拍了照。

最后妈妈靠坐在娜塔莉右边，也就是车厢走道上，她才安静下来。我分不清到底是娜塔莉的行为还是妈妈的行为比较让我难堪。

有时候小娜可以一连好几天发脾气，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她气消，尽管她现在看起来还蛮平静的。

“没问题，妈妈。”我跟到门口，“我说今天早上娜塔莉和爸爸出去很不公平，其实我没那个意思。你知道我没有，我真的……妈。”

她叹口气道：“好吧，穆思。仔细看好了娜塔莉，好吗？”

我看着她离开。一阵薄雾从海湾升起，有如一堵灰墙般的把我跟所有东西都隔开了。

我在厨房里找到一包即烤即吃的东西，但看不出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喜欢吃的意大利通心面。期待与你们见面。

碧·崔克叟

卡片上这么写着。

那盘意大利通心面吃起来像是在粗粗的意大利面里掺加了比萨。我正要盛第四或第五碗时，就听到了敲门声。

“不要应门！”我一边对娜塔莉喊，一边费力地跨过一堆箱子走到前门。我最不希望娜塔莉在的时候遇到陌生小孩。刚认识的人都不了解她，他们根本不了解！

“开门！”一个女孩叫着。那是个小小孩——反正是个矮冬瓜啦，我从窗户这边只能看到这些。

“不要！”我大叫一声。不过太迟了，娜塔莉早已走到门边。她把两只手放在门把上，用尽全身力气，努力要把门打开。

“不要开门！”我用全身的重量顶住门。

“别这样，我知道你会开的！”外面那个女孩说。

噢，这下可好了！门的那边有个小母老虎，门的这边有个惊声尖叫的娜塔莉。说什么女性比较弱势，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

虽然我比她们两个加起来还重，但这已经无关紧要——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认输。我让娜塔莉打开门。

外面那个女孩的黑鬈发有一边是平的，好像她一直朝那边侧睡一样。更有趣的是，她有一半的牙齿不见了，剩下的几颗对她的嘴巴来说，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你多大了？”她“盘问”我。

“十二。”

“不对，你才不是呢！”说完，她连问都懒得问就进来了。

“我为什么要谎报年龄啊？”

她紧咬着嘴唇，好像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你的脖子很粗。”

“说谎的人应该是鼻子变长，而不是脖子变粗。”(①世界上广为流传的著名童话《木偶奇遇记》中，小木偶皮诺曹只要一说谎，鼻子就会不断地变长。)

“错。”她摇着头，好像很确定我错了。

“那你是……七岁？”

“七岁零三个月。嗨，娜塔莉。”那个女孩露出大牙、小牙和缺牙微笑着，悄悄对我说，“你爸爸告诉过我她的事了。”

我们都望着娜塔莉。她的头发跟我的一样，是棕发混杂着金发，像鸟食的颜色；不过眼睛不一样，我的是棕色的，她的是绿色，像是没人想要交换的玻璃球。她嘴巴张得太开，肩膀不对称，还有一只手总是强压在另一只手上——别人一看就知道她怎么了。他们就是知道！

“她多大了？”那女孩悄悄地问。

我回答：“十岁。”娜塔莉的年龄永远是十岁。每年妈妈都为她举办生日派对，但是生日过后她还是十岁。从很久很久以前，妈妈就用这种不同常规的方式计算娜塔莉的年龄了，这样娜塔莉就变得比我小，而妈妈也会为我新学会的每一件事情开心，而不会在意娜塔莉学不会了。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问。

“泰瑞莎·麦特曼。我应该带你到处看看。你什么都还没看过，对不对？”

“我们昨天晚上才到。”

“娜塔莉，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快去拿她的外套！”泰瑞莎对我发号施令。

我壮得跟橄榄球后卫一样，而一个七岁大的小女孩居然把我当成跑腿小弟，难道她觉察到我的弱点了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去看看这座诡异的小岛，我才不管那一帮罪犯怎么想呢。我匆匆写了张字条给妈妈，告诉她我们出去了，然后把字条夹在西红柿酱和鱼肝油中间。

“走吧，小娜。不是每个人都能跟小偷和杀人犯隔一条街住呢！”

03 杂耍猴子

同一天——
1935年1月5日，星期六

走出家门，一眼看到的就是警卫塔。我不知道这时候该怎么做，挥挥手吗？

泰瑞莎没有特别注意，或许在她眼中，那座塔和一棵树没什么两样。

她带我们来到楼梯井。娜塔莉低着头跟在我们后面，每一步都把左脚拖在阶梯边缘上，好像正在用脚指头做记号一般。我想牵她的手让她跟上来，可是谁也不能碰她一根寒毛。

“首先，我们要去停尸间。”泰瑞莎宣布。

好啊，我已经去过好几百个停尸间了。其实是好几千个。“死掉的囚犯……我不能看看还活着的吗？”我问。

“我们不应该跟还活着的囚犯讲话，我的工作是去找死掉的囚犯。派佩儿说的。”

“死囚检查员？听起来像是个很重要的职位。对了，谁是派佩儿？”我问。
“派佩儿是威廉斯典狱长的女儿，她很爱指挥别人。”
又一个爱指挥别人的女孩——这正是我需要的。
“噢，糟了，我差点儿忘记。”泰瑞莎拍拍手，从口袋拿出一张折成四格的卡片，“我替你做了这个。字是安妮写的，这张地图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喔！”
“谁是安妮？”
“安妮就是安妮。她十二岁，会帮我做一些事。”
“这岛上有没有男孩啊？”
“有吉米，还有……”她扳着指头算了算，“十一个小男孩，分别是五岁、四岁、三岁、一岁，还有……零岁。”
“零岁？”
“还没满一岁。你想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我摇头，不过泰瑞莎已经连珠炮般念出这些小男孩的名字了。
“谢了，泰瑞莎。”我把卡片塞进口袋里。
“喂！”她对着我大叫，“你没看！”她伸出手，摆动着手指头，“拿来。”
我把卡片拿出来，泰瑞莎读给我听：

艾尔冯斯·卡彭 别名：疤脸、艾尔老大、史诺基。
生于：纽约，1899年1月17日。
家人：太太、儿子。

就一个小小孩而言，泰瑞莎读得真不错，只是她好像没有办法边走边读。
我们在一条通往岛上最高处的陡坡上停了下来。“难道不能去过停尸间后再来看这个吗？”我问。
她不理我，继续念。很显然，她不念完最后一个字是不肯罢休的。

职业：非法制造、贩卖私酒的黑手党老大。
最喜欢的颜色：金丝雀黄和青豆绿。
最喜欢的珠宝：价值五万美金的小钻戒。
最喜欢的武器：汤普森冲锋枪。
最喜欢的罪行：死亡晚宴！邀请组织里可能背叛他的成员参加宴会。吃完甜点后，卡彭的人把门锁住，他就用一根球棒把所有的背叛者打死。

一根球棒？

最喜欢用的杀人口头禅：“宰掉”(kill)——通常在许多目击者面前使用，他们后来都患了“帮派健忘症”。
坐牢的原因：逃税。
其他事项：操纵选举。

经营芝加哥第一家提供穷人食品的慈善所。
喜欢丝质内衣裤。

这家伙是什么……神经病吗？

目前居所：阿卡拉岛。

“他不是我们这里唯一的坏人。”泰瑞莎在我抬头看的时候说，“这儿还有机关枪凯利，他可是出了名的绑匪；还有洛伊·盖德纳，他逃狱一百一十次了，不过不是从阿卡拉岛逃走的——至少目前还没有。噢，还有很多很坏的人．但电影《我俩没有明天》里面的雌雄大盗除外，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她说。

我们从小路离开的时候，一辆卡车按了几声喇叭，一个穿着跟爸爸一样深灰色制服的警卫坐在方向盘前。他把卡车“嘎”地一声停下来，摇下窗户。

我回头看看娜塔莉，她安静得让我差点儿忘记了她的存在。她正紧盯着地面，好像有东西掉了。她的手臂垂在身体两侧，而不是像平常那样，如花栗鼠般高高举起。

“他们是肯姆·佛莱纳根的孩子吗？”那警卫问泰瑞莎。

泰瑞莎点点头说：“没错，崔克叟先生。”

“你们去哪？”

“派佩儿家，先生。”

崔克叟先生点点头：“泰瑞莎，直接到那边去，你知道规定的。”

“是的，先生。”

警卫的眼睛扫视着我和小娜。他可能看出了小娜有一点不一样，但他并没有把秘密泄漏出来。卡车缓慢地开下陡坡，煞车声又尖又长。

现在，那座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坏男生学校的监狱正朝我们逼近……那是个“人一旦进去，就永远出不来”的地方。我多么希望彼特能够在这里，他会爱死这里的。

泰瑞莎继续叽哩呱啦地说个不停，她觉得卡彭见到她一定会喜欢她，显然他们还没见过面。小路到了水塔那儿又折了回来。我们顺着路走，一会儿就到了一栋独间小屋。那屋子看起来像玩具屋般可爱，玻璃门上写着“停尸间”的字样。

屋里的地板上有个桶，还有个金属盒。停尸间里放这些东西做什么呢？金属盒是死尸的面包盒？或是用来做什么标记的——譬如说用桶装指头？或用抽屉装脚趾？

“就是这儿啦，只是被锁起来了。”泰瑞莎拉住门把手让我看。

“是啊，我知道。或许我们应该……噢，继续走。你不是告诉那个警卫我们要去派佩儿家吗？”我生来就不怕事，这让我惹了不少祸。

一个粗粗的女声从停尸间后方传出：“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我的胸口紧缩，血液冲向脑门儿。

那女孩从建筑物旁边走了出来，像在抛比萨一样抛着一顶黄色的帽子。我一看到她就脸红了。她是个俏妞，如果彼特在这里的话，一定会大吹口哨的。

那个女孩脸上有雀斑，还有着像电影明星一样的厚嘴唇。她把长长的头发绕在指头上，从半闭的眼帘下注视着我。她这个动作让我赶紧低头查看我的水库是不是没有关好。等我再抬起头时，她正盯着娜塔莉看。

“不要那样看她！”我说。

“她是派佩儿，记得吗？我跟你提过的。”泰瑞莎说。

“看来，你姐姐不是弱智，是笨喽？”派佩儿问。

“可不可以不要讲了。”

“我只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派佩儿说。

“不要在娜塔莉面前讲。”我小声说。

她耸耸肩，走到停尸间后面。我和泰瑞莎紧跟着她，小娜没有动。

“如果我问你是不是笨，你会喜欢吗？”

“我只会说不是啊。”派佩儿耸了耸肩。

“不，她不笨。”我说。

“证明给我看！”

“哼……”我握紧拳头，很想给这个丫头一拳。

“你看，我就知道她是个低能儿。”派佩儿对泰瑞莎说。

“你能不能好心的闭上嘴！”我大吼，声音比自己预期的还要大。

她们两个同时瞪着我。

“跟我来！”我绕回停尸间前面。

“派佩儿，你的生日是哪一天？”我问。

“11月16日。”

“1922年吗？”

“对。”

“娜塔莉，告诉派佩儿，她是星期几出生的？”

“星期四。”娜塔莉连头都没抬就说出来了。

“没错吧？”我问派佩儿。

派佩儿没有回答，眼睛却睁得老大。她紧咬住下唇问：“她还会什么？”

“唉，她又不是一只杂耍猴子！”

“她根本比不上杂耍猴子，她只会这个把戏。”派佩儿说。

“487乘以6421等于3127027。”小娜开口说。

四周突然安静下来，只有头顶上海鸥嘎嘎的叫声，以及风把窗户吹得咯咯响的声音。娜塔莉看着地面，好像她什么都没说一般。

“28乘以478是多少？”派佩儿问。

“13384。”小娜回答。

“好吧，就算她数学好。可是她某个地方有问题。”派佩儿不甘心地说。

“你有什么毛病啊？”我大吼。

泰瑞莎作势要离开娜塔莉几步。

“娜塔莉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这是佛莱纳根先生说的。”泰瑞莎悄悄地说。她从口袋里拿出一罐果酱，转开瓶盖要我们尝一些。我们都摇头，她就把已经沾到紫色果酱的手指头伸进罐里。“有时候那是一个好的世界，有时候那是一个坏的世界；有时候她出得来，有时候她出不

来。”泰瑞莎说。

派佩儿不屑地哼了一声，低声说：“我认为她根本就是疯了。我爸爸不会喜欢这样的，他常说禁闭室里的囚犯最可怕，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有二百三十七个水电工来应征爸爸刚得到的这个职位，如果是我的话，我的口风会很紧，绝对不提有个像娜塔莉这样的女儿。万一典狱长知道了她的事呢？

我赶紧说：“她再有个一两个礼拜就要去寄宿学校了，完全不会在这附近出现，你大概再也不会看到她了。”

派佩儿的眉毛抬了起来：“像这样的事情爸爸希望我会告诉他，他从我这儿知道许多事情。”她戴上帽子，开始沿着陡峭的小路往牢房方向走去。

“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去？可不可以？”泰瑞莎在后头追着喊。

“好主意。”派佩儿回过头说，“这样爸爸就可以亲自见到娜塔莉了。”

我的心又往下沉。我怎么知道小娜是不是个大秘密？没有人告诉过我。

“娜塔莉！”派佩儿甜甜地叫着，“你要不要见见典狱长啊？”

小娜没说话。

“嘿！来嘛！”泰瑞莎用手臂比画着，“派佩儿说没关系呢！”

“我要回去了，泰瑞莎，我妈快回家了。”我说。

“噢，不要啦！”泰瑞莎叫着，“你什么都还没看到！”

我摇摇头：“也许明天吧。”

泰瑞莎跺着脚。

我忍不住要笑：“泰瑞莎，我很抱歉。”

“好啦，我们明天再继续吧。”泰瑞莎用细微的声音说。

“我们得回去了。”我告诉娜塔莉。她没抬头，好像没听到一样。

“走这边。”我示意要她跟上，她不理我。

这下可好，小娜开始耍性子了。

“来吧，小娜。”我假装往山坡下走，心里希望她跟上来。

但是她没有。

我走回停尸间，在水泥路面坐了下来。地面上有一些红色小点，是血吗？还是泰瑞莎的果酱？

“娜塔莉，拜托啦。”我哀求着。这时我听到小路上传来了脚步声。

“穆思！”是妈妈的声音。她穿着高跟鞋连走带跑的。

“天啊！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妈妈停下脚步，胸口因为爬坡而喘息起伏着。她先看看我，再看看小娜，然后又看看我。

“发生什么事了？”她问。

“没事，妈，小娜很好。”

“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她的声音象打嗝般高高低低的。她紧紧抓住手臂，好像不这么做它们就会掉下来。“你们就这样不见了，真是吓着我了！”

“我留了字条。”

她点了点头。我不清楚她点头究竟是看到了字条还是没看到。

我碰碰她的手肘，学着爸爸讲话：“一切都会没事的。”

妈妈快速地、轻轻地点点头，她抬了一下眼角，头不停地点着，点了又点，点了又点。

04美洲笑鼻狐

1935年1月6日，星期日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很开心地看到爸爸坐在桌前看报。

我感觉得到他见到我很高兴，这可不是装出来的。“嗨！”他说。

妈妈正在给娜塔莉打行李。我不敢相信她今天就要去寄宿学校了，我以为至少还有一个星期。

小娜把厨房的椅子拉进客厅，硬挤在三个条板箱中间。“嗨，娜塔莉，今天早上太阳起床了吧？”我就像每天早上一样问她。

她从来不回答。以前这让我很生气，我可不愿当石头的弟弟。去年有一天，我生气了，从她身旁走过，没说一句话，连一个字也没有！

那天，我出门上学后，妈妈说娜塔莉坐在我房间外面整整哭了两个小时。娜塔莉不是个爱哭鬼，而是个爱叫鬼，我从没见过她为了算旧账而哭的。妈妈不清楚为什么娜塔莉要哭，她不知道我冷落了娜塔莉。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要问娜塔莉太阳的事情，她不回答，我也只会感到一点小小的不爽。

“那么，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里，你早餐想吃什么呀？”妈妈问她。

“柠檬蛋糕。”娜塔莉说，她每天都这样说，而每天妈妈都会说：

“傻宝贝，你不可以把柠檬蛋糕当早餐吃。”

“不过也没什么不好！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特别的日子里，吃柠檬蛋糕是个不错的点子。你觉得怎么样呢，穆思？”妈妈问我。

“当然好啊。”我说话的声调像女孩一样高。我不知道以后我的声音听起来会不会像米老鼠，或是像魔豆藤上面的巨人。

娜塔莉将身子转向我，直视着我的双眼，那样子好像她消失了好几个星期之后，又突然出现一样。

“别看着我，这又不是我出的主意。如果由我决定的话，我们此刻已经在圣·摩尼卡①玩了。”我小声地说。

（圣·摩尼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滨城市，是著名的度假胜地。）

爸爸读报纸头条新闻给娜塔莉听，还把每一条都加上数字：“金门大桥持续施工。一百零三人返回工作岗位，两人辞职，七人犹豫不决，五人跷脚休息，二人晚餐吃香肠，三人没有……”

“吃早餐了!”妈妈叫道。

娜塔莉的脸离盘子只有五六厘米远。她吃得飞快，害得我肚子痛。爸爸不在的时候，我都不跟她一起吃饭。

“娜塔莉·佛莱纳根全家。”我坐下来时，小娜说。

我很纳闷：她到底知不知道她要去住校了？我们把马利诺夫学校说

得好像连英国女王的小孩也会被送到那里一样。不过不知怎的，在叙述的过程中，我们都绕过最主要的事情不提。

你放学后并不是回到家里来哦；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时，你可是在学校里哦。

爸爸用餐巾擦了擦他的大嘴巴，说："娜塔莉，跟年纪相近的孩子在一起，你会有多开心啊！"

我在想，所谓的年纪相近是多大年纪？不过我知道他的意思。或许娜塔莉会遇到其他跟她一样的小孩；或许他们会彼此相认，然后用他们自己特别的方式沟通。

妈妈把小娜打扮好以后，爸爸提起她的行李，把纽扣盒交给她，然后打开门。

"穆思。"妈妈好像这会儿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觉得你不需要跟来。"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想去。"我的眼睛没看妈妈，也没看爸爸和小娜。

"海伦！"爸爸的声音带着哀求。

"肯姆，我只是觉得他不想去罢了。"妈妈说。

"穆思当然想跟来。"爸爸把小娜的行李箱交给我，又拍拍我的背，"没有他，我们办不了这件事！"

这让我想起六岁时妈妈把我送到外婆家住的事。她把我的每一件内裤都仔细打包，弄得好像去外婆家是多么大的优待一样。到了外婆家，外婆脸上带着怒火。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用我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瞪着我妈。等妈妈离开后，我听到外婆对外公说："有个糟糕的精神科医师认为娜塔莉所得到的关注不够，所以海伦就把他送出门了！我们的马修啊！有他在这里，我就像是在泥浆里打滚的猪一样快乐。可是这件事实在太蠢了，哪个小孩没有兄弟姐妹？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有七八个兄弟姐妹呢！家里有个弟弟才不是娜塔莉变成这样的原因，把他们姐弟俩摆在一起瞧瞧，那个了不起的精神科医师就会知道了。他才该去检查脑袋呢。把穆思带开，只会让小娜病得更严重。"

隔天一早是爸爸叫醒我的："穆思，带着你的枕头。"他说着，一边把我行李箱上的扣子啪啪地扣上。"我们要回家了。"

我们走向码头。娜塔莉走得特别慢。我担心我们会错过船班，不过或许这正是她的计划。

我喜欢把这几年也想成是她的计划之一。然后有一天小娜会说，这一切都是她假造出来的疯狂游戏，想测试我们是不是真的爱她。

爸爸在前面紧走。昨天船夫告诉我们："我们不等任何人，即使是上帝也得准时。"不过不知为什么，那艘旧军用汽船还在等着。

妈妈走过那个"探密箱"——一个金属探测器，专门用来确保没有人带枪上岛。

当我正观察着船老大松开跟我的手臂一样粗的缆绳时，妈妈对小娜说："这所学校是你的机会，娜塔莉。你真幸运，拥有这样的机会。"

小娜没说什么。她两眼盯着一只从木头长椅上啄起洋芋片的海鸥。我抬头看着蓝天，一只鸟在高空中飞翔，另一只正低空掠过蓝绿色的海

面。

爸爸带了一本书在身上，书名是《麦奎格动物图鉴》，里面有不错的索引。没有什么事比爸爸朗读图书索引给娜塔莉听更让她开心的了。

“美洲叶鼻蝠，48页。”爸爸念着，“美洲鹌鹑，232页；美洲棘鼠，188页……”

一群海鸥飞过我们船的上方。娜塔莉和我看着它们，身体比平常摇晃得更厉害。不过在这儿不太看得出来，因为船也在不停地摇晃着。

“我数过了，共有229只鸟。”我指着海鸥说。

“坏穆思。”娜塔莉说，“9只鸟，9只。”

我对着她微笑：“我数了数，有47个人在甲板上。”

“坏穆思，11个人，11。”娜塔莉很爱挑我的错。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娜塔莉开始带着书来找我——都是大部头像字典或百科全书之类的旧书。她会翻到最后一页，再把书重重地放在我的膝上。我搞不懂她想做什么。有一天，为了要让她走开，我便开始念她打开的那一页。那是一本历史书，索引里满满地都是人名与地名。我念到“马丘比丘”这一座古印加帝国的遗址时，念成“麻丘皮丘”。“坏穆思。”她说，“马丘比丘。”直到妈妈告诉我马丘比丘才是正确的读法以前，我都以为是娜塔莉在发神经。妈妈立刻到图书馆替娜塔莉借了一大摞历史书。没多久我们就知道娜塔莉并不是对历史有兴趣，她爱的是索引，什么主题都好。但我们仍然不清楚她是怎么学到马丘比丘的正确读法的。

我们现在已经要进入旧金山的码头了。爸爸说，囚犯们都说，你花十二分钟去恶魔岛，却要花二十年才回得来。

我们稍坐了一会儿，看着要上教堂的一家人走下船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娃娃转过身倒退着走，手抓着栏杆，小心翼翼地移动他短胖的腿。他的爸爸朝我妈妈眨眨眼：“他长大以后会从事保险业。”

“好了，马上下船，把货搬出来吧。”爸爸说。可是妈妈好像黏在座位上，她直盯着那个娃娃瞧，娃娃正紧握住他妈妈的手穿过码头。妈妈用手帕擤了擤鼻子，很快地眨眨眼睛，努力想忍住泪。

娜塔莉看见这一幕，便在椅子上蜷缩成小球不肯动了。妈妈试着恢复镇定，再度用开朗的声调说话。

“娜塔莉，亲爱的，我有一点点感冒，没什么，亲爱的宝贝。现在，来吧！甜心。这是一个好日子啊！”

她的话听起来假惺惺的，娜塔莉也知道。娜塔莉把膝盖抱得更紧了。爸爸小声地说，希望他不用背她。

爸爸蹲下来，单膝跪地，跟小娜讲了很久的话。船夫用手势催促我们下船。妈妈焦虑地摆弄着手套，她拉低帽檐，穿过甲板去跟船夫说话。

我把重心从一只脚换成另一只脚，接着又换回来。最后，爸爸站起来，看着我说：“穆思，你能不能让她起来？”

“该下船的每一个人都得下船！”船夫大声嚷嚷。要回阿卡拉岛的人也开始登船了。

我四处张望着想主意。我把那本书抓起来翻到最后，说：“美洲笑鼻狐，3000页。”

娜塔莉还是紧紧蜷曲着，不过她的头稍稍往上抬了抬。
“澳洲鹌鹑，200页。”我说。
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个声音，然后脱口说出：“不对，穆思！美洲叶鼻蝠，48页。美洲鹌鹑，232页！”她说。
我往船梯板走了一步，边说：“美洲棘畜，18页。”
“坏穆思。坏、坏、坏。美洲棘鼠，188页。”她摇摇头，不过现在她站起来了，跟在我后面。
一步接一步、一页又一页，娜塔莉跟着我下船了。爸爸提着棕色行李箱，妈妈微笑着，娜塔莉跟在我旁边。她紧紧抓住我的手，很紧，很痛。
从我出生到现在，娜塔莉可能只拉过一次我的手，现在是第二次。为什么她要挑现在？
我告诉自己：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不过是妈妈的另一个疯狂点子罢了。
我觉得肚子不舒服，我想把娜塔莉拉着的我的手甩开，可是我没有。我继续走。好穆思。乖穆思。我总是做我该做的事情。

05 杀人犯给我补袜子

同一天——
1935年1月6日，星期日

我不断回想妈妈的二表姐麦克罗太太来拜访时的情景。
“海伦，把她送去精神病院吧，这样做很人道。”麦克罗太太一边说，一边一口接一口地吃着肉桂坚果蛋糕。妈妈的脸色变得苍白。她告诉麦克罗太太，以后我们家再也不欢迎她来。麦克罗太太吸了一大口气，想要道歉，但妈妈很坚决地把门打开等她出去。直到麦克罗太太一跛一拐地带着手提包走出了门，妈妈还是一个字也不吭。她走了以后，妈妈发现麦克罗太太忘了她的手编袋，便叫我拿着追上去还给她。
“如果你妈妈总是见树不见林，我也帮不上忙。她有一个好儿子，为什么不把心力放在你身上，却继续那样白费力气呢？娜塔莉生病是很糟糕，可是要减少损失，而不是玉石俱焚啊。”
我点了点头，但不是真心的，我的脖子没经过我吩咐就动了。一旦我把头点下去，就没办法扳回来了。我僵在那里动弹不得，直到麦克罗太太开车离开，我手上还拿着她的手编袋。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那么做，对不对？我们没有放弃娜塔莉不管。那所艾斯特·马利诺夫学校也许会帮助她的，对吧？
回家的时候，我一边猜想泰瑞莎家里有没有能用的收音机，一边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上家门前的阶梯。我看见门上贴着一张字条。

肯姆：

今天傍晚五点整，叫你儿子上来跟我谈谈。
典狱长威廉斯

“就是那个典狱长？”我沙哑地说。
爸爸从我手中拿走那张字条。他说：“看起来是。”
“我不能明天再去吗？”
“当典狱长说‘跳’的时候，你要问：‘跳多高？’”爸爸说。
“爸，我们得谈一谈。”
“先让我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来玩球，玩完你就去吧。”他对我眨眨眼。
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疲倦的模样，警卫的加班巡逻快把他累死了。工作实在太多了，而且监狱警卫的工作根本不适合爸爸。他人太好了，连妈妈都比他更适合当看守。
爸爸拿着棒球和手套走出房间时，我刚好看完一本书。妈妈还在睡觉，他尽可能小声地关上门。“码头好吗？”他问。
“好。”我翻找着我的手套。它不在我房里，也许在娜塔莉房里。最近她认定——手套是属于她的。
小娜房间门是关着的。我不能自己打开，我回头看看爸爸。
“我来。”他小声地说。
我从门口看见小娜的紫色毯子乱七八糟地堆着。为什么妈妈没有把它放进行李？小娜没有它怎么睡觉呢？我想进爸妈的房间把妈妈摇醒，你怎么没让她带着毯子去呢？
爸爸在她床边的储物箱上找到手套。他用手臂夹着手套走了出来。
“爸，那她的毯子怎么办？要是她需要毯子呢？”
“我想你妈妈是担心毯子会搞丢了。”他紧闭着双唇，嘴唇都变白了。
我俩沿着楼梯往下走，谁都没说话。码头有股沙丁鱼的味道，显得很荒凉——除非把鸟当作活物也算进来。我没有算，因为那会让我想到娜塔莉。
我们决定沿着我们住的64号楼的平行方向投球。这样就算谁漏接了，球也不至于掉到海里或打坏公寓的窗户。海鸥栖息在码头四处的木桩上，像球迷一样坐下来看我们打球。
能再次跟爸爸在一起真好。我为了他来这里找工作而生气，他找到工作时我又生了一次气；我为了妈妈要我们搬来而生气，也因为彼特还有旧家那边所有的朋友而生气，因为我得搬家而他们不必。我生每个人的气，除了娜塔莉之外——我总是尽量不对她发火。
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娜塔莉打破了我用纸箱盖成的秘密基地，我对她大吼。为此，妈妈一个月不跟我说话。爸爸告诉我，我有娜塔莉这样的姐姐，就像跟一个比你糟一百倍的对手打球一样，你总是会赢球，但那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卑鄙的家伙。我看不出这跟姐姐把我的东西弄坏，以及妈妈跟我冷战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很清楚，对娜塔莉生气，是不会被原谅的。
我爸爸球打得有点儿糗，不过跟他玩投接球很好玩，因为他总会变出一些花样。他会投出一个高飞球让我拼命去追，然后用一个快速球击

中我的手套，让我接得手痛；接着再一个滚地球。我很清楚他所有的花招。

玩了一会儿后，我的手臂完全放松了。我不禁开口问："爸爸，我们要在这里住多久？"

爸爸接住球，往前走近了一些，这样我们才不需要大喊着交谈。"我们现在住在这儿了，穆思。你是知道的。"

"可是万一我不想住在这里呢？"

他耸耸肩："没有人想来阿卡拉岛。不过，至少你背上没有印号码，身上也没有铁链。"

"铁链？"

"手铐。"

"噢。"我投给他一个高弧线的球。"娜塔莉也不喜欢。她一点儿也不喜欢。"我说，虽然我知道这是故意说谎。

爸爸接住球，停顿了一下，投回一个快速球。那球又快又有力，隔着手套手都还会痛，让我很惊讶。"如果你想谈谈你自己的感受，没有问题。可是我不会谈论你姐姐。"

"典狱长知道吗？"

"典狱长知道什么？"

"有关娜塔莉的事情。"

"那当然。"

"那么他想跟我谈什么？"

"我猜他只是想见见你吧。穆思，他肯花时间跟你谈话，实在很亲切。"

"你见过他女儿吗？"

"派佩儿？见过，看起来是个相当好的女孩。"

我吐出一口气，翻翻白眼。

他大笑，并且对我眨眨眼："漂亮的小姐总是个麻烦，穆思。不过我认为你应付得了。"

"她说她要告诉典狱长有关娜塔莉的事情。"

"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已经知道了。"

"她人并不好。"我说。

"我觉得她只是努力要帮她爸爸的忙，没什么恶意。"

"再告诉我一次，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家？"

"穆思，我们都知道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娜塔莉会日复一日坐在外婆家后门阶梯上数她的纽扣。我们想看看……就只是看看……是否还有别的路。这所学校有具备专业技巧的老师二十四小时跟这些孩子在一起，令人印象深刻。"

海鸥缓缓移近。我用力地跺脚，海鸥一下子飞散了。

"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你明明看到了。"我说。

"要改变很困难。对你而言困难，对我而言困难，对你姐姐而言更是要她的命。"他的声音变了。

"你听到她的尖叫声，爸……"

爸爸举起双手阻止我说下去。"听着，儿子。"他说，"我们不能再谈这个了。"

“我想确切知道这样做能不能解决问题。”

爸爸叹了口气。他望向海面正在建的海湾大桥——就像在两根牙签中间拉一条细钢丝——的地方。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要继续赛球的原因，穆思。尽力而为，有时候会有令人惊讶的结果，但那不是你所能预期的。”

“好了。”他看了看表，“你不能这样去见典狱长。去换一件干净的衬衫。”

“我没有干净的衬衫。”

“那就‘稍微’干净一点儿的。星期三以后衣服才会拿去洗，星期一才能拿回来。”

“妈妈不用洗衣服吗？”

他摇摇头：“这里的衣服都给囚犯洗。”

“那些杀人犯、绑架犯给我洗衬衫，然后让我来穿？”

他大笑。

“他们也补袜子？”

“没错。他们甚至补得比你妈妈还要好。不过你胆敢告诉她，你就试试看。”

“杀人犯缝衣服也比妈妈缝得好吗？”

“的确如此。”爸爸大笑。

06 笨蛋

同一天——

1935年1月6日，星期日

我沿牢房旁走着。一排又一排黑暗的铁窗，全都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那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囚犯不准说话，可是三百多个人怎么可能只有这么一丁点儿声音？光呼吸就会有声音了呀！还有这些窗户呢？犯人不会坐在附近观察我们吧。

在牢房对面、路的那头，是一栋别致的住宅——阶梯上摆着花盆，窗边垂着窗帘，没有草坪和绿树，一直到门口都只铺着水泥，这点证明了这里是阿卡拉岛。即使如此，路两边的差别这么大还是令人奇怪——左边是上流社会，右边却阴森可怕。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看起来很适合派佩儿。

走上阶梯时我差点被绊倒。我掸掸衣服，把衬衫塞进裤子里，再用手梳梳头发，深吸一口气，接着才按门铃。几秒钟后门开了，典狱长的身躯塞满了门过道。“年轻的佛莱纳根先生？”他说。

“是的，先生。”我说。

“我正要泡茶，要不要一起喝？”

“不用了，先生。噢，我是说，好的，先生，我愿意一起喝。可是，

先生，我不大喜欢喝茶。”

典狱长点点头。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过了长长的一分钟后，他才让开门过道，示意要我进去。“我的书房在楼上。门开着，你继续往前走。”

我踏着不确定的脚步往前走，眼睛偷偷瞄向客厅。沙发和椅子看起来很不错，好像从来没人坐过一样。空气中有一股氨水的味道，不知哪里正在播放歌剧。这不是那种你可以随便打嗝或是光着脚到处跑的房子。

典狱长的书房又大又暗，窗户上垂着厚重的红色帘幔，拉得紧紧的。那种娜塔莉喜欢的、附有索引的大部头书籍，从地板顶到天花板，满满都是。

典狱长跟在我后头，一进来就关上门。他把茶杯放在书桌上，坐进一把大扶手椅里，开始工作。

他看着他的分类账目，头抬也没抬地对我说：“佛莱纳根先生，坐下来。”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生气，好像我并未通过他的第一个考验似的。

我坐了下来，因为没有对准椅子，便“咚”地一声撞到椅子把手。“唉哟！我是说，唉哟，先生。”我说。

他的脸胀红，锐利的眼睛似乎要刺进我的身体。他往后躺在大椅子上，张开嘴要说什么。不过当他正要开口的时候，有人敲了敲厚实的橡木门。“什么事？”典狱长叫道。门开了，派佩儿站在那儿。她的头发是鬈的，衣服上过浆，脚上穿着白短袜和亮晶晶的白鞋。

“派佩儿，你想一起听吗？”典狱长问，大脸上闪烁着兴奋。

“是的，先生。”她甜甜地笑着。

“我们很欢迎，是不是啊，佛莱纳根先生？”典狱长问道。

“是……的，先生。”我的喉咙好像被卡住了。

典狱长好像没有在意，他笑容满面地对她说：“派佩儿，想说什么不用顾忌。”

“好的，先生。”派佩儿微笑着。她没有看我。

“囚犯刚到阿卡拉岛的时候，我都亲自与他们谈话，让他们知道我要求些什么。我通常不和新搬来的一般居民谈话，可是派佩儿觉得我应该把你当做特例。”典狱长说。

真是太帅了！我得到跟重刑犯一样的待遇。

我尽量只看着典狱长而不去注意派佩儿。可是这好像不可能。

“是的，先生。”我说。

“我不知道你之前在圣·摩尼卡做过什么事情，佛莱纳根先生。不过阿卡拉岛上的孩子都遵守规矩，精确无误，一丝不苟。毫无例外，对不对，派佩儿？”

“是的，先生。”她说。

“我们这里是个小镇子，一个有大监狱的小镇子。根据我们所监禁的囚犯记录显示，有七十九次脱逃成功，十九次脱逃失败，以及二十四次有计划但未实行的脱逃。当然，这都是他们来到阿卡拉岛之前的事情。我很确定这里不会发生越狱事件。可是我不会跟自己开玩笑，这些囚犯精通此道。他们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一星期有七天可以用来谋划怎么

离开这个地方。这些人都是犯了滔天大罪而被判刑的，他们是除了时间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可怕家伙！”

他停下来，让我彻底理解这些讯息。

我想，这实在很愚蠢。如果那些人真的那么危险，为什么要让妇女、小孩住在这个岛上？爸爸说过，发生越狱事件的时候，典狱长希望警卫队能就近尽快到达；我也知道，阿卡拉岛上的房价比旧金山便宜。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搬这儿来住是蠢极了的主意。

“是的，先生。”我说。

“我对你的父亲相当尊敬。既然你是肯姆的儿子，我打赌你的能力也很强，我很希望能更进一步了解你。然而在这之前，我们得先互相了解。”

“是的，先生。”我说。

“我们这儿有些规矩就如同法律是你必须遵守的，不然你会让你自己和岛上每一个人都陷入危险。守则第一条：不能和囚犯有任何接触。你会在码头那儿看到他们干分派的活。偶尔他们会帮某个家庭搬运家具或粉刷房子。”他拉开窗帘，牢房就在那儿。看到牢房这么近，我脖子上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不过，”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严厉，“警卫随时都会跟在他们身边。无论如何，你都不可以接近他们或跟他们说话。妇女不能穿着泳衣、短裤或其他不够端庄的衣服。贴身衣物不能送到洗衣房去洗。”他转向派佩儿说：“小姐，捂上你的耳朵。”他用指头示意我靠近些。

我走近，他悄悄地说：“这些囚犯里头有些人已经十几年没见过女人了。你已经大到能够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了，佛莱纳根先生。”

“是的，先生。”我回答着，很想回到我的椅子上。

“你绝对不能相信囚犯说的话。没有人是因为在教堂里唱歌声太大而来这里的。你知道‘老奸巨猾’是什么意思吗？”

“鬼鬼祟祟、奸诈狡猾的意思。”我说。

“没有错。要记住那个词，佛莱纳根先生。他们是老奸巨猾、没有是非观念的人。”

哇，酷毙了！

“守则第二条：不可进入被围墙隔离的地区。

第三条：除非你在访客日前一周提出申请，否则不可以会客。

第四条：不可对任何外人说有关这里的事情。不要口沫横飞地谈论艾尔·卡彭。你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有一大堆记者跑来，爬过木门木窗，准备撰写满是愚蠢而危险的谎言报道。佛莱纳根先生，你知道有关卡彭的事吗？”

“他是一个芝加哥的帮派分子，情人节那天杀了很多人。”

“艾尔·卡彭以前是——有些人说现在也是——国内黑社会最有权力的人物。在阿卡拉这里，他跟其他囚犯一样都只是一个号码。这所监狱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这些引人注目的罪犯成为瞩目的焦点。如果让我发现你到处说卡彭的事情，我会马上把你送回原来住的地方，速度快到让你缓不过神来。”

拜托你送我回去好吗？我很想这么说。可是我想到爸爸，想到他要多么努力工作，我们才能留在这里。

典狱长的眼睛眨了眨。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知道你很希望你的姐姐在学校里找到机会。”

“拜托您，先生，别把她扯进来。”我说，眼睛看着地毯。

我可以感受到他那双蓝色眼睛正怒视着我。

“有道理。”他点头：“第五条：你进出这座岛的时候必须通过金属探测器。不可以带狗、猫或其他宠物。不可带玩具枪、绳索、金属管子，或是任何能当做攻击武器的东西。不可丢弃老旧的衣架、铁钉或任何金属、玻璃制的东西，这些囚犯会把它们都制成武器。”

“好的，先生。”我说。我手臂上的寒毛敏锐到可以接收无线电波了。

“好。我女儿告诉我，她已经把你介绍给这里其他的小孩认识了。”他对着派佩儿点头。

你的女儿什么屁事也没有做！我很想大叫，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判定她是个厚颜无耻的骗子。

“甜心，我有漏掉什么事情吗？”

“学校课业计划呢？”

“噢，没错。派佩儿是全部科目都拿优的学生。”他假装小声地讲。

“拜托，爸爸。”派佩儿脸红了。

“我和她妈妈都感到十分骄傲。可是有时候她无法完全掌握手上所有计划的进度。安妮和吉米都上圣布里基特学校，所以在这个岛上，只有你跟派佩儿一起上玛利纳学校。我们希望你能帮助她，就当做帮我们一个忙吧。”

紧急警报！紧急警报！看哪，穆思·佛莱纳根就在自己眼前扮演一个笨蛋！ “好的，先生。”我的声音尖细得像啮齿类动物一样吱吱叫。我转头望着派佩儿。

典狱长的笑容和蔼可亲。“如果有任何麻烦，我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好的，先生。”

“就这样了。欢迎来到阿卡拉岛。我就不送你出去了。”

“好的，先生。谢谢您，先生。”我说。

“穆思再见！明天学校见。”派佩儿像个邻家最甜美的女孩一样挥着手。有那么一秒钟我差点儿相信她了。她就是这么厉害。然后，我意识到，她的确是邻家的女孩——艾尔·卡彭隔壁家的女孩。

07对七年级学生来说，够高大了

1935年1月7日，星期一

现在我得进一所不认识半个人的学校。更正，除了一个名叫派佩儿的以外，两眼一抹黑。一个敌人，其他都是陌生人……我的老天爷！这不太妙。再加上现在是学期中间了，每个人都已经交到朋友。除了我，

没有人需要朋友。

娜塔莉在去马利诺夫学校的路上也是这样想吗？或许会有个胖女士过来，把边踢边尖叫的我拖进去。有时候这对娜塔莉似乎比较容易，因为是别人强迫她做事情，而我得强迫我自己做。

我努力回想在旧家的时候我是怎么走进新班级的。我猜想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以前我根本不必去想该怎么走进一间讨厌的教室，我就直接进去了。我深吸一口气，把门推开。

每个人都抬头看着老师，其中包括派佩儿，第三排第二个位子。

老师正用漂亮的手写体在黑板上写字。我发现一个空位，我很想知道，如果我就这么坐下来，像是已经在这里一整年似的，我是否可以避开这个尴尬的局面？老师转过身，她有一头乌溜溜的头发和一张紧绷的窄脸。“你是……”她问。

“马修·佛莱纳根。不过大家都叫我穆思。”

“我是宾波老师。”她说，眼睛看着点名册，手上的铅笔往名单下移动。“抱歉，佛莱纳根先生，我没有看到你的名字。你确定你走对教室了吗？七年级高级英语？”

“是的，女士。”我说。

她斜着眼看我。“对七年级学生来说，你够高够壮了，是不是啊，佛莱纳根先生？”

“是的，女士。”

宾波老师清了清嗓子。她用手挡住嘴巴说：“这不会是你第二次读七年级吧？”

派佩儿第一个大笑，接着全班爆发出笑声。

我的脸颊发烫，耳朵像是黏在头上的两个发热器一样。我说：“不是，女士。”

“够了，同学们。那好，佛莱纳根先生。在那边后面找个位子，这样你才不会挡到其他人看黑板。这个星期我们继续口述的单元。我要你们每个人都写一份两分钟的发言提纲。记住：起头、中间、结尾。要简短。穆思，你以前写过提纲吗？”

“写过，女士。”我回答。

“非常好。”她紧绷的嘴巴往上动了一下。这应该是个微笑，但看起来像是嘴痛。

“今天报告的主题是……”她在黑板上写：“‘我在圣诞假期所做的事’。我给你们十五分钟，然后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她用指关节敲了我坐的这一排。现在就开始了。

我拿出笔记本，连草草写下想法都还没开始，宾波老师就冒出一句：“笔放下。注意听。史考特·麦易维，你先来！”

史考特的头发直竖。他带着友善的笑容，而且动作迅速。我没有仔细听他说些什么，不过当他走回位子时，我看见他桌子下有副棒球手套。没隔几秒钟，我就把笔蘸了墨水，写下：你打球吗？

字条沿着这排往前传给了史考特，连派佩儿也没说什么就往前传。史考特读了后，转身对我微笑，低头写下回条。

传回来的字条上写着：南运动场，今天放学后，我们需要球员——史考特。他的字迹又大又潦草，把整张纸的背面都写满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我正要写上你打什么位置的时候，我看到派佩儿走上走道。她在等史考特把书移开，给她让开路。史考特把书移开了，她还在等着，好像移得不够似的。史考特推了推书的最后一个小角，派佩儿才慢条斯理地走过去。

派佩儿走到教室前面，好像要等到每个人的眼睛都落在她身上才打算开口似的。她没有穿校裙，在班上都穿校裙的女生中显得有点特别。

“我唱歌给阿卡拉的囚犯听。我为艾尔·卡彭、机关枪凯利、洛伊·盖德纳和其他人唱《平安夜》。12月初有过选拔会，我获得唯一的独唱机会。我们绕着牢房外面走，同时唱着圣诞歌，这一次我并没有真正见到卡彭，不过我几乎确定听到他大声说：‘像鸟鸣一样甜美。’”

“别开玩笑了。”一个胖男生说，“那个艾尔·卡彭？”

派佩儿点点头：“正是他。”

“你怎么知道是他？”

“我听得出他的声音。”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另一个小孩咕哝着。

“穆思·佛莱纳根也住在阿卡拉。”派佩儿对我微笑，好像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一样。“也许他可以告诉你更多。”

她到底在搞什么鬼？这个小女警官一离开恶魔岛，就神经病一样滔滔不绝地讲卡彭这个、卡彭那个的，都是典狱长说过的绝对不可以做的事。现在如果我不说说有关阿卡拉的事情，我就是木头人傻瓜一个；但是如果我说了，她就会去跟她爸爸告状。算她厉害！

派佩儿后面的那个女生走到前面，可是每个人都忙着讲话，没有人注意到她。宾波老师用指关节猛敲着桌子，在大家安静下来以前，她几乎要把关节敲碎了。

那个女生讲话超快，下一个男生也是。现在该我了，我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孔，忽然觉得自己的手臂好像太长了。我把手臂交叉，把手放进口袋里，一手抓住另一只手臂。我的裤腰太紧了，裤裆也是。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呢？

“我爸爸是阿卡拉岛的水电工。我从圣·摩尼卡搬到那里，噢，我是说这里。这个假期里最令我兴奋的事情就是，由于我们的饭锅还装在箱子里，所以妈妈不想做饭，爸爸因此带回来一盘烤鸡、洋芋还有胡萝卜……”我停顿了一会儿。这不是我在提纲里写的东西，现在我要自由发挥了：“……从监狱厨房带回来的喔。那是一个绑架犯做的、还有犯案两次的杀人犯和一个邮局抢匪做的！”

“哇！”有人说，“你会怕吗？”

“不会。”我发出嘲笑的声音，好像他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其实我怕死了，那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放弃晚餐不吃，我告诉爸妈我胃痛，以前胃痛根本阻挡不了我吃东西的。

“他应该早就被杀了。”派佩儿用演戏的声音说，她摇着头，好像我能在这儿讲这事就是个奇迹。

“他们曾经想要毒死你？”一个长着花栗鼠脸的女生问。

“没有，不过他们有可能会。”

“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能被下毒。”派佩儿同意我的说法。

“佛莱纳根先生，你说完了吗？”插话时宾波老师用她的笔敲打着桌

子。

“是的，女士。”我说。

要回到座位上时，我绊到一个女生的脚，把我的墨水瓶打翻了，墨水溅出来滴到我的腿上。这堂课剩下的时间，我都在想办法把它弄干净。

下课后，我在走廊上找到派佩儿。“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谈有关阿卡拉的事情。”我说。

“那你为什么还说？”派佩儿边问边把书换到另一只手上。

我张开嘴，却无话可说。我到底为什么要说呢？“因为你说了。”我最后终于吐出一句。

“因为我说了？这真是一个好理由啊。”派佩儿笑着说完，转身走开。

我连忙跟上她。派佩儿整整比我矮十五厘米，可是走路比我快，这怎么可能呢？

她停下来，看着我的裤子。

我往下瞧瞧自己，一大片佛罗里达州形状的黑色墨渍离我那地方很近，令我很不自在。

“所以，你到底帮不帮我实现计划？”她问。

“什么计划？”

“我没告诉过你吗？我们要在学校向同学推销阿卡拉洗衣服务。你知道的，就是把衣服给有名的恶魔岛囚犯艾尔·卡彭、机关枪凯利和洛伊·盖德纳洗，我们每件衬衫收费五分钱，不可赊账。赚到的钱分成四份，吉米和安妮会帮我们把要洗的衣物放进他们家的洗衣袋里，所以他们各分得一份，再加上你跟我。”

“你要推销阿卡拉洗衣服务？为什么？”我问。

“我已经告诉你原因了——钱。”派佩儿又开始往前走。

“你爸爸知道这件事吗？”

她哼了一声：“不怎么知道。”说着，又迈开脚步。

她要转进一扇门的时候，我赶紧追上她。“喂，我没有说……”

“快出去，你这只大狒狒！这是女生厕所！”一个金头发、气到眼睛凸出来的女生大叫。三个女生正在涂口红，另外一个正在关厕所门。

在去上下一节课的路上，我一直听见派佩儿大笑的声音，那声音在我脑子里不断回响。

08 监狱来的家伙会打棒球

同一天——

1935年1月7日，星期一

放学后我往南运动场走去，心里想着派佩儿。她这个人到底怎样？旧家那里有很多讨人厌的人，我都离他们远远的。现在住在一座讨人厌

的岛上，像一座监狱。好吧，的确是一座监狱。问题就出在这儿。

今天学校只上半天课，我希望妈妈不知道，这样她才不会猜疑到我为什么晚回家。

“嘿，你们看，是那个恶魔岛的家伙。”一个小孩说，我认出来他是我们班上的。

“谁放你出来的？”另一个正在投球热身的小孩问。

“我不能待太晚，不然他们会把牢房门锁起来的，得小心注意这点。阿卡拉岛上没有人晚回家，也没有人成绩差，不然他们就用链子把你拴起来。”我说。

“嘿。”另一个小孩走过来，“我听说你在宾波老师课上讲差点儿被下毒的事情。我很纳闷，你们和杀人犯一起吃饭吗？”

“只有吃快餐小吃时是跟杀人犯一起吃。晚餐是预留给别的罪犯的，像印假钞的，持械抢劫什么的。”

史考特笑了。

“那么卡彭呢？”另外一个小孩嚷嚷着，“你见过他没有？”

“没有，我还没有那个荣幸认识他。”我憋住气，以便发出像我姑奶奶伊丽莎白那样的声音。

这会儿他们都笑了。

“你爸爸带枪吗？”史考特想知道。

“没有。”我说。

“他回家的时候手上有血吗?”

“没有。”我说：“他会先洗干净，是我妈逼他洗的。”

我向史考特借了手套。“只要别让它多了个弹孔什么的就好了。”史考特说。我开始跟一个叫做史丹佛的孩子投球热身。

戴尔和史考特是队长。他们把我们叫进去，开始选队员。

他们用抓牌的方式决定。唯一一张万用牌就是我，我认为我会是最后一个被选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打得怎么样。可是史考特第三个就选我到他那一队去。

戴尔和史考特决定谁先攻，史考特赢了，所以我往休息区走去。史考特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喂，恶魔岛先生，你能不能击球啊？”

我耸耸肩：“马马虎虎啦，不过我比较会防守。”

“可是你能打，对不对？”

“是啊，我能打。”我说。

“你第一棒。我第二。史丹佛，你第三。米格，你第四棒。之后我们再看看。”

我拿起球棒挥了一下，太轻了。像这样的球棒打不到球，而且挥动的速度比我想挥的还快。我做好准备姿势，脑子清晰。不想娜塔莉，不想妈妈，不想恶魔岛。除了我和球以外，什么也不想。

球慢速朝我飞来。等它来，等它来。我一挥，棒子“嗖”的击空了，球飘了过去。

“一好球。”捕手叫道。

不要想太多。我旧家那边的教练总是说：“你一想太多，就会为无聊的琐事搅得一团糟。”我抬头一瞥，看见一群女生在看。我想知道派佩儿是否会路过，她必须从这边走去搭船。

我把球棒挥回准备位置。投手在做他投球前的动作。慢慢来，把你的屁股转向球。看球，看球。我看着它划弧线过来，不出棒。

“一坏球。”

好眼力，我忍不住偷偷对史考特微笑。

现在投手开始坐立不安了。他准备好要出手。我把球棒摆在准备位置，等待。球接近了，太近了，我不出棒。

“两好球。”

我站直身：“那是个坏球！差点儿就打到我了。”

“不过它没打到，是不是啊？监狱小子。”鬈发的捕手说。

“那是个坏球。”我抱怨着。这家伙不知道好球带吗？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打棒球啊？我对史考特点点头，他得注意一下裁判。

他好像了解了，身子立刻移到捕手后方。

投手微笑着。他在衬衫上擦了擦手，然后送出一个快速球，这是他目前投得最好的一球。

那球正好向我喜欢的地方飞来，我挥棒，可是却忘了球棒很轻。我打到了球，但是不扎实，是个滚地球。我丢下球棒往一垒冲。游击手接住球后传球。一垒手笨拙地去追游击手的快传。我要快……要快……我上垒了。是不漂亮，但我稳稳推进一垒。

我朝外看看那些女生，她们都走了，她们甚至没有等着看我打击出去。一阵想家的情绪向我袭来。

现在史考特上场了。他是个小个子，可能就是因为这样，那根球棒才会这么轻。球棒是他的，不过他打得很有力，用力到可以让我上二垒、三垒。可是接着，史丹佛和米格都被三振出局。下一个人打了一个内野高飞球，游击手用左手徒手就接住了。轮到戴尔队上场。

“什么位置？”史考特问。

“一垒。”

他摇摇头：“米格是一垒手。二垒怎样？”

我耸了耸肩。我不热衷当二垒手，不过当你是新来的时候，你就是新来的。我跟戴尔队上的人借了手套，往二垒包走去。

第一棒蛮糟糕的，拿球棒的样子好像上面有细菌似的，投手把他三振出局了。

第二棒看起来好像蛮厉害的，不过谁晓得呢，因为投手保送了他。如果投手是故意的，那么这个家伙一定真的很厉害。

第三棒狠狠打了一球正对着我来。我往左边跳，接住这个高飞球，然后狠狠传回一垒。一垒的米格用手套接住，在那家伙滑回一垒的时候拍到他。两人出局！难以置信啊！我有史以来第一个双杀！虽然不像著名的芝加哥小熊队双杀组合游击手庭克、二垒手艾佛斯、一垒手钱斯那样，不过已经相当接近了。我恨不得马上告诉爸爸！

“帅！”史考特叫道。

我试着摆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姿态点点头，可是我掩不住脸上的笑容。我们队上每一个人都在看我和米格。

“干得好。”我告诉米格。

“监狱来的家伙能接住他们的球呢。”史丹佛说。

“黑帮分子教过他怎么打球。”另一个人同意地说。

再也没有什么能像双杀一样帮你交上朋友了。或许这个地方不是那么糟，一点儿也不！

等到该回家的时候，我们是以三比二领先。史考特告诉我，他们每个星期一打球。我已经等不到下个星期了，我甚至不在乎妈妈会因为我晚回家而生气。只要能再打次球，我什么也不在乎。

09 乖巧的教会小男生

同一天——

1935年1月7日，星期一

回到新家的时候，泰瑞莎正等在门外。

“你去哪里了？我们迟到啦！”

“迟到？什么事情迟到？”

泰瑞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好像这根本就不值得回答似的：“你妈妈留给你一张字条。”她把字条交给我。

上面写着：亲爱的穆思，我去碧·崔克叟家烫头发。一定要让你爸爸在六点起床。我们六点半要去警官俱乐部参加派对。

“这里有美容院？”我问泰瑞莎。

“没有，碧在她家厨房帮人烫头发。不过监狱里有囚犯专用的理发店。来吧！”

我把我的东西丢进屋里，然后问：“我们怎么会迟到呢？”

“我们要去操场找我哥哥吉米，还有安妮和派佩儿。”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叫吉米的是你哥哥？为什么你之前没有告诉我你有个哥哥？”

泰瑞莎歪着头斜眼看我：“因为……”

“因为什么？”

“那样你就会跟他玩而不跟我玩了。”

“他跟我一样大？”

她点点头。

“为什么你现在要告诉我？”

“现在我知道你喜欢我。”

“我才不呢。”

“你是。”她点点头，神情很认真。

我忍不住笑了。“如果我们要见你哥哥的话，我需要带着手套。”我跑进房里拿我的旧手套给吉米用，又给我自己拿了新手套和棒球。

“哈哈！”泰瑞莎说，“吉米根本就不会投球。”

“我们等着看呢。”我们往回走，绕过六十四号楼，顺着斜坡走到一个空旷的水泥地，一个大到足够停放三十辆车的地方。这里有一大群海鸥，一群暴躁不安的海鸥。海鸥不是一种快乐的鸟。

一个黄头发的大女孩坐在木箱边上，一个男孩正鼓捣着某样东西。

那个男孩长得和泰瑞莎很像，一样的黑鬈发，一样的体型瘦小。

“嗨！”我说。我不理会那个女孩（我猜想她就是安妮）她正歪着头做她的家庭作业。

“嗨，穆思吗？我是吉米。”吉米很快地对我笑了一下，然后又回过头把玩一台用石头、弹珠、小木条和橡皮筋做成的精巧机器。

我问：“那是什么？”

“这是射弹珠机，想看吗？”

“当然。”我说。

他用一条橡皮筋射出一颗弹珠。弹珠在板子下滚动，滚到一块落下来的小跳板上，撞击另一颗应该要跳过一根木条的弹珠，但是那颗并没有跳。

“糗。”吉米说着，又一头埋进他的新发明里。他随便乱动了一下，又射了一次弹珠。这一次弹珠跳起来了，他笑得很开心。

“不错。你想要投几个球吗？”我把我的手套拿给他。

“那当然。”他戴上手套往回跑，目光还停留在他的弹珠机上。他朝完全错误的方向投球，我去追那个球，再把它投回来。球打到吉米的手套弹了出来。他追着那个球跑，又投了一次。这一回球掉到了斜坡的另一边。

“我来捡。”我越过小路跑到下面的花坛，球被卡在黑莓丛里。

回到操场时，吉米正在弄他的机器，泰瑞莎拿着我那个多出来的手套。“换我。”她说。

我投了一个容易接的球给泰瑞莎。她像是拥抱她自己一样，用手臂把球包起来，球从她手臂间掉了下来。她追过去，然后用双手把球从地面往上扔回来，球盲目地在空中飞过。

“我猜棒球不是麦特曼家的家庭运动。”我低声说。

泰瑞莎把手套还给我，说：“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

“噢，真的吗？什么事？”我缓缓离开她，这样我才能自己玩投接球。

“妈妈现在把脚跷得高高的，她很快又要生‘我的’娃娃了。”

“那才不是你的娃娃！”吉米一边叫着，一边把一根木条平放在两颗石头上。

“她必须把脚跷高，不然娃娃会突然滑出来撞到头。”泰瑞莎说。

“泰瑞莎……”吉米从他的“大工程”里抬起头来，翻白眼喊叫道。

“一切要看‘皮带’有多长才能决定……”泰瑞莎那张小矮人脸紧紧皱在一起，彷佛很努力思考这件事似的，“还要看妈妈有多高……”

“是脐带！还有，闭上你的嘴！别乱说妈妈的隐私，泰瑞莎！”吉米命令她。

我看了安妮一眼。我觉得其实她花在我们身上的注意力比她花在功课上的还要多。“你好吗，安妮？”我用我自认为最有魅力的声音说。

“你好，穆思。”她没有抬眼皮。

“你想要玩一会儿球吧？”我问。

她从容地折起书页的一角，合上书，一把抢走我多出来的手套，往篮球架方向走去。

我跑上前去离她近些。我不想让她尴尬，毕竟她是个女孩。我迅速

投给她一个又轻又好接的球。

她毫无困难地接到了，而且“嗖”地给我一个强力的快速球。

“哇！”我跳到空中，像笨蛋一样四处挥舞双手，然后不假思索地跑上前去，给这个叫安妮的女孩一个大大的拥抱。

“不要乱亲啊！”她大叫。

“抱歉。”我说。我的脸烫得像个火炉，不过我看到她嘴角隐约有个小小的微笑。“那么，安妮……”我走近一些，这样我们才能边说话边投球：“这里还有其他人打球吗？”

“除了囚犯之外没人了，他们在休闲广场打。有时候他们会打出一个越过监狱围墙的球。照他们的玩法，这叫自动出局。可是只要有球跑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可以留着。那些球在这边可抢手呢！”

“如果囚犯不想把球打过界，那么越界的球一定不常有。”我一边说，一边接安妮式的快速球，那个球飞得还带点儿曲线。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会说这是个相当不错的球。

“他们尽量用力把球击出去，可是又不会用力到让球越界。”

“这样有点儿难打。你们找到几个球了？”我一边问，一边投出我的快速球。

安妮仍然毫无困难地接住的。“我有一个，派佩儿有一个，吉米有一个，小一点儿的小孩都没有。”

我们以一种又有力又快速的节奏来回投着球，感觉很好。我觉得很过瘾。球、手套、我的手臂同心协力地运作着，像是加了油的马达。安妮很厉害，我并没有留一手。

“对了，派佩儿在哪儿？”我忍不住问。

“美姿美仪学校。”

“美姿美仪学校？真让人笑掉大牙。是学习下符咒的姿态吗？”

安妮接到球后握住球，走到可以和我说悄悄话的距离：“你得跟派佩儿和睦相处，否则她会给你和你爸爸找麻烦。”

“她办得到吗？”

“只要她想，她都办得到。”安妮把手套交还给我，并且拿起她的书掸了掸灰尘，说：“我要进去了。”

“你要参加今天晚上的派对吗？”我问。

“每个人都要去。”安妮解释。她的步伐沉重，好似体重有90公斤一般。她很强壮，可是不胖，而且她有我所见过的女孩里最会投球的手臂，彼特绝对不会相信的。

我四处找寻泰瑞莎和吉米的踪影，不过他们已经进屋了。我把球扔到空中又接住，四点钟的铃声正好响起。阿卡拉每小时都会打铃，提醒警卫统计囚犯人数，确定没有人逃走。当我正要进屋时，瞥见了派佩儿。

“啊，还没成为我们自己的贝比·鲁斯①吗？”

（①贝比·鲁斯：贝比·鲁斯是美国著名的职业棒球球员。）

她是在挖苦我，可是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棒的赞赏。“我喜欢打球，这有什么不对？”我说着，把球扔到空中，然后徒手接住。

她看了看操场四周，开始往回走到小路上，好像我不是她要找的人似的。

“你放学之后有看到我打球吗？”我为什么要问这件事呢？我觉得脸上发热。

她哼了一声，没有回答。

“他们在美姿美仪学校教你怎样发出那种声音吗？”我半跑半走地跟上她。她走得真快。

“他们在圣·摩尼卡教你怎么做个乖巧的教会小男生吗？”

“噢，现在我变成一个教会男生了？”

“你不想惹麻烦，所以你不肯帮我们的洗衣服务？你知不知道‘童子军’三个字怎么写？”

“我就是不想帮。”

“是啊，没错。我打赌你不想做任何违反典狱长规定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

她喉咙发出被压抑的细小声音，然后拉开她家的前门。

“你到底为什么要我参加你的洗衣计划？你在乎什么？”

“我不可能把80件衬衫都放在我的洗衣袋里，对吧？安妮和吉米都会帮忙，可是那样还不够。”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告诉你爸爸？”

她翻了翻白眼，似乎这个问题蠢到根本不需要费心回答。接着她当着我的面把门甩上。

10 还没有准备好

同一天——

1935年1月7日，星期一

回到家，我看了一下时钟：四点四十五分。还没有到叫醒爸爸的时间。

我在床上摆好两个双层火腿三明治、一碗土豆沙拉和一小段意大利萨拉米蒜味香肠，然后打开书。我才刚看完第十一章，就听到敲门声。穿过客厅，还没开门，一听见气喘吁吁的声音，我就已经知道是谁了。

“卡寇尼太太！”我说着，眼睛看着这个如同在画框中的大块头女人，她背后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和灰暗的暮色。

“穆思，你耳聋了吗？我已经整整敲了五分钟的门了。”卡寇尼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你家的电话。”

卡寇尼太太的腰腹很胖，两只手臂像大腿一样粗，胸部像两个晃动的西瓜。由于爬楼梯上来的缘故，她又热又喘。不过卡寇尼太太要负责接电话，因为电话正好在她家门外。这样的体型爬楼梯太吃力，她实在不适合接电话，可是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去吧。”她气喘吁吁地把她庞大的身子靠在墙上，好让我挤出去。

我想叫爸爸去接，可是看他这么疲惫，我没有勇气提早叫醒他。偏偏现在又不方便叫妈妈接电话，她出去烫头发了，她可不愿意让别人看

到她顶着满头难闻的、黏糊糊的烫发剂。

到了楼梯底下，电话听筒倒挂着。“喂，我是马修·佛莱纳根。”我说。

“马修?你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犹豫着。

“我是穆思，先生。大家叫我穆思·佛莱纳根。”

“啊！对，穆思。我们昨天见过。我是波第先生，是你姐姐娜塔莉注册的艾斯特·马利诺夫学校校长。你妈妈或爸爸方便说话吗？”

“眼下不方便，先生。”

波第先生叹了口气：“好吧，没关系，请你传话给他们。娜塔莉不像我们预期的能安顿下来。告诉他们我非常抱歉，可是正如我跟你妈妈解释过的，我们只是试验性地接收她。你们得过来接她……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她还好吗？”我问。

“好，好，她很好，小朋友，非常的好。她只不过还没准备好要接受我们这里的课程罢了，只是还没有准备好。”他说，“小朋友，你能不能帮我传个话，告诉你爸妈今天晚上一定要来接她。”

“娜塔莉还没有准备好？”我问，“可是她才到那边一天而已啊。”

“三十六小时。对，对，我知道。恐怕我得说，这件事情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如果你父母有疑问的话，请他们打电话给我。不然今天晚上我会等他们来。”

电话咔地挂断了，我满脑子地疑问：为什么？她做了什么？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怎么能够在一天之内完全了解了娜塔莉？他们根本连试也没试。

我想回圣·摩尼卡，可不是这样子回去……不是因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就能回去。我的腿突然变得很沉重，楼梯太陡了。

我推开家门，妈妈回来了。她深色的头发烫直了，额前还有个波浪卷。她穿着一件我从来没见过的衣服。

“看看我怎么样啊？”她转着圈，整张脸散发出光芒。我闻到一股讨厌的烫发味和浓郁的香水味。

我张开嘴，却说不出话来。

“我头发做好了。你没有看到我的纸条吗？”

“妈……”我的话冻结在胸口，“很漂亮。”我的声音哑了。

妈妈露出疑惑的眼光。“穆思，”她摸着我的肩膀，“要把她留在那里的确很不好过，当然不好过。我们能怎么做呢？这是她的机会啊，儿子。她会好转的，我知道，我从这里感觉得到。”她拍拍她的胸口。

我没办法看着她。“该叫醒爸爸了。”我低声含糊地说。

我在爸妈漆黑的房间里坐下来，床发出吱吱的声音，不过爸爸一动也不动。他的头发好像都滑到后脑勺去了，不再和我的头发一样浓密地覆盖在额头上。他秃头的部分以前还不到一枚硬币大，现在却有棒球那么大了。他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

我轻轻摇动他的手臂：“爸爸，我们得去接娜塔莉。波第先生来过电话，他们不要她留在马利诺夫学校。她不能留在那里，连今天晚上都不能。”

爸爸张开眼睛。他的表情看起来像是突然踩到钉子一样。“再说一遍。”他说。

我第二次的解释还没说完，他已经起身坐在床上了。

“你妈妈知道吗？”

我摇摇头。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吹了一声口哨，眼睛盯着地毯上一块磨损的地方。

“好吧，儿子。这事我来办吧。”他说。

11 全国最好的

同一天——

1935年1月7日，星期一

爸爸把这事告诉妈妈，她似乎什么反应也没有。她走进房间，换上平常的衣服，带着皮包和手套走出来。“走吧。”她面无表情，眼神呆滞。

“亲爱的，坐下来。”爸爸说，“我们不需要急着出发，先在这里做个深呼吸。”

“马上！”妈妈说，像小孩一样在门口等着。

爸爸耸了耸肩膀。他拿了鞋、夹克和帽子去开门。

“不对。”妈妈说，“你不能去。你晚上要上班，我自己去。”

“你不能一个人去。”

“可以！”妈妈用力推了爸爸一把。他的手臂撞到了墙上。

我的嘴张得大大的，我从没见过她这样的举动。

“穆思，”爸爸问我，声音很平静，“你能不能跟妈妈一起去？”

妈妈在船上似乎好多了，现在她的眼神是发怒而不是呆滞。我想：又来了，艾斯特·马利诺夫学校之前的巴瑞曼学校，也曾是“关键学校”；再之前是热疗法；再之前是铝配方；更之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他们要我们把娜塔莉的头发剃得精光。他们把她当昆虫一样的测试，测试她眼球的转动、耳朵的灵敏度和尿液的颜色；测试她的过敏原、本能反射和肌力；测试她在黑暗房间里的说话能力，她对柴可夫斯基的反应，她吃饭、睡觉、打嗝和擤鼻涕的方式，甚至她思考的内容。尤其是她思考的内容，她简直没有隐私。

娜塔莉在家时，会在房间里像暴风雨中的船一样摇晃好几个小时。但那可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呢！妈妈会提醒我们。当她提到那个名字时，那名字就闪耀着光芒。他们已经向我们保证会治好，只要（一个妈妈好像没有听明白的词）娜塔莉的问题吻合他们正在研究的病症。

所以有好几个月，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汽车的安全座椅上往返该大学校区，也花好几个小时坐在等候室里，直到检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天。“这是个有意思的病例。”他们说，“不过不是我们正在寻找的病例。你们应该考虑在她死后把她的大脑捐献给科学界。”

“在她死后？”妈妈说，“她才十岁呀。”
他们耸了耸肩膀，交给爸爸一份账单。
从此以后，我们家就乱成一团。水槽里有蚂蚁，苍蝇落在垃圾上，麦片早餐拿来当晚餐吃，没有干净的碗盘，娜塔莉总穿着同一套脏衣服不换，她的手臂上流着抠破痂疤的血。
过了好几个月，妈妈才再次走出房门，而且那回还是我姨妈们、外婆和外公以及妈妈的朋友和表兄弟姐妹都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妈妈决定娜塔莉从此一直都是十岁。我想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

坐在波第先生的办公室里，我想象自己照他鼻子上揍了一拳。念头才一出现，我的手臂就抽动起来。
“恐怕……”波第先生走进来解释，“她比我们目前能够处理的程度还要严重。您女儿面对的这种挑战，我们有能力处理的都是男孩而非女孩。您或许可以去马林郡的第尔汉试试。”
“第尔汉？”妈妈紧接着问：“不就是那所精神病院？”
“我认为被名词局限住对事情没有帮助，佛莱纳根太太。我们要找出一个方法帮助您的女儿，别让那个名词阻碍了。”
妈妈把她的绿色羽毛帽摘了下来，似乎打算久坐。“从贵校毕业的孩子找得到工作，他们能够自力更生。”
“是的，其中有些人的确找得着工作。”
“这就是我想给娜塔莉的。”
“佛莱纳根太太，我可以理解。不过她在这里不会有好的结果。”
“才仅仅两天而已，即使正常的孩子到一个新环境也得有时间适应。”
波第先生哼了一声。他是那种连哼声听起来都很有礼貌的人。
“我丈夫和我……”妈妈继续说，“对这件事情做了很多研究。我们相信这个课程……你们的课程……是全国最好的。你们培养出的孩子可以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您这么说实在很感谢，可是……”
“而且我觉得（波第没有办法打断妈妈说话）我们无法在别处复制你们的成功经验。因此我在想，如果没有其他行得通的办法……”
波第先生摇摇头：“她现在不能待在这里，可是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能帮您联络某位或许能够帮助她的人，帮助她……”
“准备好？”妈妈提示他。她坐得更直了。
“是的。”波第先生微笑着，他那双像女人的手，指尖碰着指尖。他对着妈妈碰指尖的模样像是要把一个球扔给她似的。接着，他转动他那张吱吱叫的椅子去拿资料夹。他在小纸片上抄下一个电话号码，交给妈妈。妈妈看了看，把它折起来。波第先生站起身，示意这场会面已经结束。我也站了起来，妈妈没有。波第先生和我只好又坐了下来。
我很为妈妈这一点感到骄傲，因为她坚持从这个人身上竭尽所能地得到所有能得到的东西，但是我很生气。不管这张纸片写些什么，妈妈都会照做。有一次她写信索取巫术娃娃，小心翼翼地遵照某个西印度群岛巫医的指示，想要减轻娜塔莉的症状。还有一次，她带娜塔莉到一个

每个人都站着挥舞双臂的教堂去，她每天对着娜塔莉念两个小时的《圣经》，其间娜塔莉总是盯着右手掌不放，好像她手掌上正在播放电影一样。还有一所学校，妈妈在那里免费给他们教音乐，一直教到他们答应让娜塔莉入学为止。等到入了学，他们却只让娜塔莉坐在教室里，把小纸片再撕成小碎片。有娜塔莉在，从来就没有圆满的结局，但是妈妈就是不相信。

“请原谅我，波第先生，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妈妈问道，她棕色的眼睛盯着他坐下。

“我原本希望佛莱纳根先生会和您一起来的。”波第先生瞧着我。

“我丈夫要上夜班。”

“那当然。”波第先生点点头，他环顾着凌乱的办公室，似乎在寻找溜掉的出口。“我会说，噢，娜塔莉反应迟钝。”他偷看妈妈一眼，想知道这句话有没有用。妈妈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她……因为一盒纽扣而有过一场小冲突，还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举动。您说她十岁是吧，佛莱纳根太太？”波第先生的眼睛突然锐利地盯着妈妈。

“是的。”妈妈说着，戴着白手套的手指头紧紧握住她绿色手提包的提手。

“她很早起床？”

“她喜欢看日出。”我说。

波第先生看看我，然后又看看妈妈：“您知道的，我们位于普雷西地奥高地①。这是个很好的住宅区，但是对您女儿这样的人而言，或许不是个理想的地点……”他的声音越来越弱。

①普雷西地奥高地：美国旧金山一处高级住宅区。

妈妈等待着。

“虽然邻居们都赞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尝试，但是我们对于可能伤害我们与邻居关系的孩子得特别谨慎，也就是那些过度用声音来表达的孩子。”

妈妈问：“她尖叫了？”

“没错，而且恐怕长达半小时以上。您女儿的声音相当刺耳，再加上她早起的习惯……”

“可是您认为这位……”妈妈拿起那张折起来的小纸片，说，“凯丽太太能帮助我们？”

“我是这么认为。”波第先生说着，再次站起身。他脸上带着“再见”的微笑，看着他的手表。

“为什么如果是男孩就会不同？”妈妈问。

“男孩子住在旧式厢房区，离邻居远一些。”波第先生又坐了下来。他大略画了张简图，看起来像是很差劲的海盗地图，上面有个大叉，标明藏宝地点。

“您把她的纽扣拿走了吗？”我问。

妈妈看看我，又看看波第先生。

“我们没有办法留一个清晨五点十五分就在这样的社区里像个怪物一样尖叫的孩子。如果您愿意多花些时间和凯丽太太一起努力的话，或许她还有办法帮助娜塔莉控制自己。当然，我无法向您保证什么，可是如

果凯丽太太觉得娜塔莉已经可以来上课的话，我们会再考虑让娜塔莉入学。”

妈妈站起身，和波第先生握手：“那当然，我丈夫和我都很感激您的协助。”

等候室里娜塔莉的腿伸得开开的，正是妈妈叫她不要那样做的姿势。她坐在绣花椅垫上，看她手指移动的样子，我知道她正在数图案上的针脚。

我们一直等到她数完最后一排的针脚，准备从头再数一次时，抓准时机，我提起六面全都写有“娜塔莉·佛莱纳根”的棕色皮箱，赶紧把娜塔莉推到门外。她跟在我们后面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举止好像才八岁。

12那么电椅呢

1935年1月8日，星期二

第二天早上就像平常的日子一样，娜塔莉看着太阳升起，然后说要吃柠檬蛋糕。妈妈跟她说她是个傻宝贝，她不可以吃。妈妈把波第先生给的小纸条贴在冰箱门上，她已经问了爸爸两次她是否应该这么早打电话过去。

准备搭船去学校的路上，我匆匆经过麦特曼家。起雾了，每样东西看起来都是灰灰的。雾笛低鸣着，先是在岛的一端，然后是另一端。

走到崔克叟家时，泰瑞莎·麦特曼的头伸了出来。“穆思！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走？”

“去学校吗？”我问，“你不是在卡柯尼斯家上幼儿园吗？”

泰瑞莎转头朝里面大声说：“珍娜，很抱歉，我今天要跟穆思一起去学校！”珍娜是碧·崔克叟的女儿，她跟泰瑞莎一样大，这是她俩唯一的共同点。

“妈咪！”珍娜喊叫，“泰瑞莎又要逃走了！”

“泰瑞莎，你不能出门。我跟你妈咪说过我会照顾你，你是知道的！”我听到碧·崔克叟叫着。

“啊……”泰瑞莎咕哝着，“妈妈什么时候才要从医院回来啊？生个娃娃不可能这么久，她是去买东西了吗？”

“泰瑞莎！”碧·崔克叟大叫。

“你一回家就马上来接我！”泰瑞莎低声说完，又缩进屋里去了。

我走到汽船边时，派佩儿正在等我。我一直被娜塔莉的事情缠住，根本就忘记派佩儿的“计划”了。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再提起这件事。

“男孩优先。”她说。

我犹疑了一下，心想她是不是已经在船梯上设下陷阱？

“你知道吗？穆思，我欠你一个‘对不起’。”她在我后面噼里啪啦地走下船梯。

“怎么说？”我问，心想她至少有三百件该道歉的事。

“我不应该让你跟爸爸见面，我只不过是担心你姐姐。不过现在她已经安全离开岛上了……”

我该怎么说？她一定知道小娜回来了。我们没有在警官俱乐部派对时出现，我爸爸就告诉每一个人了，对吧？

“噢。”我说。

“嗨，你接不接受我的道歉？”

“我接受你的道歉。”

“好。”派佩儿说，“那么我也要解释一些别的事情。帮我洗衣服并不违反典狱长的规定。”

来了。“噢，是吗？”我说。

“一点儿也没错。”她说。

“好吧。我们来问问你爸爸到底可不可以。”我说。

“你每天早上穿内裤都要取得许可吗？”

“我只是说出来而已。”

“我很清楚你要说什么。可是这里没有人紧抓着那些蠢规矩不放。穆思·佛莱纳根，你是唯一一个。”

我耸了耸肩。

“除此之外，你回想一下你说过的话。你告诉我爸爸你要帮我，你保证过的。”

“我为什么要帮你？你对待我就像是对待黏在你鞋底的脏东西一样。”

她现出她最迷人的笑容：“我现在会对你好的。”

“你不会。”

“反正会好一阵子的。”

我笑了，在我强忍住之前，笑意已经溜到了我的嘴边。

派佩儿也笑了。冰冷的风把她的头发从肩上吹开，落进了我的毛衣里。

“我们进去吧。”她说。

有大渡轮经过，激起的波浪使我们的船颠簸不已。我像是婴儿刚学走路时一样跌跌撞撞，紧抓着门进到船舱里，里面像是热巧克力一样，温暖而且满是蒸气。

派佩儿的脸颊和鼻尖都红彤彤的，长发被风吹得披散在脸上。

船舱里除了两个警卫和一个穿西装的瘦小男人之外，就空荡荡的了。那个瘦男人和其中一个警卫铐在一起。我脖子上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噢，那是正要去法庭的威赛尔。”派佩儿说。

“为了什么？”

“大概是又一次上诉吧。他跟律师一样懂法律，他们叫他牢房律师。爸爸说，威赛尔能够让母鸡相信出门时让狐狸来领导最好。然后他会说服陪审团，对鸡而言，它们的最大利益就是被狐狸吃掉”派佩儿又说：“你知道，如果有一丁点儿惹上麻烦的可能，安妮是绝对不会做的。”她现在又回到她的计划了，“你不了解安妮。如果这件事真的违反规定的话，吉米也不会做。”派佩儿说。

我再次看看威赛尔：“别说了，派佩儿。”
“如果我保证对你姐姐好呢？那么你会答应吗？”她问。
“我想想。”我说。
“那么想快一点，因为我今天就要执行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会对娜塔莉好？”
“保证！对上帝发誓。”她说。
“绝对不叫她绰号，绝对不跟你爸爸说有关她的事情，真正地对她好。”
“对上帝加倍发誓。”她把手举起来，像是在宣誓就职。
我直视她漂亮的棕色的眼睛。那对眼睛里有些东西是真诚的，有些东西是虚假的。我点头：“好吧。”
“你会帮忙。”
“也许吧。”我说，很小心地避免看到威赛尔。
派佩儿摩拳擦掌地说：“我们开业了。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谈论阿卡拉，逗起大家的兴趣。你要不时地谈论这个地方，有点儿像是预热暖场，然后我会告诉一些人，并且让话传开，你知道一些恶魔岛的故事。”她说着。船的马达在我们脚下达达作响。
她给我看她笔记本里的一个小告示：

一生仅有一次机会！
把衣服拿给艾尔·卡彭以及其他举世闻名的全民公敌清洗！
所有衣物都在恶魔岛上洗涤。全世界唯一一座由重刑犯操作的洗衣房，罪犯包括恶名昭彰的疤脸艾尔和机关枪凯利!
每件只需五分钱。

我抱怨着：“艾尔·卡彭？”
“只是稍稍提到一下。”她展示着她电影明星式的笑容。
“不要，不要这样搞。”
她不理我。我们走下船，就跟在威赛尔和警卫后面。
“照我的样子干。然后，当我不在的时候，换你来，只要讲话就好。典狱长说过讲话是违反规定吗，穆思先生？”
“谈论卡彭是违反规定的。”
“那好，那就不要谈论他。你也知道他不是我们岛上唯一的囚犯，真是的！”
在宾波老师的课间，派佩儿开始展开行动。她示意我到教室后面去，也就是历史书摞到腰部这么高、还有一群小孩在抄昨天家庭作业的答案。我的理智告诉我不要听她的，可是我的脚却向后面走去。
“这个星期过得可真累人啊，你说是不是，穆思？”派佩儿大声地对我说，很显然是要让别人听到，“你看到那把匕首了吗？”
“什么是匕首？”有个女生问。
“就是用旧银器做成的短刀，或是用锅把手雕刻出来的刀子。囚犯用它们来彼此刺杀，或是来杀我们的爸爸。”派佩儿说。她几乎没有正眼瞧那个女生，好像这个讯息完全不是要传达给她一样。
“我猜他们是在图书馆的书本里找到匕首的。”派佩儿说，“书页被挖

空成一把刀的形状……他们是怎么找到的？你知道吗，穆思？”

我耸耸肩。

“他知道，只是不想说而已。”派佩儿瞪了我一眼，然后溜开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女生问。

“我猜有人被刺杀了吧。”我说。

“监狱里面是什么样子？”有个胖小孩问。

“我从没进去过。”我说，“可是爸爸说牢房就像是笼子一样。每间牢房有一个马桶、一个洗脸池、一张床，还有一个犯人。”

“那么电椅呢？有没有人见过？”有个女生想知道。

“我们没人见过。”我回答。

“那么那些行刑队呢？”那个胖小孩已经把身子从座位上完全转过来了。

“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们没有行刑队。”我这么解释。

“没错，我们才不是那样解决掉他们。我们用油炸。我读过喔，就像这样……”一个瘦小孩全身晃动着示范。

“那么金属链子呢……你知道，就是手铐，还有他们脚上的那玩意儿？”

“我想或许他们只在……噢，特殊的场合才戴那些东西。”我解释着。我从眼角余光看到派佩儿正在跟戴尔说话。不管戴尔做什么，其他人都会跟着做。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呢？”史考特问。

“就是图书馆借的书里的匕首？”那个女生好像很骄傲自己现在认识这个词了。

“就像我说的，大概有人把一个家伙切成一片片的杀了他。”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监狱图书馆就是这样，”我说，“是个高风险的工作。”

“真的吗？”一个女生问。

“书过期未归还……”我解释着，“他们就把你关起来。他们为此而设了一间特别牢房——过期图书牢房。如果过期超过十天，他们就把你放进一个洞里，单独监禁。”

“不是在开玩笑的吧？”那个胖小孩问。我看到他正摸着他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我猜已经过期了。

“当然不是了。”我开始扬扬自得起来，“你应该看看当你忘记说‘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整个星期只有面包和水。忘记说‘谢谢’会更糟糕。”

“噢，得啦！”有人说。

“晚餐前忘记洗手，他们就用脚镣打你。我告诉你，监狱不是个好地方。”

史考特咬着嘴唇，努力忍住笑。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我在开玩笑，可是有个女生似乎有点儿相信了。

我说：“话说回来，我们关着全美国最有礼貌的重罪犯。他们会说‘请’、‘谢谢’、‘对不起’，还有‘抱歉’等等。如果你要被抢或被谋杀，你总希望是有礼貌的家伙来抢或杀吧。他们会先给你一把椅子坐，还给你一些牛奶、饼干，这就有点儿像是被你的祖母枪杀一样。这样谁不愿意呢？”

“你住在那里一定学了很多。”一个瘦瘦的女生说，她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

“没错。每个周末都有囚犯帮我们上特别的课——学习怎样炸开保险箱、制造消音器、偷车——我们叫它小偷学校。不过家庭作业很难，甚至要去偷汽车后座上的尸体。”

每个人都笑了，这下子他们都知道我在开玩笑了。接着上课铃响了，真是感谢上帝，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事可说了。我环顾四周，发现戴尔不见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毛衣是穿在身上，可是里面光溜溜的。他把他的衬衫卷起来交给派佩儿，而派佩儿正指手画脚地跟史考特讲话。

我们都在位子上坐好后，宾波老师开始喋喋不休地说着正确姿势的重要性，她说有些同学在口述时无精打采、弯腰驼背的样子，显得多么没有教养。

宾波老师还没说完开场白呢，字条就来了。

明天怎样？一张用铅笔卷起来的小纸片问。

不行。只有今天。派佩儿用手写体回复。

袜子多少钱？另外一个问。

两分钱。派佩儿答复。

我的衬衫会血淋淋地回来吗？如果我的衬衫毁了，我妈会把我给杀了。

不会。

你可不可以让我先赊五分钱？

不行。

拜托！那张字条又回来了，这回是用很耗费铅笔的粗体大写字母写的。

不行！派佩儿无情地潦草回答。

一下课，厕所外面就排了两列。宾波老师班上的学生一个个走出来：毛衣穿在赤裸的胸膛上，穿鞋的脚上没了袜子，吊带裤里面没有了衬衫。

“拜托你，派佩儿，我不能脱掉裙子！我不能明天再带衣服来吗？”潘妮洛佩恳求着。

“很抱歉。”派佩儿把嘴唇扁扁压在一起，摇摇头，“我们办这事没办法变通。”她表现出真的很遗憾的样子，好像如果可以的话，她马上就会更改执行办法一样。那个女生走向厕所，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衬裙。

“还是不行，这是内衣。”派佩儿告诉那个女生，那个女生的脸红得像她的头发一样。

放学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八年级的学生袒着胸膛，在这个灰蒙蒙雾气的下午里打着寒战走过去。派佩儿只在七年级的班上推销，不过他们可能有七年级的朋友帮忙把衣服送过来。我打赌派佩儿靠这种方法招揽到成倍的八年级“顾客”。我承认派佩儿很聪明，不过她会因此惹上麻烦——我就是知道。

13孤胆女突击队

1935年1月9日，星期三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听到奇怪的声音。我走出去，发现派佩儿正把多出来的衣服塞到我们家的洗衣袋里。

“你在做什么？”我问。

“我看起来像干吗？你又不帮忙，要我怎么办？”

“你可真幸运，是被我而不是我妈或我爸逮到。”我说。可是这话才刚说出口，我就后悔了。这话听起来真站不住脚。

“噢，我很幸运吗？”她笑了，自己都开心地忍俊不禁了。“我猜这表示你不会告状了？”

我耳朵发热。我觉得自己又笨又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我回到屋里去，希望别人会逮到她。

我在浴室里找着牙刷，妈妈拦住我。“穆思，亲爱的，”她说，“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妈妈微笑着，像是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家里的事情有转机了。”她抓起我偏到一边的头发，分到另一边去。“妈！”我皱起眉头。有时候得提醒她我不是五岁的小孩了。

她笑着点点头，好像知道自己犯了错似的，然后很快地看了我一眼：“你的裤子已经穿小了吗？”

我低头看看裤脚，一大截袜子露在外面。

“去换另一件，咖啡色的那件。”妈妈说。

我走进房间，很高兴能有个借口关门。

“我昨天和凯瑞·凯丽见了面。”妈妈隔着门大声说。

“噢。”

“她说我们需要大扫除。把小娜的纽扣盒丢掉？不要再让她数纽扣了。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偏执的嗜好了。”

我的心脏紧缩了起来。我穿好咖啡色的灯芯绒裤子走了出去。“妈妈。”我用力地把这两个字挤出喉头。

“凯丽太太说，我们不能自己挡住娜塔莉的路。她说我们就是绊脚石，如果要娜塔莉改变，我们得先改变。”

我像吹口哨一样无声地吹出一口气。“所以现在错的是我们？”

“穆思。”妈妈很坚持地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你才见过她一面呀，妈妈。她究竟见过娜塔莉没有？”

“那当然。她整个下午都和娜塔莉在一起。”接着妈妈喋喋不休地叙述小娜是怎么不该继续数下去，不该摇晃身体，不该玩那些纽扣，不该做任何她很喜欢做的事情。

“是的，妈妈。”我说着，一边往医药箱里找寻我的牙刷。慢着，我知道牙刷在哪儿了——娜塔莉！

妈妈跟着我走进娜塔莉的房间。小娜不在，爸爸带她到外面操场去了，好让妈妈休息一下。

没错，牙刷在这儿。娜塔莉用一堆纽扣在牙刷四周围了一个完美的

圆圈，像是小兵守卫着珍宝一样。我伸手想拿走我的牙刷，可是我不愿去破坏她完美的纽扣世界。

“噢，其实……”妈妈的声音柔和了下来，有点儿甜言蜜语的感觉。我停住不动，手放在小娜的门上。

“这跟你有关。我准备去市区上钢琴课。典狱长的人际关系相当好，他很好心地介绍给我一些想要学钢琴的家庭。穆思，我们需要这份收入。找凯丽要花钱，进马利诺夫学校也要花钱。所以……我需要你放学后直接回家。我得搭上四点钟的船，这样时间都可能太紧了。”她吩咐着，紧咬着下唇。

“我得看着娜塔莉？”

“凯丽太太说，不管你去哪里，都可以带她一起去，就像一般的姐妹一样。”

这句话让我停了下来。我看着她，说：“妈妈，没有人到哪儿都带着他的姐姐的。”

妈妈的肩膀松了下来，脸上少了一些兴奋：“噢，他们也可以这么做啊。”她说。

我瞪着她，怀疑了起来。“你说‘不管你去哪里’是什么意思？”我问着，对着她摇了摇牙粉。

“就是随便你去哪里。”

“妈妈，这样很危险呢。你常常告诉我要这样、要那样……”

“我就是这个意思。”妈妈又再度兴奋起来。我回到浴室，在手掌心里把牙粉和水混合在一起。妈妈跟着我，她的眼里闪耀着光芒，讲完每一句话时都挂着微笑。“这就是要改变的地方。凯丽太太说这正是娜塔莉需要的。我们得帮助娜塔莉融入人群。”

“妈，我们住在一座有两百七十八个杀人犯、绑架犯和小偷的岛上……这不是我们要她融入的那个人群吧？”

“你提到这点可真有意思，因为我昨天才跟碧·崔克叟聊到这一点，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我们能住在这里实在非常幸运，因为阿卡拉岛比旧金山任何社区都安全许多。她说她从来不锁门，没有必要锁门。我们这里的坏人都被关起来了。你也知道，你爸爸常说这里犯人和警卫的人数比例是三比一，比起圣·昆汀监狱的十比一，阿卡拉实在安全多了。而且在市区里……”

“噢，太好了。”我一边喃喃地说，一边用手盛水漱口，把嘴巴里的牙粉冲掉，“这里比圣·昆汀监狱还要安全？那可是全州第二糟糕的监狱！”

“而且在市区里……”妈妈说得声更大了，彷佛想要盖过我的批评似的，“碧·崔克叟说那些同等级的罪犯都逍遥法外。”

“典狱长究竟知不知道娜塔莉回岛上来了？或者他以为她还在马利诺夫学校？”

“他当然知道啊，穆思。可是这并不表示可以带着娜塔莉在他面前招摇。我不想瞒你，其实他并不认为小娜住在这里是个好主意。”

“那么她就应该待在家里。”

“别傻了。你就当做小娜没有跟在你身边一样，照着你平常该做的去做，只是不要去找典狱长，好吗？”

“妈妈，娜塔莉不会游泳，万一她掉进水里去呢？”

“噢，我们的确得小心，可是我也不希望你靠近水边。任何对娜塔莉不安全的事情，对你也不安全。如果你真觉得这里那么危险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搬回旧家去，穆思。”

“好主意。”我说，声音又低又硬。

“穆思！”妈妈的眼睛像是香烟点燃的那一端，直直地烧着我。

接着我想起来了——棒球。“你不会真的是指每一天吧？”

“是的，我是这个意思。”

“噢，我星期一不行，我放学后要打球。”

她叹了口气：“我星期一排了课。不过我星期二没课，我尽量把这一天空下来，你觉得呢？”

“妈妈，星期一是他们打球的时间，不是星期二。史考特说的。”

“那么，要求这个叫史考特的人改成星期二打球吧！”

“我跟这个人不熟呀。我怎么能让他为了我召集大家打球？”

“问问他呀，这就是方法。”妈妈的声音柔软了下来，“听着，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并不容易。我知道你实在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可是你的确有责任在身。如果你在阿卡拉打棒球，每一天都可以打。”

“这里几乎没人玩球。”

“亲爱的，外婆不再住在我们这儿了。”妈妈叹着气，“我们没有你不行。跟小朋友在一起对娜塔莉会很好，凯丽太太说的。而且如果马利诺夫学校愿意接受她的话……”

妈妈就像孤胆女突击队，她可以在陆战、空战、海战中获胜，大概外层空间战也行。我不知道接了娜塔莉以后再回学校打球还来不来得及？她在那里会让我很不好意思，可是至少我还能打球。

“我能不能带她去旧金山？”我问。

“不行。”

“为什么不行？你刚刚才说……”

“我刚刚才说那里不安全。”

“那里不安全，在这里跟美国最危险的罪犯挤在一起就很安全吗？”

“穆思，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你要去多久？”我问。

“即使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出去也要带着她，穆思。她在我身边能得到什么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体验呢？”

她不会是认真的！拜托，谁来告诉我她没有说过这些话。

“穆思。”妈妈又伸手把我的脸颊拉向她那儿。“我需要你，你爸爸需要你，而最需要你的是娜塔莉。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就来看看情形如何。”

我扭头走回房间。“要是我不想知道情形如何呢？要是我已经看到我这一生的结果了呢？”我喃喃地说。

“星期二。看看史考特能不能在星期二打球！这个要求过分吗？”

14 艾尔·卡彭的棒球

同一天——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星期三

我太生妈妈的气了，我满脑子都是这件事情。我不在乎派佩儿到底有没有被逮到，或者吉米、安妮让他们的妈妈拿多出来的衣物去洗有没有遇到困难。除了想办法让史考特更改打棒球的日期外，我什么都不想。

上宾波老师的课之前，我和已经坐在座位上的史考特聊了一会儿。然后我深吸一口气，让话脱口而出："或许我们可以在星期二放学后一起打球，而不是星期一。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星期一才打球。"史考特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在他的笔记本上戳了个洞。

"对呀，我知道，可是我星期一不能来……星期二怎么样呢？"

"他们星期一会把你关起来吗？"史考特大笑，我没笑。

"我妈妈教钢琴，我得回去照顾娜塔莉。"我故意漏掉娜塔莉比我大、而且还头脑古怪这部分。

他好像很了解似的点点头。

"或许我们可以……就是……星期二再打一场球。"我继续努力。

"派佩儿说他们在阿卡拉也打球。我是说，那些囚犯。或许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打。或者更酷一点儿，我们两个都去打。"他微微笑了。他的微笑总能持续一会儿。

"我们不能进去。"

"噢，好吧，反正我也不想跟他们一起玩，他们大概会盗走所有垒包。"

我大笑。

"你觉得卡彭会打吗？"

我的喉头紧缩，没想到不谈论卡彭是这么困难的事。"我不晓得。"我说。

"听说他当一垒手，我想看。他们肯让你看吗？"

我摇摇头："他们不准。可是如果球飞过了监狱的墙，你可以把球留下来。"

"真的吗？艾尔·卡彭的棒球吗？"

"根本搞不清楚那是谁的球。"

"你有吗？"

"没有。"

"好，如果你拿到一个，我想要快快的看一眼。显然这比洗我的衬衫还要酷。"

"没错。"我微微地笑。

"话说回来，我下星期二不能打。我得照顾我小妹和两个小弟。不过再下个星期二也许可以。跟你打球很好玩，你当二垒手也很棒。我试试看，好吗？"

"好啊。"我才说完，宾波老师就走进了教室。

"你一拿到囚犯的棒球，你会第一个给我看，对吧？"史考特小声地

说。
“那当然。”我点头。
“我得付钱吗？”
“不用。要是我拿到球，你不用花钱就可以轻轻爽爽地看。”我说。
“你真够意思！穆思。”史考特露出他温暖而持续的微笑，我则急忙跑回我的座位。

15 寻找疤脸卡彭

1935年1月10日，星期四

第二天外头蛮热的，住在圣·摩尼卡时，天气有时也像这样。冬天才过一半，突然就出现了夏天的天气。
放学回家的路上，安妮告诉我大伙儿要在操场见面，然后一起去一个秘密据点，四点的时候，从那里可以看见囚犯走回牢房。安妮说他们常常去看，这并不违反规定，有时候甚至可以看到卡彭。
一回到家，我就看见妈妈的音乐袋和帽子已经挂在门口。
“我忘记问你，昨天史考特怎么说？”她问。
“他说他会试试看。”
“你看，”她对我微笑，“不是那么糟吧？”
娜塔莉在窗户前面来回踱步，用下巴磕着她的锁骨。
妈妈停下来看我，好像要说些跟娜塔莉的举动有关的事，却又改变了主意：“记着，对待她要像对待普通的姐妹一样。你这不是当保姆。”
“好吧。”我一边答应着，一边看着娜塔莉。她一直跟她的衣服过不去，好像哪里太紧了。
“怎么回事？”我问她。
“她很好。”妈妈替她回答，“我们到处都走遍了，过了愉快的一天。”妈妈很快地瞥了我一眼，然后走到一旁。
“她看起来很心烦。”
“只是太热罢了。”妈妈揉揉脖子。
“她想要她的纽扣。”
“噢……对……”妈妈承认，“不过我保证只要你带她出去，她就会把纽扣忘得一干二净。凯丽太太说，只要转移她的注意力。”妈妈的声音听起来并不是那么有把握。她和娜塔莉今天显然过得并不好。
“你不觉得拿走她的纽扣有点儿残忍吗？”
妈妈盯着窗帘看。“我们得试试看。你会好好照顾她吧？”她戴好手套，准备开门。
“当然。”
“我会在六点半回来。”妈妈说。
我翻遍房间里的抽屉，寻找我的泳裤。
“来吧，小娜。”我说。

小娜跳起来，冲进她的房间，把门关上。

我重重地敲她房门：“娜塔莉，走吧！”

她没有开门。

我又敲了一次，然后推开一条缝。她正站在她的游泳衣前面。

“噢，不行！”我说，“你不能穿那个！”

典狱长说得很清楚：因为有囚犯在，女生不准穿着游泳衣。可是我要怎么解释给娜塔莉听呢？天气很热，她想穿游泳衣，我们在旧家都是这样呀！

“娜塔莉，你不能穿那件。”

“热。”她说。

“对，我知道，可是你不能穿游泳衣。穿别的较凉快的衣服，就是不要穿这件。”

“热！”她大喊。

“好好，你热，我也热。”

“穆思凉快，穆思游泳衣。”

“娜塔莉，你是女孩。而且因为……因为，你有，噢，你得遮起来的女孩部位。这不像在旧家。”我该怎么跟她解释啊！

“穆思凉快！”她重复着。

这点我没办法反驳。

我回房间换上灯芯绒裤，好像打定主意要把我的两条腿烤熟一样。我找到小娜的衣服拿给她，她还给我：“穆思热，娜塔莉凉快。”她几乎是在微笑了，脸上满是胜利的表情。她不打算换衣服，她没有那么笨。要不是被她弄得无可奈何，我会笑出来。我不想错过看囚犯的机会，首先，因为我很好奇，同时也因为我得证明我不是伪善的人。

娜塔莉因为泳衣的带子而扭动不安。“小娜，那件穿起来不舒服。你为什么不换上你的蓝衣服呢？你一直很喜欢那件蓝衣服的呀！”我把她的衣服贴在我的脸颊上揉了揉。“看到没有？很柔软。”

我正觉得我在浪费生命的时候，娜塔莉开始脱掉游泳衣。我走出房间关上门，“好了吗，小娜？”听到她出来的时候，我问了一声。

我转过身，发现她正一丝不挂地站在客厅。

我感觉到我整张脸都红了起来，连耳尖也烧得发烫，我不想看到我姐姐裸身。“不行，你不可以这样！”我跑到窗前，猛力拉上窗帘。

她走进厨房，躺在冰凉的地板上。这样子至少好一点儿，从后面看还不至于太糟糕。

我想起我们带娜塔莉参加堂哥克里奇特婚礼那一次。那天也是热得像蒸笼，就在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娜塔莉把她的衣服全部脱光了。可是当时她还小，跟现在不一样。

壁炉上方的时钟滴答滴答走着。三点十五分了！我们应该在三点半碰面的。走到操场西侧的阶梯得花上十分钟。再过五分钟我就该出门了，却有一个疯狂的裸体姐姐躺在地板上。妈妈到底是怎么让她穿上衣服的？

“你可以带纽扣盒到外面去……不过你得先穿上那身蓝衣服。”我从妈妈藏纽扣盒的地方（收音机音箱里）把它拿出来。不这样我还能怎么办？我把纽扣盒拿到她耳朵边朝上摇晃，趁机把衣服套在她头上。她没

有脱掉。

“你也得穿上你的内裤，我不会偷看。”

她动也不动。在地板的衬托下，她光溜溜的皮肤看起来好白。

“拜托你，小娜。”我恳求着。

“游泳。”她说。

“你想要去游泳？”

“娜塔莉游泳。”

“好吧，我们这么办吧：如果你穿上你的蓝衣服还有内裤，我就带你去游泳。”我不知道我可以带她去哪里游泳，不过这个等会儿再对付吧。

“游泳？”

“蓝衣服，内裤。等一下游泳。”我努力用她的语言沟通。

“穆思两次。”她说。

“什么两次？”

“发誓两次。”

我笑了：“对呀，好吧，我发誓两次。”

奇迹似的，她穿上衣服、内裤、袜子和鞋子，然后我们出门了。三点二十五分，如果我们走得够快就来得及。可是每一次我转身，小娜都停下来，在路面摩蹭她的脚指头，而且我们还得数鸟。我努力让她一边数一边走，可是在娜塔莉的世界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我们穿越操场走到西侧的阶梯时是几点了，那里没人，可是我们没迟到那么久呀。我跑下阶梯，小娜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远。然后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了，当我正要喊出“等一等”的时候，忽然听到派佩儿说：“得了吧，安妮，我从出生到现在都住在监狱附近，可是我从来没有踏进牢房一步。我们只能看囚犯走过来。没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你从来没想过里面是什么样子吗？我们这里有全世界头号的黑帮分子。你不想跟艾尔·卡彭握握手吗？”

洗衣计划都还没结束，派佩儿就已经在酝酿另一个计划了？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个人。我竖起耳朵，但是听不见安妮回答些什么。安妮的声音又轻又甜，派佩儿的声音又大又粗。

“艾尔·卡彭……”派佩儿说。接着我听见身后有人绊倒的声音，是娜塔莉。还好，她没摔倒，一棵灌木正前后摇动，她好像就是被它绊了。

“你没事吧？”我问。

“那是谁？”突然间，安妮和派佩儿出现了。派佩儿发出粗哑的声音问：“她在这里做什么？”

我试图转移话题：“泰瑞莎和吉米呢？”

“你没有听说吗？麦特曼太太生了个男娃娃，取名洛基。”安妮回答。她把额头上的汗擦掉，“有一大堆亲戚来看新生宝宝，泰瑞莎和吉米得陪表弟表妹玩。”

派佩儿的目光从我身上扫到娜塔莉那头，接着又扫了回来。“你妈妈没办法看着她吗？”她问。

“她去教钢琴。”

“多久去一次？”

“每天。”我咕哝着，回头看了娜塔莉一眼，她正掀起裙子扇风，她那皱皱的内裤都被看得一清二楚。感谢老天，她穿了内裤。

“囚犯在附近的时候，她最好不要这么做。”安妮说。

“他们其实看不到我们吧？”我问。

“对。”派佩儿说，“来吧，他们快过来了。”这里的路很窄，所以我们排成一列纵队。派佩儿、我、安妮，最后是小娜。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边。突然间，我觉得来这里并不太妙。当我看到一面巨大的铁丝网挡住去路时，一时不知是否该掉头回去。这面围栏大概有三四米高，顶端绕有三股带刺的铁丝。围栏一直延伸到山丘上．再连接上休闲广场的围墙，又沿着山丘一直到视线最远的地方，或许一直连到海里也说不定，只是我从这里看不见。

在围栏远远的另一边，我看见通往休闲广场的阶梯。在休闲广场角落的高处，有一座只能站一个人的售票亭大小的警卫塔。我想象里头有个带着勃朗宁手枪的警卫正在训练自己观察囚犯的眼力，他仔细瞧着外头，确保他们没有乱搞花样。

“那边是囚犯要去的地方？”我问。

派佩儿没有回答，手上摇晃着一把钥匙。我脸上滴下豆大的汗珠，汗越流越多，腿也僵硬了。“你有钥匙？”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派佩儿看了我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声：“那当然。”

“除非靠得很近，不然没办法清楚地看到他们。我们常做这种事。”安妮说，她的声音很亲切。

“可是囚犯不会看到你们吗？”

“不会，他们看不到我们站的地方。”派佩儿说，“不过我们要在他们走上阶梯之前就站好位置。这一点最重要。”

“你们去吧，我留在这里。”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而清楚，“我没办法带着娜塔莉到那上面去。”

“娜塔莉……她跟这件事好像没有任何关系。胆小鬼！咯、咯、咯。”派佩儿学着鸡叫，还拍动手臂。“来吧，安妮。”她朝灌木丛吐了一口唾沫：“我们快来不及了。”

我一直看着她们，直到她们消失在灌木后头。

“你注意一下那个家伙好不好？”我听见派佩儿说话。

“唉，派佩儿，省省吧。”安妮说。

我跟娜塔莉在围栏这边找地方休息。我爬到山丘上一个看起来很安全的地方。

小娜还站得挺挺的。“小娜，趴下来。”我对她说。

娜塔莉的眼睛扫过我，就像电风扇摆动一样。不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她趴下来了。我挪着靠近她，一起趴着缩在一个窄窄的角落。我们在这里可以掩护得很好，还可以远远看见那座阶梯。我一点儿都不想再靠近了。这次我真的很高兴娜塔莉跟着我。如果小娜不在这里，派佩儿可能还要难缠上十倍。安妮很明显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除了鸟叫声、海浪拍打岸边的水声，以及一艘我看不见的船的马达声，我们什么都没听到。在海边，声音都变得很奇怪，有时候很远的东西听起来很近。我忽然听到一阵单调的沉重声响，是脚步声，许多人的脚步声。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顶深灰色警官帽，接着又一顶，然后是许多白色帽子和厚棉衬衫长裤。我努力睁大眼睛想看清楚这些人的脸孔，不过距离实在太远了。

我悄悄地对娜塔莉说："那些人里面，有一个人的脸下面有一道大疤，那就是艾尔·卡彭。"我不知道派佩儿和安妮是否近到能够看到卡彭，她们能不能看到印在他后背衣服的数字85呢？

第一个警卫在阶梯最顶端停了下来，他站到一旁，让囚犯依序通过休闲广场大门，直到只剩他一个人。那个警卫往阶梯下面看了一眼，又往作业房望了望。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难道他不知道他们全都进去了吗？

小娜趴在我后面，手在地上拨弄着，把土堆成一个个小土堆。她没有注意到那些人，她什么也没注意到。她的心可能正在其他地方，任何一个有土的地方。

16 卡彭洗你的衬衫

1935年1月14日，星期一

星期一我心情实在很不好，因为今天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可以打棒球。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我是第一次穿上囚犯给我洗的衬衫，穿上去之后才想起来。我脱掉衬衫仔细检查，并未发现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我的衬衫，很干净，就这样。

早餐时，妈妈并没有提到洗衣袋里多了好几件衣服，所以要不是妈妈还没把送洗衣物拿出来，就是派佩儿在妈妈看到前就拿出来了。多半是派佩儿干的。

我上船时，她的确已经带着三个洗衣袋在那儿了。吉米和安妮也一拥而上，把手上的袋子"砰"地放在派佩儿身旁。

派佩儿趴在甲板上。

我问："你在做什么？"

"太多了带不走。"她坐在一个袋子上，把衣服往下压，这样才能把另外一袋放在上面。"当然啦，除非你帮忙。"

"你是怎么把它们带回家的？"我问。

"好像你很关心似的。"

"我只不过是纳闷而已。"我说着，一边注意到崔克叟先生穿的是家常便装。今天放假吧，我猜。真希望我爸爸也能放一天假。可是当我问他有关放假的事时，他说："罪犯每一天都是罪犯，他们不放假，所以我也不能放假。"

"你们为什么带洗好的衣服到学校去？"崔克叟先生嘴里衔着香烟问。

"这是科学实验。"派佩儿解释，"我们要把干衣服的重量拿去和湿衣服比较。"

"聪明。"崔克叟先生看着安妮、吉米和我，"不过我以为你们这些孩子上的是不一样的学校。"

"这是整个市区学校共同的计划。"派佩儿说，"全旧金山的七年级科

学课都要做。”

崔克叟先生摇摇头，吸了口烟：“你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是不是啊，派佩儿？”他把烟从鼻孔喷出来，“就像你老爸一样。”

派佩儿点点头，说：“是的，先生。”

当船进入梅森要塞①码头时，派佩儿已经把洗好的衣服放进三个塞得满满的袋子里，这样对她来说还是太多、带不走。她在里面放的又不是死尸什么的，而且我的确答应过典狱长要帮助她。我提起两个袋子，一只手臂夹一袋。

(①梅森要塞：位于美国旧金山，是美国著名的要塞、军港。现已成为金门国家旅游区的历史遗址。）

派佩儿对我微笑，好像她赢了似的。我假装没看到。

“崔克叟先生并不相信那个科学实验的借口。”我告诉她。

“他没有检查袋子，对不对？”

我摇摇头。

“那么，他就不是那么起疑了。”

到了学校，我不清楚她下一步要怎么做。铃响之前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衣物发下去，可是很显然派佩儿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她直接走进家政教室，打开储物柜。这个女生有每一个柜子的钥匙吗？我打算离她远远的。我帮她把那些蠢袋子拿进来，然后就没我的事了。可是午餐时间当我看见她跟那些洗衣袋一起出现在自助餐厅时，我发现我不由自主的往她的方向滑了过去。

“穆思！穆思！你猜怎么着？”史考特一边喊着，一边穿越自助餐厅跑过来，“星期二打球的事搞定啦！我和我邻居的一个小孩交换了保姆的工作时间。史丹佛没办法来。可是其他每一个人都会来！”

我像大猩猩一样重重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嘴巴笑得开开的，感觉脸都要分成两半了。“如果你是女孩的话，我真想使劲亲你一下。”我说。

“兄弟，我尽我所能了。我喜欢让跟罪犯一起睡觉的家伙开心。”

“你知道不，”派佩儿咆哮着，“我在这里做生意呢。”

“史考特，你拿回你的衬衫了吗？”我问。

“拿了。”他对我点点头。派佩儿正将一件叠得很整齐的衬衫递给那个小胖子——狄克曼。

“喂。”狄克曼说，“这只不过是‘干净’而已啊。”

“对呀，怎么了？”派佩儿问。

“没有血迹，没有弹孔，什么都没有？”另一个小孩问。

“那件衬衫是艾尔·卡彭清洗和烫过的。”派佩儿说，“那是件收藏家精品。”

“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呢？”狄克曼问。

一个女生不屑地说：“看起来的确不像！”

派佩儿问：“你原来期待什么？”她从那女生手中抢回那件衬衫，将它举得高高的，好让每个人都看到，“艾尔·卡彭的指纹在袖子上！他额头的汗水滴在这个口袋上。”

派佩儿做的太过火了……莫非她卖起卡彭的汗来了？

那个女生再次检查那件衬衫。她摇摇头，眼珠转动着。

“我花五分钱不是为了把衬衫洗干净的。”另一个女生说。她就是那个要派佩儿保证她的衬衫不会带一滴血回来的女生。

“你就是花钱来洗衬衫的，没错！”我说。

戴尔插队到了队伍的前头，但没有人在乎。事实上，他们似乎松了口气，好像正等着看戴尔怎么说。戴尔两脚站稳，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衣服不是你妈妈洗的？”

“喂！”史考特说，“不要那样对她说话，好吗？她说卡彭洗了那些衣服，卡彭就是洗了那些衣服。”

派佩儿眉开眼笑地望着史考特。

“这是你的洗衣票，这就是证据。”派佩儿说。

戴尔抓起那张洗衣票，大声念出来：“阿卡拉洗衣编号015032。”然后他向大家展示那张票，“这可能是从其他东西上面拿下来的。”他说，“可能是你从地上捡来的！”

“是有可能，但是我没有。”派佩儿说。

“是啊，可是你有可能这么做。”戴尔说。

“有道理啊，戴尔。”史考特说。

这句话似乎引起了戴尔的注意。他看看史考特，然后回头看派佩儿。

“我要拿回我的钱。”他对派佩儿说。

“抱歉，不退款。”派佩儿说。

“派佩儿，我再也不会来了！”戴尔说着，把他那肥大的身躯挺到派佩儿眼前，“我可以用那五分钱做些更好的事。”

“也可以做一些幸运的事情，因为那是你整个人生里独一无二、仅有的、唯一的机会。你还可以告诉你的孙儿。”派佩儿说。

“是啊，说得真对。”戴尔小声嘀咕着，“我要告诉他们，有一个棕发女生把七年级所有学生的衣服都带到洗衣间去了。”

17 星期二打棒球

同一天——

1935年1月14日，星期一

那天晚上我并没有向妈妈提起史考特更改打球日的事隋，我讨厌她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可以做到的”。

晚餐后，当我在帮忙收拾碗盘时，卡寇尼太太来敲门：“海伦，有你的电话。”

“是谁啊？”妈妈打完电话回来时，我问。

“是贝克家。他们想把课换到星期二，交谊舞课换到星期一。”

我的心不禁往下一沉，我想我一定是听错了：“那么你告诉他们你不行，对不对？”

“我没有这么说。”

“我已经把打棒球的日子改到星期二了。”

“我记得星期一才是打棒球的日子。”

“以前是，可是那时候你说我得改日子，你记得吗？”

“你没有告诉我史考特已经改了，你只说他会试试看。从那时候到现在，你对这件事从未提过半个字。”

事情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不可能：“你不能回电话给他们吗？”

她摇摇头。

“可是你说……”

“我很抱歉。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的，但是现在我不行。”

“妈妈，你得换！”

“我们需要那笔钱，穆思。如果有学生可教，我就得上。你不能在这里打棒球吗？”

“不能让别人照顾娜塔莉吗？”

“再付钱给保姆？即使真有那笔钱，我们要怎么找到一个能够管得了她的人？穆思，我们每个人都得帮忙。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走进房间甩上门，接着，又走出来，我不会放弃。

“妈妈，拜托啦。”

她摇摇头，表示不行。

我回到房间，坐在那张吱呀乱响的床上生闷气、看书，不过大部分时间都在生闷气。生气让我肚子饿。我等着，直到听见妈妈走进浴室，才急忙跑到厨房扫荡冰箱。但妈妈比我预期的还要早就走出了浴室，逮了我个正着。我当时拿了五片面包、一大块烟熏香肠、一整包乳酪，下巴还夹着一罐蛋黄酱。

“对于打棒球的事我很抱歉，可是碧·崔克叟说他看过你跟安妮玩投接球，她说你们两个玩得很开心。你不能跟她玩吗？”

“那不一样，那不是比赛。”我低声辩解。

“那么娜塔莉呢？你很久都没有和她一起玩球了，也许她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她说。

“也许鸡也会唱歌、跳波尔卡舞。”我咕哝着，一边用手肘推开我房间的门。

“你说什么？”

我把我那堆食物丢到床上：“爸爸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半夜。”

“他现在一直都在工作。”我说。

“我不会比你更喜欢他这样子。”

“妈，一个星期只有一天打棒球。我们不能为了这一天想个办法吗？”

妈妈没有回答。她走进她的房间，关上门。

18 不再是同一队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星期二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走进学校前，史考特就赶上我了。

“你好，穆思。我已经找到了六个对六个，可是我希望有七个对七个。”他讲话的样子好像他说得还不够快似的。“或许会有一个八年级的，他会试试看。他打得还蛮好的，我以前跟他打过。你的手套呢？如果你没带来，我可以借你。”他不等我回答，一股脑儿地把话全说了。

我抬头望着蔚蓝的天空，祈祷突然来一场暴风雨或是大地震。

“你以前的球队有球衣吗？嘿，那才叫棒呢！球衣，还有其他东西。可是我们怎么负担得起那些费用呢？”

我张开嘴想告诉他今天打不了棒球，接着我又闭上嘴。我一整天都在尝试，但就是说不出口。一直到最后一次铃响前，我还是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也许我干脆不要出现算了，告诉史考特说我得了急性水痘。不过这一招实在不怎么样，我不会说谎，我也不是个“叛徒”。

史考特正在他的法文课教室外面跟派佩儿讲话。他什么时候开始跟派佩儿说话了？

“嗨，穆思。”派佩儿说，“史考特刚刚告诉我你是个不错的棒球手。他说你比外表看起来动作协调得多。”

“我不是这么讲的。”史考特说。

“不过你的意思是那样。”派佩儿的长发遮住了她斜视的眼睛，她的毛衣纽扣扣到最上头，还戴了手套。

我问：“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在聊天而已。对不对，史考特？”

史考特点点头。他对她微笑，然后看看我，再看看派佩儿，接着耸耸肩说：“她正在说囚犯打棒球的事。”

“没错。”派佩儿微笑着，一副很开心的模样。“对了，”她压低声音，“我们明天要在码头分赚到的钱，你一毛钱也拿不到。”

“也该是给吉米和安妮钱的时候了。对了，你一直拿着那些钱做什么？也像洗衣服那样洗洗钱吗？”

“真好笑。”她说。

“我得走了。”史考特说，“再见，派佩儿，穆思，码头见。”他开始跑起来。他去哪里都是这样，我想他大概不晓得怎么走路。

“老实说，我今天不能来。”我终于把话说出口了，声音小到几乎变成悄悄话。

史考特停下来，转过身。“什么？”他问。

“我今天根本没办法来。”我喃喃地说。

史考特瞪着我，派佩儿也是。

“为什么不行？”

“我得照顾我姐姐。”

“那又怎么样？叫别人看着她就行呀，我都是这样做的。”

我摇摇头。

“派佩儿，”史考特说，“你能不能照顾穆思的姐姐？”

派佩儿哼了一声：“不可能。”

“为什么不行？”

派佩儿看着我，好像在思考要怎么说。“因为这样。”她一副解释得很清楚的样子。

“随便找个人照顾她吧。你要知道，我是为了你才改了时间的。”

“我知道。”我勉强挤出这三个字。

史考特发出了好像很怀疑的声音：“那么下星期二呢？”

“也不行。”我望向外头的球场，一群穿着白衬衫、方格长裙的女生正在练习射箭。

“你什么时候可以打？”

“午休时间。”我沙哑地说。我无法直视他的眼睛。

“午休？”史考特摇头。他把书摔到地上，捡起来又摔下去，“我要怎么告诉其他人？”

“说我很抱歉。”

“说你很抱歉？”他的嘴张得大大的，等着我继续说些什么。

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捡起书：“好。可是别想再跟我同一队打球了。”

正如我该做的，我回家了。可是妈妈刚离开的那一秒钟，我就让娜塔莉拿回她的纽扣，而且她想要多少柠檬蛋糕我都给她。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不安。

19 爸爸的小公主

1935年1月16日，星期三

第二天在学校，史考特把我当成一根水泥柱，不答理我。午餐时我根本不必费事到自助餐厅去，直接到图书馆一个人吃。史考特是我目前交到的唯一真正的朋友，很明显的，我已经失去了这个朋友。

回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彼特。泰瑞莎来敲门时我正在找信封。“来吧！”她说。

“派佩儿在发钱！”

“我一毛钱也拿不到。”我告诉她。

“是吗，可是我们都会有糖果。”

“糖果？”娜塔莉问。

“安妮会在店里买些糖果。她一定会给我们一些的。现在就来吧。你可以带着你的纽扣来，小娜。”泰瑞莎说。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跟娜塔莉都待在家里吗？

当我们走到码头时，吉米、安妮、派佩儿已经在那儿了。小娜马上开始把纽扣跟羽毛、石头配对，好像这是她的功课一样。

“娜塔莉。”派佩儿叫着。

娜塔莉沉浸在纽扣配对当中，没有回答。

“娜塔莉。”派佩儿又试了一次。
“你叫她做什么？”我边问边凑上前，与她面对面。
“小鬼，别紧张，我只是要她帮我算算。”
“我觉得她不会……”我说。
“数字小娜，我们需要你！”泰瑞莎打断我。
娜塔莉抬起头。
派佩儿把用手帕卷起来的钱交给小娜。“三块两角钱分成四……噢，不好意思，”派佩儿看看我，“分成三份。”
“一块零六分，剩下两分。”娜塔莉快乐地摇晃身子。
“多出来的两分钱归我。”娜塔莉在数钱的时候，派佩儿说。
安妮和吉米讨论他们要拿那些钱做些什么。一块零六分在北湾可以吃一整份意大利餐，外加连看两场电影或是在费莱游泳池游一个月的泳，或是坐好多趟街车（安妮叫它们叮当车）。
我正在猜他们挣多少钱才能买海豹队球票的时候，崔克叟先生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在场的每个人都呆住了。
“派佩儿、穆思、吉米，还有安妮！”他大吼着，“典狱长要在他的书房里见你们。”
我？我什么也没做。我的嘴型显示出这些字，可是没有发出声音。
泰瑞莎脱下溜冰鞋，却因为找不到她的鞋子放声大哭。吉米开始对着泰瑞莎大叫，要她闭嘴。一群听到崔克叟先生命令的妈妈和娃娃看着我们，嘴巴张得老大。安妮的手紧抓着家庭作业贴在胸口上，看起来比平常苍白了许多。
“你不必来。”我跟泰瑞莎说，“他没有叫你。”
“我得去。不然谁能救你一把？”泰瑞莎一边说，一边只穿着袜子走路。
“我没有惹麻烦，我什么事也没有做。”我说。
“他叫到你的名字。”泰瑞莎说着，脸色很严肃。“来吧，小娜。”她弯腰看着小娜说，“穆思麻烦大了，我们得过去。”
娜塔莉在典狱长办公室里？我妈知道了会“爱死”这一幕的！
“放下你的钮扣。”我告诉小娜。她把大部分纽扣都拿出来了。如果要等她把它们全部放回去，那会花上好几个小时。
“没错，小娜，我们需要你。”泰瑞莎说。
“娜塔莉帮忙。一块六分钱，剩下两分钱。”小娜自己点点头，一边跟着我们。我纳闷地摇摇头，小娜几乎成为我们的一分子了。
我们默默地爬上陡峭蜿蜒的小路。风吹着桉树，有个浮标不断发出声响，汽笛在鸣叫，娜塔莉踮着脚指头走路。
走上派佩儿家的阶梯，我们排成一排进入典狱长的书房。等我们坐定后，典狱长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看，久久不发一语。那种静默压迫着我。我什么事也没做，我想要大叫：不是我！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非常的低沉：“我非常失望，我甚至说不出来我有多失望。”
海鸥正在外头吵嘴，即使隔着窗户听起来还是很大声。我低头瞥瞥娜塔莉，她正坐在地上用手摸着几本图书的书脊。
典狱长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从衬衫口袋拿出一副金色眼镜，“啪”的

打开、戴上，又从长裤口袋拿出一个信封。所有的动作又慢又慎重。

他打开那封信，开始念了起来。

亲爱的威廉斯典狱长：

我的儿子戴尔与您的女儿派佩儿·威廉斯上同一所学校。星期二那天，戴尔从学校回家时没有穿衬衫。

我问他衬衫在哪里，他说他的衬衫正要拿去给恶名昭彰的黑帮囚犯艾尔·卡彭洗。当然，我起初以为他的想象力太过丰富。可是当他解释细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荒谬的事情并不是捏造的。

旧金山这个大城，将因为联邦监狱而成为这类危险闹剧的戏弄对象，这实在是非常不光彩的。您女儿和她朋友这种极端没有品味且不得体的行为让我寒心。我万分期望您能花更多的心力来监控您的囚犯，而不只是照顾您自己的孩子。

出于对您以及您与旧金山扶轮社①、我兄长汤玛斯·索伯伊法官长久且崇高的友谊之敬意，我私下写了这封信给您。若我再听到类似的事情，我的下一封信将会直接寄给《旧金山纪事报》和市长办公室。

感谢您尽快关注此事。

您诚挚的

戴尔·丝·皮巴蒂三世太太

（扶轮社：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服务性社团组织。它提供慈善服务，鼓励高尚的职业道德，并致力于世界亲善、和平。现在一百六十八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三千多个机构。）

房间里非常安静，几乎可以听见人们鼻子的呼气声。威廉斯典狱长摘下眼镜，把信放回他的外套口袋里。

“先给我一些解释吧。安妮·波米尼？”

安妮的脸胀红了，这使得她的眉毛看起来几乎是白色的。她的肩膀低垂着，腿抖个不停。她的手依旧紧紧抓着作业贴在胸口，好像手臂一直就黏在那里一般：“我没有卖那些衬衫，我只是把它们跟我们要洗的衣物放在一起送出去而已。那是派佩儿的主意。”

典狱长的眉毛颤动了，他的舌尖在牙齿上舔过一圈。“我对一个为了减轻罪责而怪罪别人的人最没有耐心。看到你这样的表现，我无法形容我有多么失望，小姐。”典狱长瞪着安妮，她吓得不敢抬头，“派佩儿提到你时，评价一直很高。”

“爸，她平常不是这样的。”派佩儿压低声音，向父亲走近了些。

“那是什么样！”典狱长不高兴地说。

我说，“安妮说的是实话。”

吉米站起身来：“没错。”他说完，又坐了下去。

典狱长看起来像是被人戳了一下。他的手抖动着，他靠着书架让自己稳住，眼神变得冷峻而严厉，像是被封在冰里一般。

“很显然的，你们这些孩子比那些恶习根深蒂固的罪犯还让人不放心。那么，很好。我就像处理牢房暴动一样的来处理这件事情。你们都会被处罚，没一个例外。”

“我也是吗？”泰瑞莎的声音颤抖着。

“先生，泰瑞莎什么也没做。”吉米低声地说。
“穆思也没有。”泰瑞莎说。
“一块六分钱，一块六分钱，剩下两分钱。”娜塔莉说。
“什么？”典狱长的眼光从吉米身上望向泰瑞莎，再望向娜塔莉。
“嘘，小娜。”我制止道。
“剩下两分钱，剩下两分钱。”娜塔莉说着，像是有人正在跟她争论她的算术结果一样。
“她在说什么？”典狱长不禁大吼。
“剩下的数目。”我说。
“什么东西剩下的？”
“他们赚的钱剩下的。”泰瑞莎用微弱的声音说。
“赚的钱？”典狱长大吼，“不要告诉我这跟钱有关！这场闹剧里还有钱的交易！”
没有人说话，这种寂静很明显就是答案。典狱长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拿出来，放在这里！”他用力地敲打他的书桌，“剩下的每一分钱！”
安妮伸手掏出口袋里的硬币，下一个是吉米。派佩儿没动。
威廉斯典狱长看着我。
“我没得一分钱，先生。”我说。
他瞥了一眼那堆铜板，其中大部分是五分钱。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关起来？”他把头歪向牢房的方向，“你说是什么原因，佛莱纳根先生？”
“他们，噢……”我努力吞下唾沫，“违反法律。”
典狱长不理会我。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没错。金钱是他们大多数人犯罪的动机。那就是你们最后想要变成的样子吗？”
“不是的，先生。”安妮和我齐声回答。
“我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孩子，你们也不是第一次违反规定的孩子，可是你们将会是这座岛上最后一次做出这种事情的小孩。这点并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他又掏出那封信晃了晃，“或许在你一生当中会有段时间觉得该用你的道德来挑战规则。可是这件事与此无关，这是跟贪婪和愚蠢、还有令人无法置信的糊涂有关。你们还有任何辩解的话吗？穆思。”
“先生，我什么也没做。这就是我一直试着……”
“不准找借口！”典狱长吼得声太大，连娜塔莉都抬头看了一眼。
“那么你呢，安妮？”
“没有，先生。”
“吉米？”
“没有，先生。”
“泰瑞莎？”
“没有，先生。”
“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你们的父亲将会被解雇，而且没有遣散费。有谁知道什么是遣散费吗？”
“没有薪水就被开除。”安妮悄悄地说。
“没错，安妮。”典狱长说。他看着安妮，企图把她的视线拉回来跟自己对视，可是安妮不看他，她盯着自己的手看。
“你们真丢脸，”他用一种听起来很温柔的平静语调说着，“你们每个

人都很丢脸。安妮，你认为你妈妈听了这个消息会做何反应？吉米，你好好想想，你觉得你家里的麻烦还不够多吗？你希望你爸爸才刚又有了宝宝，就丢了工作吗？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养五张嘴有多么困难？你们哪一个人知道？”

吉米咬着嘴唇，我看得出他的泪水已经涌了上来。

“穆思，我原本对你有更高的期望。”

他原本对我有更高的期望？我什么事也没做。

“我看过你和你姐姐在一起时性情有多好，可是你却跟这种事有瓜葛。”他摇摇头，“要是我逮到你们做任何事情……任何违反规定的事情……我是指你们这些孩子做错事你们就要离开这座岛。”

“是的，先生。”我们一起回答。

典狱长整了整他的外套，那外套已经很笔挺了，可是他还是把它拉拉直，好像要抚平这件事给他带来的烦燥的心情。“我会跟你们每个人的家长谈谈这件事。这些钱会还给你们的同学。我会亲自处理这件事。现在，你们通通离开我的视线。至于你，年轻的小姐。”他对派佩儿点着头，但没有注视着她，“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完。”

我们排队依次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派佩儿猫着腰，跟她爸爸说悄悄话。那样子好像她是他的好哥儿们，而不是他的女儿。

这个小讨厌鬼。她会全身而退的，她会的。

20 警告

同一天——

1935年1月16日，星期三

我替吉米和安妮感到难过。他们真的会有麻烦，可是我却不会。我会跟爸爸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他会理解的。他一直都很理解我。

我们往操场走去，可是当我们到了岔路的时候，娜塔莉却一直要向码头那连边走。她的纽扣在那里，我怎么会忘记呢？我们二话不说，就跟着她往那边走。

泰瑞莎穿上她的四轮溜冰鞋，接着却坐了下来；安妮和我把一个空罐子踢来踢去；娜塔莉继续替纽扣、羽毛和石头配对；吉米开始制造另一种机器。每当他找到一颗他认为娜塔莉也许会想要的石头，他就为她堆在一起。他显然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石头，因为娜塔莉在她精心制作的格子里，都给那些石头一个特别的位置。

我转过身，把旧铁罐往后一甩。那个罐子飞偏了九十度，不偏不倚落在小娜的纽扣盒的正中央，压在她的格子游戏上。

娜塔莉僵住了。

我冲了过去：“对不起，小娜，对不起。”我跪下来把罐子丢开，尽可能迅速地把纽扣放回原处。

可是太迟了，小娜已经面无表情地坐下了。没有人能像娜塔莉那样

一动不动，那模样好像她身体里的血液再也不流动了似的。

“小娜，我们可以把它们摆回原来的样子，很好玩喔！来吧。”我捡起一颗平滑的灰色石头，努力思考小娜会把它跟什么配在一起。

但是娜塔莉看也不看。她在水泥地上蜷成一个紧缩的小球。纽扣、石头和羽毛散得到处都是。

安妮和吉米也跪了下来。

“小娜。”我温柔地说，“对不起。我们会帮你把它们放回去。我们会让它们看起来和刚才一样。”一只苍蝇落在她的脸颊上，娜塔莉一动也不动，安妮把它轰走了。“来吧，娜塔莉，没关系。”安妮也在尝试。她的声音变得非常甜美，听起来让人宽慰。

但是娜塔莉仍然一动也不动。

“小娜，我们会很小心的，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你看！鸟，九只鸟！”我用手指着一只啄着地面的海鸥。

娜塔莉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只剩下她的身体紧紧蜷曲着，完全静止。

我和泰瑞莎尽我们所能把她的纽扣放回去，还争论着该把它们放回哪个位置。安妮帮娜塔莉赶走苍蝇。吉米继续制造他的机器，可是每隔几分钟他就会放一颗石头到娜塔莉的石头堆里。

我们跟娜塔莉一起坐着——安妮、泰瑞莎、吉米和我。不管她去哪里，我们都陪着她。

妈妈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几个就是这样。当时她刚下船，音乐袋还挂在肩上。

她向我们这边跑来。“穆思！”妈妈看看娜塔莉，然后看着我，“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了？”

“我不知道，妈，我们……我……弄翻了她的纽扣。”

“你为什么让她拿纽扣出来呢？”

“我不知道，她想要纽扣。”

“她这样子有多久了？”

“大约半个小时吧。”

妈妈跪了下来，很温柔、很温柔地抚摩着小娜的脸，把她的头发从眼睛旁拨开。

“请他们离开这里。”妈妈吐出这些词。

“妈妈，那是……”

“我不要让他们看热闹。”

“真的不是这样的。他们都喜欢她。”我说。

“马上！穆思！”

“安妮，你可不可以……”我的嘴巴张得大大的，等待妈妈把话说完。

安妮看着我妈妈和娜塔莉，我从安妮蓝色的眼睛里看得出来她明白了。“泰瑞莎，吉米，起来吧，我们不能待在这里。”安妮发号施令。

泰瑞莎重重地踏着她的轮滑鞋，差点弄弯了轮子。“讨厌！为什么我们得离开？”当吉米和安妮拉她上山丘时，她这么说。

我在水电行找到爸爸，他把小娜背回家，把她放到床上。起初娜塔莉的眼睛还是张得开开的，过一会儿她就合上了眼睛。

妈妈从小娜房间出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像面粉一样。

“亲爱的，你得躺下来放松放松。”爸爸说。

妈妈点点头，往她房间走去。

“我不晓得她这样还能撑多久。”爸爸说。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娜塔莉还是妈妈。

崔克叟先生来敲门的时候，妈妈跟娜塔莉睡得正香。崔克叟先生那拘谨、军人式的点头姿势，让我极度希望在爸爸从别人口中得知典狱长的事情之前，我能够抢先一步跟他谈谈。

太迟了！爸爸和崔克叟先生到外头去了。爸爸回来的时候，牙齿用力咬着牙签。

“穆思。”他用头示意我跟他出去。我们绕过码头，到了岛的最南端．经过一面将近五米高的牌子，上面写着“警告：协助或藏匿越狱者将被起诉并监禁”。橘色与粉红色的锯齿线划开了天空。

爸爸把一颗石头丢到染成橘色的水里。“请告诉我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他说。

我张嘴想解释那不是我干的，但是一想到他说的话，我立刻闭上了嘴巴。

爸爸闭上眼睛，摇摇头。

“我没有做洗衣服的交易。”我说，“我没有拿一分钱。”

“不过，你知道这件事？”

“对，可是我不是个……你不希望我当个告密的人，对不对？”

“我不希望你当个告密的人？这不是什么小孩子的游戏。我差一点儿丢了工作，穆思。你知道那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吗？”

我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如果你丢掉了工作，我们可能要回旧家。”

“你想的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轻松地回去？”他说。

“我们可以住在我们旧家，你可以在山姆杰森水电行工作，就像我生下来到搬家前那样。”

“山姆已有新人替他工作了，而且也有别的人家搬进蒙大拿大道2828号B室里，那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生活了。现在我们住在这儿。如果我失去工作、天晓得我们要住在哪里。哪天去看看找工作的人排成的长队吧，穆思。”

“爸爸……”

“我不要再从崔克叟那里听到我儿子正在做些什么事情。你听清楚了吗？你知道我跟他说了什么？我说：‘噢，不会的，穆思从来不会跟那样的事情有瓜葛。他会告诉我的。’”

“噢，我是要告诉你，可是今天跟娜塔莉一起真的很糟糕……”

“我不是说在事情发生之后，穆思。”他瞪着我。我盯着黑黝黝的地面，我从来没见过爸爸这个样子。

“我要你交出球棒、棒球和两只手套。我要保管它们一阵子，多久还不知道。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你就得跟棒球说再见了。”

“爸爸，拜托。”这些字从我喉咙里慢慢爬了出来。

“我不听这一套。”

“你这样对待我，好像我每件事情都做错了一样，这不公平。”

“如果你完全不懂这些事情，这样做才是不公平。可是你什么都知道，而且你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发生。”

“在旧家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在旧家我不必为世界上其他人负责。”

“我不是在说这个，你很清楚。”

“好，我知道派佩儿做了些什么事情，可以吧。但这并不表示我做了什么事情。”

“人生不是依你想要的样子预先安排好的，穆思。你得用用你的脑筋。”

“我用了我的脑筋。”

“你得让我觉得靠得住才行，我到底能不能信任你？”爸爸问。

我连头都点不了，我的头根本不能动。

“穆思？”

“可以。”我说。

“那好。”他说。

第二部

21 星期一从来不下雨

1935年3月28日，星期四

整个2月和3月的半个月都在下雨。毛毛细雨、瓢泼大雨、雷电交加的暴雨……肥肥大大的雨滴、雾气蒙蒙的小雨滴，还有那种打得人会痛的雨滴。每个该死的日子都在下雨——除了打棒球的日子之外。一个又一个的星期一都像中了棒球魔咒似的晴空万里。每个星期一，在我去搭船的路上都看见史考特他们在热身，我瞧也不瞧地走过去。

恶魔岛上没有什么事可做，没有人和我一起做，也没有什么事可期待的。我甚至也不太想念彼特，他不是很会写信的人，而我也不像是马上就要回旧家。彼此不通音信，友情就很难保持。安妮每天跟她妈妈上教堂，我不知道原来可以天天去教堂。派佩儿离开岛上，去诺布山跟她的祖母一起住，安妮说那是因为她也被处罚了，不过派佩儿说那是因为她对我们已经厌烦得要死。

我还是很高兴她离开，这让事情简单多了。我甚至在学校也不常看到她，她有她的朋友。慢慢地，一天又一天，我也有我的朋友。而且，谁想要跟派佩儿讲话！每次看到她，她就告诉我她住在旧金山有多好玩。那真让人不舒服。

到了2月中旬，爸爸把手套和棒球还给我了，不过这些对我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因为没人跟我玩。有一天，我试着邀一些人午休时跟我玩，可是没有史考特，他们不想玩。

吉米是唯一没有被处罚的。他妈妈忙于照顾刚出生的宝宝，我猜她早已忘了这回事，要不就是她太了解吉米，知道那不是他的主意。我跟爸爸之间的事仍然让我很难受，我无法忍受让他失望。可是每一回我想跟他谈谈，他就说："穆思，世事如流水，事情过去就算了。"

唯一一件让我不至于疯掉的事情就是打保龄球。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喜欢保龄球。你滚出一颗球，把东西打倒——这是什么运动啊？不过，我当时显然是完全绝望了，因为只要泰瑞莎的妈妈不需要泰瑞莎帮忙照顾宝宝洛基，我们就带娜塔莉到警官俱乐部的保龄球馆。整天跟一个七岁大的女生耗在一起实在很糗，可是吉米总是在搞他的机械发明，我能怎么办呢？

再就是娜塔莉。自从两个多月前我们惹到典狱长那一天起，到现在她都没有再发作，一次也没有。即使我让她带着纽扣或石头，或者在警官俱乐部里拿着她的牙签，她都好像更轻松、更自在了。

我已经见过凯丽太太好几次了。她是个矮胖的女人，体格健壮，头发的颜色像管道的铅色。我不喜欢她看我的样子，那样子好像要努力找出我的错来。我曾偷听到她跟妈妈说，有时候一个家庭里不只一个小孩会受影响。"我没什么不对劲，你这个老傻瓜！"我想在她耳边大叫。

当然，我没有这样做，我总是很有礼貌。不过妈妈也对她这番话感到不舒服。"别让穆思愚弄了你，"她说，"他比他表面上看起来要聪明许多。"

我到底是怎么了？连我自己的妈妈都认为我看起来很笨？

还有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很习惯跟一堆罪犯一起住在岛上了。跟囚犯住过之后，跟平常人住在一起反而觉得奇怪。甚至当我看见囚犯从船上卸下要洗的衣物时，也觉得那没什么，真的，一两分钟后我就看烦了。

3月底天终于放晴了。天气变得温暖，阳光普照，水泥地的细缝中时不时会有野花钻出来。同时，派佩儿回到了阿卡拉岛，安妮的妈妈也恢复了每星期上两次教堂的日程。

"麻烦来了。"看到派佩儿回来时，爸爸说。

他说得没错。这两个月对派佩儿来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她的脑袋里还是跟以前一样装满了鬼主意。

今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她在操场召集了一次聚会。我和小娜到达那里时，我已经看出派佩儿想搞什么花样了。

"什么事？"我问。

"人没有到齐以前我不说。"

"你要知道，不管你说什么都没人听了。没人想再惹上麻烦。"我说。

"没有人会惹上麻烦。"

"你上次就是这么说的。"

"这次不会违反规定。"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我该为每件事负责？”她一边问，一边向泰瑞莎、吉米和安妮招手，叫他们快点儿。

我翻了翻白眼。

“星期天，”当我们都在西侧楼梯站好之后她宣布，“我们全部都要搭九点三十分的船去市区，然后搭十点的船回来。”

“来回一趟？做什么？”我问。

“艾尔·卡彭的妈妈要来阿卡拉。她预定从梅森要塞码头搭早上十点那班船。”派佩儿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有我，你们怎么在这里生存？”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我问。

“我有我的渠道。”派佩儿说。她塞了一条口香糖到嘴里，然后把剩下的胡乱塞进口袋，没有问我们要不要也来一条。

“你的渠道是……”我问。

“我看了卡彭的信。我什么都可以看，甚至是他都看不到的东西。很多人写信向他要钱，我妈妈都把它们退回去了。囚犯只准收亲人的来信。”

“为什么你妈妈可以做这件事？”

“我爸爸信任她。”

“不想让卡彭的事人人皆知？”

派佩儿点点头。“今天早上我读了一封梅·卡彭——那是卡彭的太太写的信，”她看了我一眼，好像我是唯一不知道的人。“她说卡彭的妈妈预定要搭3月31日早上十点那班船。”派佩儿脸上带着沾沾自喜的微笑，她正等着我们夸她有多么聪明。

“聪明。”吉米说。

派佩儿鞠了个躬。

“31日，早上十点；31日，早上十点。”娜塔莉说。

“我们不会惹上麻烦吗？”

她耸耸肩。“我们想搭船随时都可以搭，会惹上什么麻烦？”

我努力想搞清楚这会让我们惹出什么祸来。我想不出来，一点儿也想不出来。

“我要带洛基去。”泰瑞莎宣布，“这将是历史性的一刻，他得在现场。”

“过去的事情总会成为历史，笨瓜。”吉米说，“而且你不能带洛基去，妈妈绝对不会让你带的。”

“不管我去什么地方，他都要去。”泰瑞莎说。

“他现在就不在这里，对不对？”吉米说。

“好了！”派佩儿把手举得高高的，“吉米说得没错，不要带宝宝来。安妮，你能从教堂里出来吗？”

安妮摇摇头说：“恐怕不行。”

派佩儿往下看。她的舌头舔了嘴巴一圈：“如果你想，就可以办得到。”

安妮的鼻翼动了动，没有说话。

“穆思，你会不会带……你知道的……”派佩儿把头歪向娜塔莉的方向。娜塔莉正安静地坐着，手指头抹过了一块苔藓。“没有冒犯你或其他意思（派佩儿脸上挂着假笑），不过我觉得你不应该带。”

“你知道吗？这不关你的事！”我反击回去。是我来替娜塔莉做决定，不是派佩儿。

22 艾尔·卡彭的妈妈

1935年3月31日，星期日

九点三十分的船靠岸了。派佩儿穿的是去美姿美仪学校的衣服：白色手套、白色帽子、粉红毛衣和粉红蝴蝶结发饰。

我们跳上船。我问吉米：“泰瑞莎在哪儿？”

“她不来了。”吉米说。

泰瑞莎一定是因为洛基不能来，她也不来了。她对洛基有相当强烈的占有欲，就像是她自己生的宝宝一样。

上了船，我们直接往船头走去。我们平常不会站在那里的，但我想要第一个看到在梅森要塞码头等待的艾尔·卡彭妈妈。船开了，我们靠着栏杆，睁大眼睛看着清晨薄雾中的旧金山，好一会儿才稍微看清楚每样东西。我们渐渐地辨认出码头，然后是看起来像人的小点点。这些小点点里有一个就是头号囚犯的母亲。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后头传来一阵微弱的呜咽声。

“什么声音？”那哭声越来越大，我不禁问派佩儿。紧接着就看到泰瑞莎抱着一个用蓝色毯子包起来的、号啕大哭的宝宝从船舱走出来。洛基整张脸胀红得像肉店的肉一样，他的哭声大到连狗都要被震聋了。

“吉米！洛基在这里做什么？”派佩儿大吼。

“吉米！帮帮我！”泰瑞莎喊着。

“你怎么上来了？”吉米问，“妈妈会把你杀了的！”

“她怎么会知道？”泰瑞莎哀号着说，“想办法让他安静下来吧！”她把那个号啕大哭的婴儿塞到吉米的怀里，这动作只能让洛基哭得声更大——我没想到他还能哭得这么大声。

“他哭的时候，妈妈都是带他来回走！”泰瑞莎要求着。

吉米试着带洛基在摇晃的船里上上下下走着。洛基是个大宝宝，吉米好像抓得不大好。

“不要让他摔倒啊，吉米！”泰瑞莎跟在他后头，想把洛基的小胖腿塞回毯子里。

有一次外婆告诉我，宝宝很喜欢车和船的轻轻摇晃，可是洛基并不是这样。当船被拉上码头的时候，他的哭声大到恐怕连他妈妈在阿卡拉岛上都能听得到。

在梅森要塞码头等待的小小人群里只有一个女人，她一定就是泰瑞西娜·卡彭。她是个有张红润的脸和一头灰白鬈发的年长的意大利女人。卡彭太太有着厚实的双肩，穿着暗色老式束腰装，看起来又热又不舒服。我还以为她是个金发女郎，穿着昂贵的皮毛，或是像他儿子一样披着俗艳的金黄色披肩。她看起来就像是邻家的奶奶。

卡彭太太一上船，派佩儿就占住她邻座的长凳，我则坐在她们后面。

“你好。”派佩儿把手伸向卡彭太太，“我叫派佩儿·威廉斯。很高兴遇见你。”

卡彭太太没理她。她正在读一封信，脸凑得很近很近，近得都快变成斗鸡眼了。我不知道她是因为看不清楚，还是因为不想让旁人偷看信的内容，反正这是很有效的掩护。

“不好意思，”派佩儿又试了一次，“不好意思。”她把粉红小皮包掉在卡彭太太的脚上。“啊，请原谅我！”她大叫。

卡彭太太往下看看她的脚，很惊讶地抬头看派佩儿。我希望派佩儿没有在里面放什么重物，把这位可怜女士的脚指头砸断可不太好。卡彭太太捡起小皮包还给派佩儿。

“噢，谢谢你！非常抱歉，我真是笨手笨脚的。”派佩儿说，“既然你注意到我了，我想……”

不过已经太慢了，卡彭太太又把鼻子埋回她的信里去了。

我听到洛基又开始大哭。卡彭太太也听到了，她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当她看见洛基时，整张脸似乎亮了起来，好像有人啪地一声打开了她头上的开关。

“卡彭太太。”派佩儿说，她忘了自己应该不知道卡彭太太的名字才对，“让我介绍宝宝洛基跟你认识。”

卡彭太太没有理会派佩儿，她已经往泰瑞莎的方向走去。泰瑞莎正跟号啕大哭的婴儿奋斗，吉米则用单脚跳来跳去，一边唱着《山谷里的农夫》。

卡彭太太站在泰瑞莎身旁。“噢，宝……贝……”她柔声地对洛基说话，然后轻轻拍拍泰瑞莎，“让我来吧？”她说。

泰瑞莎一直忙着安抚洛基，还没发现这就是卡彭的妈妈。她很高兴地把洛基交给卡彭太太。吉米却犹豫着，好像无法决定该怎么做。

卡彭太太把洛基放在她的臂弯里，像摇大摇篮一样温柔地摇着。这么做仿佛就像施了某种魔法，洛基几乎立刻停止了哭泣。卡彭太太继续摇着，她的笑容又灿烂又和蔼。

“卡彭太太！”派佩儿并不放弃。不过卡彭太太并不理会派佩儿和其他人。她正忙着唱轻柔甜蜜的摇篮曲——我猜唱的是意大利文。对她而言，船上除了那个黑鬈发的宝宝之外，就没有别人了。到阿卡拉这一路上，她就这样一直唱着。

船靠码头的时候，宝宝洛基睡着了。

卡彭太太叹了口气。她把睡得正香的婴儿交还给泰瑞莎，脸上的光芒跟着暗淡了下来。她提上自己的东西，慢慢地往前走。强森警官来接她，跟她说了一会儿话。卡彭太太茫然的表情让我很纳闷，不知道她到底懂不懂英文。接着他带她经过那道金属探测器，探测器马上发出刺耳的警铃声。

“噢噢噢——”泰瑞莎大叫。

“拜托你好不好！”吉米吹着口哨。

“那个老妇人身上带着家伙，她要劫狱！”派佩儿叫着，嘴巴因为惊讶而大张着。

“啊，我的天，洛基，你还好吗？”泰瑞莎紧抱着宝宝。
“你那时候在想什么？还把宝宝交给她！”吉米对泰瑞莎咆哮。
卡彭太太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意大利文，不过看起来好像在哀求警官不要做什么事。强森警官的警棍已经拿出来了，指挥她要往哪儿走。强森警官，现在又加上崔克叟警官，一起押着她到码头下面的小储藏室。其他警卫也过来了，在塔上的波米尼警官也把枪瞄准卡彭太太。
一分钟后，强森警官出来了。“吉米！你妈妈会说意大利语吗？跑步去找她来！快！”
泰瑞莎一听到这话，立刻就带着洛基飞奔上山丘。她才刚消失，麦特曼太太就从楼梯上下来了，她穿着鞋子却没穿长袜，戴着帽子却没穿毛衣。她连走带跑地走下了通往码头的楼梯．消失在储藏室里面。
我们等待着，在三个警卫允许的范围内闲晃。等强森警官和卡彭太太终于出来的时候，卡彭太太衣衫不整，看起来很沮丧。她的目光下垂，麦特曼太太对她说着意大利语，声音很亲切和善。
卡彭太太摇着头，也不往上看，就回到船上，而不是坐上那辆要开往监狱的卡车。
后来我们听说卡彭太太被脱衣搜身。她没有武器，是老式胸衣上的金属激活了探测器。尽管麦特曼太太做了最大的努力，仍没有办法让饱受惊吓的卡彭太太相信不会再有这样的羞辱发生。
我无法忘记这件事。我一直在想当艾尔·卡彭还是婴儿的时候，我敢打赌他妈妈唱给他听的和她唱给洛基听的是同一首歌，我敢打赌他们过马路的时候她会牵着他的手，帮他准备学校的午餐，把他的名字艾尔·卡彭绣在他的夹克上，好让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他的夹克。
我敢打赌她也希望能够再做一回这些事情——如果卡彭还小，而她也办得到的话。

23 她才不可爱呢

1935年4月2日，星期二

上英文课的时候，宾波老师把我跟史考特分在同一组做新闻写作企划，就这么着我们又是朋友了。先是我们开始聊起今年谁会赢得世界棒球大赛。接着，我知道，午餐的时候史考特召集大家打球，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这样认为。要不是我投球的手臂因许久不打球而不灵活了，加上我的时段超烂，不然我可能会很开心。不过我还能怎样呢？过去这两个月以来，我只打过保龄球。
在回教室的途中，史考特说：“我用我多出来的手套跟你换一个囚犯的棒球。你找到那样的球了吗？”
“没有。”
“派佩儿说那些球就那样飞过墙头。”他吹了一声口哨，模仿球飞过的声音，“她说得像是阿卡拉岛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似的。”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派佩儿说话的？”我停下来绑鞋带。

史考特站着等我，一边回答：“有时候上法文课时我们会聊聊。你为什么不想找个囚犯的棒球呢？”

“我不知道。”我把书包甩到肩上继续走。

“她说或许她可以帮我拿到一个，或许。”史考特说。

我停下来盯着他看。“为什么你突然对她这么友善？”

他耸耸肩：“她有点儿可爱，你不觉得吗？”

“不觉得。”我说。

史考特没有说话，他把他的手套往空中一丢，又接住。

“她才不可爱。”我生气地瞪着他。

“好，好，她不可爱。不管怎样，你干吗这么生气？我才是那个应该发火的人呢。”

我踢着草坪说：“你生气我不会怪你啦！”

“派佩儿说你姐姐……不一样。她说除了你，没有人照顾过她。”他很快地瞧了我一眼又把目光移开了。

我耸了耸肩。

“听着，我只是想要一个那样的棒球。”他说。

“它们看起来跟其他棒球一样。”

“喔，所以你的确是有一个了。”

“没有，我没有。”这句话的音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声：“我看过吉米的，只是这样。”

“嗯，如果它们散在四处，我想你可以帮我捡一个。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

“我们当然是朋友。”我说，“没问题，我会帮你找一个。”我对他微笑。

上历史课的时候，鲍格老师开始讨论购买路易斯安那①的事情，我坐着生闷气。

（①购买路易斯安那：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803年美国政府花费两千三百多万美元从法国人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这片土地即是现在美国中部的若干州，总面积达二百一十多平方公里，使当时美国的领土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

我不是为史考特，而是为史考特和派佩儿。他们上法文课的时候是坐同桌吗？为什么以前我都没听说过？我知道他们彼此还蛮友好的，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那么要好。整节历史课还有数学课，我都在想这件事，回家的路上也在想。

妈妈出门后，我把卷起的袖子放下，袖口扣起来，然后抓起娜塔莉的外套。岛上有毒漆树，我可不希望我们沾上。

“好了，小娜，我们走吧。”我打开门，今天要办正事。

我走上阶梯，小娜拖着脚跟在我后头，一边拉扯着毛衣，好像衬衫袖子卡在里面了。

“嘿，小娜。”我折回去走在她旁边。但我一这样做，她立刻停下来不动，除非我先走，不然她不肯往前移动，因为小娜是个爱排单行纵队的女生。“你觉得凯丽太太怎么样？”我问。我正往风大的岛屿西边走，所以我伸长脖子以便听到她说话。

“9868。”娜塔莉回答。

9868？什么意思？噢，对了，那是凯丽太太的地址。“对，没错，9868。”

“不要纽扣，小姐！”娜塔莉说。我低头望着水面。今天算是有浪了，海湾好像不弄出点动静就不算是大海似的。

“对，我知道，她不让你玩纽扣。”不过小娜说“不要纽扣”的方式有点儿怪怪的。

“不腰妞扣，效姐！”娜塔莉又说了一次。这一次我听见了，她正在模仿凯丽太太讲话的方式。娜塔莉在说笑话，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

有那么一秒钟，我看到娜塔莉也笑了。或许只是我自己想象的，那个笑容一闪即逝。

我想要抓住娜塔莉，抱着她跟我一起待在这里，不要再往下走了。我喜欢这样跟她说话。接着有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一闪——凯丽太太真的帮上忙了？

“那么，娜塔莉。”我用对待一个正常姐姐的方式和她说话，“你对两个人在法文课里一直讲话有什么感觉？”

“两个人讲话。”她说。

“对，没错。”

她停下来看着我，直盯着我，然后她耸了一下肩膀。好吧，我可能看错了，不过我喜欢这么想，即使不是真的。

“好吧，小娜。”我说着，眼睛一边从休闲广场的墙扫视到铁丝网围栏，再看到我们所在的这座山丘。“我们要找棒球。”我等着海鸥安静下来，“你知道的，就像我的一样，对不对？”

“一条线镶在中间……”

我笑了，“没错。我们在这些灌木丛里找棒球。娜塔莉找棒球？”我说。

娜塔莉抬头去看天空，好像球会从那里掉下来似的。

“嗯，不是这样，要往下看这里。”我在灌木丛里到处拨弄，让她知道我要她做什么事情。

娜塔莉用舌头舔着嘴唇，好像这件事要耗费她所有的注意力。

“好吧，跟我来。”我绕来绕去地走上陡峭的山丘小径，开始挑灌木丛间的小路走，并努力让走出的路线形成图案。娜塔莉喜欢有图案的东西，也许她会跟上来。可是很难维持这样的图案，因为灌木丛很密。我抬头又看了看休闲广场的围墙。爸爸说棒球场就在这个角落里。我继续在矮树丛间找着。

娜塔莉没跟上来。她正坐在山丘边的一堆鹅卵石旁。她一一把它们排好，看起来像个算盘。我猜不出她在做什么。看起来很复杂，不过比冒着被灌木丛刮伤的危险、在里面找棒球好玩多了。有时娜塔莉比我要理智。

我搜寻完一小块区域，抬头看看那片铁丝网围栏。我的眼睛顺着铁丝网一路看到连接休闲广场水泥墙的地方。

现在我看得到警卫塔了，可是警卫应该看不到我。我往下看看娜塔莉，她全神贯注在那些石头上。

我不想让派佩儿帮史考特找到棒球，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就是不想。我重新搜寻每一丛灌木下方，踢开底层的叶子。现在我面对着铁丝网围栏了。休闲广场的墙是坚实的水泥……也许有五米高吧。可是就在铁丝网连接水泥墙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缺口。

山体表面已经破碎了，在围栏和山丘中间形成了个空隙。这是新的吗？山坡被连日的阴雨侵蚀了吗？我心跳得好厉害，都快跳到喉咙来了。

我再往下看看娜塔莉，她一点儿也没动过。要是我再往上面去，就看不到她了。可是我更清楚，要是她已经安静下来，就别去打扰她。

我只要快一点儿，花个几分钟看一下。一分钟，就够了。可能有一个球就大剌剌地躺在那里等我。我知道这个念头不靠谱，可是没关系。“围栏有个缺口”这件事就像块磁铁一样吸引着我。

它就是块磁铁！

24 像个正常的姐姐

同一天——

1935年4月12日，星期二

我花了比预期还要久的时间才到达那个缺口。山丘既陡峭又湿滑，往上走的时候还有石头、岩片、泥土等滑塌下来。可是警卫看不到我，山丘的缝隙阻挡了他的视线。

到达围栏那个缺口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得去。想知道有没有球在那里的唯一方法就是查看灌木丛下方。但是我没办法这么做，要是我卡在围栏下面怎么办？

我希望能够看到娜塔莉。我应该直接回去，忘掉这一切。这时我却在一块石头上看见一道灰白的微弱闪光。是个棒球吗？我找来一根树枝，看看能不能把那颗球拨过来。可是球没有那么近，唯一能确定那是不是球的方法，就是从围栏下面穿过去。

我坐在一块隆起的地面上，伸出脚，很快地往前滑，让我的膝盖滑过围栏下方。我耽搁太久了，得查看一下娜塔莉。我不禁慌张起来，赶紧滑了回来。可是我又想到爬上来有多困难，如果我回去看看她，又要再爬那段土石，得花上两倍的时间。妈妈不是说过吗，我应该像对待正常姐姐一样地对待娜塔莉，我决定不去查看一个正常的姐姐。

我又把脚伸到围栏下面，现在已经到腰部了。锯齿状的铁丝戳到我的肚子，我闪了过去。接下来的问题是我的宽大肩膀。“橄榄球肩。”我叔叔狄恩这么形容我的肩膀。我扭啊扭的，一寸寸地把头转向一侧，蜷起身子钻过去。

我冲过去准备拿球，靠近时我却慢了下来。我的喉咙紧了起来，那不是一颗球，那只是一片圆纸板。我把它翻过来，后面写着“圆，珍娜·崔。”珍娜·崔克叟。那是幼儿园的作业。

我非常生气，想要把那个圆纸板撕掉。但我没这么做，我把它塞进口袋里。然后我想到了娜塔莉。我想起爸爸说过的“降低你的损失”。我要直接回到她那里，只是我得再偷偷查看一两个地方。冒了这么大的危险却没找到什么，这让我非常不舒服。派佩儿会帮史考特拿到球，而史考特会认为我根本连试都没试。史考特和派佩儿，派佩儿和史考特。可是我所找到的只是泥土、树枝、石头和叶子，还有那个圆纸板。

我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傻瓜。我从下面爬回去，手被围栏刮伤。这时清点囚犯人数的铃声响起来，我暗自庆幸：至少我没被卡住。铃声？我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根本就不应该把娜塔莉一个人留在那里。有雾的日子，他们不会让囚犯工作。今天有雾吗？

我以最快的速度滑下山坡。她在那里，她正低头看着那些鹅卵石。她忙着将石头分类，她的确是在将石头分类。平安无事。我深深舒了一大口气。

我站在娜塔莉身边。她没有抬头。

“嘿，小娜。没事吧？你一直在玩游戏，对不对？”

“105。”她说。

“105?”我问。雾笛再度响起时，我用力喘了口气。“这是你拥有的石头数目吗？哇，那真的很多呀。”我希望她没打算要搬105块石头回家。我再细看，她大约有三四十块石头，和105这个数目一点儿也不接近。

我抬头看看鸟，有15只左右。不过当我在围栏那边的时候，可能有一大群鸟停在这里过。她可能数了105只鸟。当然，那很简单。

“有很多鸟啊？105只，哇！”我说。

她抬起头，不再看着那些石头。从她头部细微的动作判断，我看得出来她正在数海边的鸟。

“坏穆思。”她说，“13只。”

“现在13只，刚刚有105只。它们来了又走，对不对啊，娜塔莉？”

“13只。”她被激怒了，好像我极端愚蠢似的。“娜塔莉数13只鸟。”

“好吧，好吧。”我说，“13只。”

25 我的缺口

1935年4月24日，星期三

现在在学校，每天午休时间我都跟史考特打棒球。虽然他没有再提有关囚犯棒球的事，但我知道他还想那件事，因为派佩儿告诉过我。她问我是不是要帮史考特找颗棒球。她不只问了一次，每次我都假装没听到，可是我和娜塔莉每天都去找。我画了一道球从监狱围墙里飞到外面可能的弧线。我和小娜在靠近东北角的水塔附近连续找了三天，我觉得我好像用十字镐把这个地方翻了一遍，可是还是找不到。

小娜真的帮不上我的忙，但是她也没有妨碍我。她坐着数石头或树枝，有时候是数鸟。我让她坐在我想查看的那块地的正中央，以便随时

注意到她。我们处得很好——我跟小娜。和她一起待在这里让我觉得很安心。有时候我甚至会告诉她我的苦恼，我不知道她明不明白，可是她很安静，像是听进去了似的。

我还会去的另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缺口。昨天晚上我梦到史考特找到了那个缺口。那是我的缺口，一想到史考特发现了我的围栏，钻过我的缺口，找到我的球，我简直就快发疯了。

今天下午老师们要开会，所以我们提早一个小时放学。我希望妈妈不知道这件事。可是回到家，我看得出来她知道了。

她就像平常一样，要到市区上课。她一出门，我就带着娜塔莉直接朝缺口走去。她穿着有蓬蓬袖的绿衣服，上面还有皱褶花边。那是一件十岁女孩穿的衣服。娜塔莉穿起来很傻，她年龄太大了。

我们穿越操场，放假回来的安妮和泰瑞莎都待在那里。安妮说：“嘿，你最近去哪里了？想不想打打球啊？”

“现在不行。”我说。

“你要去哪里？”泰瑞莎从她正忙着的卡片中抬起头来。卡片上写着：机关枪凯利。

“噢，你们知道的——找囚犯的棒球。”我说。

安妮惊讶得眉毛都扬了起来，“我以为你不在乎那个……”

“嗯，我不在乎，以前不在乎。但现在我在乎——在乎一点点。”

“为了派佩儿？”安妮问。她的嘴角抖动着，好像要忍住笑一样。

“为了我自己。”我反击回去。

“你在那一带永远找不到棒球的，不过你继续找吧。”安妮说。

我认真地看着她。“哪里可以找到棒球？”

“这可问倒我了，我只知道棒球不会常常飞过来。”安妮说。

“你是怎么找到棒球的？”我问。

“爸爸拿给我的。”

“派佩儿也是这么得到的吗？”

“我不知道。”安妮说。

“我可不可以去？”泰瑞莎问。

“我以为你得先要把手上的事干完。”安妮说。

泰瑞莎看看我，然后看看安妮。她咬着下唇。

“你想去就去。”安妮对她说。

泰瑞莎摇摇头说，“我们得干完。”

“如果你等一下想要玩棒球的话……”安妮对我点点头。

“当然好。”我一边说，一边和娜塔莉往楼梯走。我们头上有六七只鸟跟着她。我发誓岛上每一只鸟都认得娜塔莉。

我们在温室附近停下来，就在休闲广场墙壁的西南方。这件事我们已经做得很顺手了，娜塔莉和我。某些方面她很好预测，就像是个时钟而不是人类。我把她跟一大堆石头放在一起，她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这是个温暖又晴朗的春日，我觉得很快乐，感觉像是要有好事临头。不管安妮说什么，我今天会找到一颗棒球的。我甚至开始吹起《带我去看球赛》这首歌的口哨。

到达西侧那块地的时候，我注意到了露台。那儿新种满了一排排整齐的粉红色、黄色和紫色的花朵。隔着水面，我遥想着金门大桥不知道

建得怎么样了。他们的进度很慢，看起来总是一样。海湾大桥也是，虽然我从这里看不到桥。

娜塔莉小心掰开她的全麦饼干三明治，自己吃了一半，把另外一半丢给鸟吃，然后才开始收集石头。她对收集石头可是情有独钟，好像这是她的职业一样。我开始往山丘上爬。

到了围栏的缺口，在钻过去之前我先把山坡的土蹬掉了一些。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好了，我进来了。“穆思，聪明一点儿。”我告诉自己。我要遍寻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慢慢地、小心地查看每一丛灌木下方，在走过的路径上做记号，这样才不会搞不清楚哪些已经搜寻过，哪些还没有搜寻。“慢慢来。”我大声地说，“专心工作。”

翻翻找了好一阵子，我就开始泄气了。没有棒球！不公平。我每个步骤都正确，我找了又找、找了又找、找了又找。什么都没有、没有、没有。

或许这里就是一个棒球也没有——我是第一百次这么想了。或许这根本就是白白浪费时间。我从围栏下面滑回去，这次滑得太快了，围栏扯破了我的衬衫。

我滑下那片岩石。一只海鸥正在泥土里啄食着剩下的全麦饼干碎屑。五堆石头依照大小整齐地排列着。可是娜塔莉……娜塔莉人呢？

26 囚犯的棒球

同一天——

1935年4月24日，星期三

“娜塔莉。”我努力想喊出她的名字，但喉头却锁得紧紧的，没有发出声音。我跑下山坡，手慌乱地挥舞着，岩片被我抓的直往下滑落。

她一定在这里，也许她出去找石头了，肯定是这样的。我往下看着遍布岩石的海滩附近，一只螃蟹急忙从岩石下方逃走了。渡轮上的人正在大笑，虽然距离很远，可是声音很大。她不在那儿。红莓灌木丛那边，没有；即使温室旁边，也没有。我要往哪里去找呢？

我停下来聆听。有个声音……听起来……在我后面。

我转过身循着声音的方向跑去。“娜塔莉？”我冲过灌木丛，立刻看到了她，她正跟一个人坐在石头上。一个男人，他穿着厚棉衬衫和厚棉长裤。一个囚犯，娜塔莉正跟一个囚犯坐在一起。

尖叫声卡在我喉咙里，噎住了。盯住，不要眨眼，不要眨眼。

那个囚犯正在微笑。他掉了颗门牙。他的头发有梳子梳过的痕迹，我很纳闷，犯人明明不准涂发油。突然间这点似乎很重要，为什么他要抹发油？也许他不是囚犯。拜托，老天爷，不要是囚犯。

我甚至还没注意看娜塔莉。我不敢把视线从那个穿厚棉衬衫的家伙身上移开。不知怎的，我觉得我可以用这种方式保护她。可是现在我也

注意到她了，她正在微笑。小娜有时看起来很不安，有时悲伤或愤怒。她最好的表情就是“感兴趣”，而现在，她是看起来很快乐的姐姐，娜塔莉·佛莱纳根。

“嗨，穆思。”那个囚犯的声音沙哑且高八度，像是女人的声音。

“你想要这个？”他把手伸到遮盖住腿的外套里面。他有枪！我喘不过气来，他要开枪了！接着我看清了，脑子恢复了意识，那不是一把枪。

那是个棒球。

突然间，我的喉咙拉开了。“离——开——快离开！走开！走开！那是我姐姐！离她远一点儿！”我尖叫着，四点钟的清点人数的哨音也正好吹起，那个囚犯跳了起来。娜塔莉脸上的微笑就像受惊的鸟一样，溜走了。

“小伙子，轻松点儿。我拿到你要的棒球了，对不对？”那个囚犯说着，对我点点头，接着转向娜塔莉，说：“再见了，甜心。”他合起娜塔莉的手掌，让她握住棒球，然后迅速地走开了。

“不要！不要叫她甜心。”我大叫。他的步伐不整齐，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然后我看见印在他厚棉衬衫背后的数字：105。

27 白痴

同一天——

1935年4月24日，星期三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大声说出这句话，好压住我脑海里的一片嘈杂。我的牙齿就像受寒一样的上下打战。他们只是坐在那里，没有一条法令禁止这样的行为。但是我没办法忘记典狱长在我们刚搬来时说的话，“这些囚犯有些人已经十年或十五年没看过女人。你已经大到能够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了……”我才离开两分钟或三分钟。就这么久，就——这——么——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些字像是车轮滚动一样，在我脑子里转啊转啊。

其实时间比三分钟还要久，久很多。我正好在三点钟清点人数的哨音响之后离开，四点钟哨音响之前回来。我大概离开了四十五分钟。不对，三点钟哨子吹了很久之后我才离开，只有十分钟，就这么久。

镇定下来——我告诉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的脑海闪过油头囚犯握着我姐姐手的画面，我觉得一阵恶心，嘴里有牛奶馊掉的味道。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在那儿。

我十分沮丧，几乎没注意到自己正往哪里走。娜塔莉拖拖拉拉的，她想慢慢走。我用力拉她，我才不管她想要怎样。

我们几乎快到西侧的阶梯了，而我根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的，我一路上好像都在做梦。

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怎么知道我在找什么？既然他身上带着那

个棒球，他一定早就晓得了。105，就是那个不合理的数字。白痴，我是个白痴。娜塔莉上一次一定跟他说了什么，上一次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有可能吗？那时他一定在我看到他之前就离开了，或许今天他也想这样。可是他带了棒球，以防万一。我猜，他以为可以收买我。

我用力紧抓着娜塔莉的手臂，感觉像是握着一根骨头。她极力想把手臂挣开，但我不打算放手，绝不。她突然停住，不让我半拖着她走，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不这样抓着，她也能好好地跟着走。但是我连这么一点儿自由都不会给她。“你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事情的第一步该怎么做吗？”我大叫，“快点儿！你难道就不能跟我一块儿走一次吗？”

快到了，快到了。我快哭出来了，当然我绝不想在外头哭出来。我祈祷泰瑞莎不在那里，我不希望看见她坐在我家门口。转了弯到我们家那栋楼时，我的心沉了下来。

有人在那里——派佩儿。噢，天啊，正是我“需要”的人！

派佩儿的帽子歪向一边，她用眼角瞥着我。

“你在对娜塔莉发脾气，你对她大吼大叫。”派佩儿说。

“我没有。”

“有，你有！我听到了。你以前从不对她大吼大叫的，怎么了？”她质问我。

我不理她，眼睛盯着门把，心里真希望能把派佩儿赶开。

派佩儿看着娜塔莉。娜塔莉正用下巴在肩膀上摩擦。摩擦的速度比平时还快，好像她也很沮丧似的。是我让她如此还是那个105?她跟那个油头囚犯在一起似乎很开心，所以大概是我吧。

“我的天啊！”派佩儿吹了一长声口哨，“你找到了一个棒球。那是我们岛上的棒球，对不对？”

她朝娜塔莉伸出手。

娜塔莉对她自己的东西看得很重，她绝对不会把石头或纽扣给任何人的。我以为派佩儿免不了要经历一番争夺。可是没有，娜塔莉把棒球放在派佩儿手里，再顺从不过了。

“你们在哪里找到的？”

我没有看派佩儿的脸。我差点儿为了那个蠢棒球而让姐姐成了人质，我不要碰那个棒球，它很脏。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个棒球的，派佩儿比随便哪个人还要坏上十倍。我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105。”娜塔莉说。

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血液正从我脸上流出去，我头昏眼花。拜托，派佩儿，跟我之前一样猜不出来吧。

派佩儿皱着眉头，她努力想要弄明白。不要想出答案来，不要想出答案来。我祈祷着。

“什么105?”派佩儿问。她把帽檐往后推了推，似乎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她专心地看着娜塔莉。

娜塔莉没有说话，娜塔莉乖。

“我们得进去了。”我摸到门了，感觉很好，我几乎可以听到门重重关上时发出的声音。

“别这样嘛！什么105?那是你们所找过的地方的数目吗？什么

呀？”派佩儿问。她坚定地站在我和门中间。她双手交叉在胸前，衬衫塞在工作裤里。即使我这么心烦意乱，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是觉得她很可爱。

“我好几个月没有听见棒球飞过来的声音了，我不认为你能找到球。”派佩儿说。

“真谢谢你。”我哼了一声，“你早该告诉我了，你老早就知道我一直在找球。”

“现在我也变成你的保姆了吗？”

“口袋。”娜塔莉说，手拼命抓着肩膀。

“口袋？”派佩儿问我。

平常我不喜欢别人透过我跟娜塔莉讲话。我不是耍口技的，娜塔莉也不是我的玩偶，可是今天我希望她安静。“她说那个词没有任何意义。”我撒了个谎。

“黄纽扣。”娜塔莉说着，从她的口袋里拿出两个纽扣。

“娜塔莉很烦，我们得进去了。”我试图把派佩儿挤开，可是她丝毫不让。

“娜塔莉，站住，你得告诉我。”派佩儿又把手臂交叉在胸前。她自以为了不起，不过娜塔莉根本不在乎派佩儿是谁的女儿。

“105。”娜塔莉说。

“一百零五个纽扣吗？”派佩儿斜着眼睛看看娜塔莉，看看我，又看看娜塔莉。一个微笑慢慢从她脸上浮现。“噢，我的老天爷，你不会是说……”

我扭转门把，努力想用膝盖撞开我家的门。

“你们让囚犯给你们棒球，对不对？你们怎么办到的？到底谁是阿卡拉105号？一个在码头的人吗？我一定要知道！”

我打开门，想用力把娜塔莉拉进来，让派佩儿留在外面。

“是不是警官俱乐部的侍者？是不是？”

“娜塔莉，进来！”

“哇！穆思，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做出这种事！”她笑得很开心。

我怒火中烧，勉强克制住自己不要揍她。我把娜塔莉推进屋里，然后挤过派佩儿身边。

“你拿什么跟他交换那个棒球？”派佩儿问。

我的肩膀已经挤进去了，我正试着把门关起来。如果我可以把派佩儿的手指头扳开就好了。

“别这样嘛！你一定给了他什么东西？”派佩儿问。

“移开你的手，闭嘴！”我大叫。

“这真是太惊人了！”派佩儿说着，眼睛闪着亮光。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兴奋。“想想他或许也可以拿到亲笔签名呢，穆思？艾尔·卡彭的签名可值上一大笔钱呀！事情才刚起头呢，穆思！”

“不对！一切都结束了！”我冲着她的脸大叫，重重关上了门。

28 在她这年龄算高的

同一天——
1935年4月24日，星期三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全盘托出。跟妈妈谈，跟爸爸谈。告诉他们，他们会懂的，这是个意外。三分钟，最多五分钟。妈妈说要像对待正常姐姐一样对待小娜。我理所当然会暂时离开一个正常姐姐五分钟，妈妈不会生气的，我们会一起想出正确的解决办法，所以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我听到妈妈在平台上的脚步声，她冲进门。

“你看，穆思！”她挥舞着一份报纸，“啪”地把它放在桌上。“看到没！我不是告诉过你他们的课程有多好吗？世界有名呢！你看这里写的。”

心智不足儿童的新希望——标题这么写着。有一张波第先生站在艾斯特·马利诺夫学校前方的照片，以及一个男孩的近照。照片的说明上写着：汤姆，十岁。来到马利诺夫时不会说话，现在他能用简单的句子说话，且阅读能力达三年级程度。

这篇文章还引述专家的话：

这项课程相当杰出。它是一所以行为学家艾莫·宾德经营管理的瑞士学校为典范而设立的。我简略读到下面，看见波第先生说的话。波第先生说：“我们严格挑选入学的学生。我们提供少许的名额给能真正接受这项课程的孩子。孩子在七到十二岁时入学，一般在十八岁时毕业。”

波第先生认为娜塔莉几岁？他真的相信她十岁吗？

妈妈已经摘下她的帽子，脱下绿外套，开始准备晚餐了。每隔一会儿，她就会回到桌边来读读那篇文章，好像那张报纸是个暖手炉，要不时地暖暖她那冰冷的手一样。

“妈妈，我想跟你谈谈。”我说。

“好啊，亲爱的。”她微笑着，“我等不及要告诉你爸爸这个消息！而且，你知道吗……”妈妈拍了拍手，“凯丽太太说娜塔莉真的有进步。她要帮娜塔莉写封强力推荐信。她是这么说的，强力推荐喔！”妈妈过来拥抱我，她实在太开心了，如果桌上的盐罐高一点儿的话，她也会拥抱盐罐的。

“你姐姐就快没事啦！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妈妈，”我说，“他们说不接受十二岁以上的小孩。”

妈妈呆住了，她一动也不动，看起来好像已经停止了呼吸。“娜塔莉十岁，穆思，你知道的。”她的声音里有难言之隐。

“她不可能连续五年都十岁。”我小声地说。

“穆思！”妈妈大叫，眼睛直视着我。

我记得当波第先生询问娜塔莉是不是十岁的时候，他脸上那个奇怪的表情。我脑中浮现出娜塔莉和那个成年男人手牵手的画面。“妈妈，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说。

“她在她这年龄算高的。什么事让你为难吗？”

我眼睛看着那篇文章，说：“我需要跟你谈一谈。”

“好，等今天晚上我们再聊，你爸爸随时会到家。我不是说过了

吗？”她用力放下平底锅，锅子跟长桌碰撞出尖细的声响。

现在我却希望什么都没有跟妈妈说过，我应该只跟爸爸谈的。

爸爸一进门，妈妈就急忙跑过去对他说：“肯姆，你看！”她把那篇文章递给爸爸。

“这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啊。”爸爸同意地说。他把妈妈揽在臂弯里，在厨房跳了一下吉格舞。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往我的房间走去。

“嘿，穆思。”那天晚上，等娜塔莉上床睡觉了，爸爸对我说，“妈妈说你想跟我们谈谈。”

“没错。”我说，一颗带着罪恶感的心在胸膛里怦怦跳。我合上书本，心里希望他们早就忘记了。

“我觉得小娜到处跟着我并不安全。”我说。

妈妈瞪着我，好像不敢相信我刚刚说的话。“可是，穆思……她进展得这么好。凯丽认为我们不应该做任何改变，因为跟你们这些孩子在外面玩，和她一对一互动最好，或许可以……”

“出事了。”我脱口而出。

他们等着我继续说下去。

“出什么事了？”爸爸问。他温柔地摸摸我的手臂。

我的心乱糟糟的。我要怎样告诉他们而又不真正让他们知道呢？“我觉得她在这座岛上并不安全。她不懂事，这样很危险。”

“发生什么事情了？”爸爸又问了一次。

“有个囚犯今天注意到她了。”我说，这些字句好像带着大石头往下沉。

爸爸叹了一口气，把一根牙签塞进嘴里。“我不能说我非常惊讶，穆思。可是我了解那会有多让人心烦。”

妈妈生气地瞪着他。“有个囚犯对她吹口哨。就这样？你姐姐是个漂亮的女孩。我倒希望有小伙子对我吹口哨，哪怕我每次都给他们一分钱呢。我们不要把真正重要的事情给忽略了。”

“亲爱的，等一下。”爸爸抓住她的手臂。

“不对，你等一下。娜塔莉越来越好了。你知道她昨天说了什么吗？她说：‘你让我难过。’你以为我喜欢让她难过吗？我没有。可是她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59031乘以59032是多少。’‘1914年的5月16日是星期三吗？’这是她以前说的话。她从来不说你——不是妈咪——是你，一个代名词。从小到大我一直努力要让娜塔莉使用代名词。还有感受……她说出了她的感受。娜塔莉在跟我们沟通……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啊！现在她不可能会被艾斯特·马利诺夫拒绝的……”

“妈妈，那很危险。”

“危险？这座岛上的任何危险，都不会比让她待在她自己的世界里还危险，连一半的危险度都不到，也不到四分之一，甚至连十分之一也没有。所以，我不会——你们两个听清楚了——我不会改变娜塔莉生活里的任何一丁点儿东西！事情进行得太顺利了。还有，穆思，我不会让你整个下午都和她待在家里生气！”

这太让我伤心了。我不敢相信她说了这些话。“我到哪儿都带着她！

我没有生气！”
“没有，当然没有。”爸爸的手贴在我的脖子上，“你是娜塔莉能进展得这么好的主要原因，你妈妈跟我都了解这一点。”
妈妈生气地瞪着爸爸。她现在真的非常生气，不过我也是。不管我多么努力还是永远不够。她走出房间，又走了回来。“马利诺夫的入学面谈再有四个星期就到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不想让事情出任何差错。”她的声音变了。
“亲爱的，镇定一点儿，不会出错的。”爸爸说，“不会出错的。”
“穆思。”他转身面对我，“谢谢你让我们注意到这件事。不过我需要单独跟你妈妈谈一下。”

29 乖乖牌囚犯

1935年5月1日，星期三

这一周我尽我最大的努力离派佩儿远远的。可是我越是避开她，她似乎越想要靠近我。
“她在策划某件事情，你得小心点儿。”星期一安妮这么告诉我。
星期三我发现派佩儿给了史考特105号的棒球，然后她就不再跟史考特说话了。我猜她再也不需要他了。史考特似乎也不在乎，这点更让我吃惊。“你可以跟她在一起，穆思。”我们为午休球赛热身时，他告诉我，“她的麻烦大过于她的价值。”
“噢，真好啊。”我说，“真谢谢你。”
“反正我觉得她已把目光转移到你身上了。”他说。
“她才没有。”我告诉他。
史考特点点头：“你也喜欢她，你自己很清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喜欢一个像派佩儿那么令我讨厌的人。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那么，穆思，我们是朋友，对吧？”下课钟响后，派佩儿趁我从厕所出来时把我堵住。
“随便你说，派佩儿。”我捡起我的书，走到门外灿烂的阳光下。
“朋友要互相帮助，对不对？”
我不喜欢这种腔调。
“我需要你帮忙。”她碰了碰我的手。
我闭上眼睛，从嘴巴呼出一口气，加快脚步。
她跟上我的脚步。“我想要你帮忙的是跟105号有关的事。你现在有门路了，娜塔莉也有啦。”
“你不讲信用！”我严厉地对她说。
“穆思，等一下！别这样嘛！”
“我不想跟你讲话，派佩儿。我就是不想。”我继续低着头快步走

路。

“这也能帮上你的忙啊。不然的话你会一直很纳闷，你永远不知道娜塔莉跟105号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那儿。”我撒了谎。

“没有，你不在。”她说。

“把你的头塞进马桶里吧，派佩儿。”我冲着她的脸大叫，并穿过马路好甩开她。她怎么会知道每一件事呢？

“听着！”她跟上我的步伐，连哄带骗地继续说，“穆思，你一直为这件事情心烦意乱，对不对？这件事是可以解决的呀。我们让娜塔莉去跟105号见面，再暗中监视他们，这样你就会知道了。如果105号有什么企图，你就可以揍他，对不对，穆思？那样感觉不是很好吗？”

“对我来说，105并不存在。”

“我们差一点就跟着卡彭太太进牢房了。”派佩儿说。

“不对，我们没有。”我说。

“要是他们找吉米或泰瑞莎来翻译，而不是找麦特曼太太呢？他们就必须带吉米到牢房去，因为囚犯不准用外国话和访客谈话。”

“要是、要是、要是，根本没有一件事差一点儿就发生。”

“你没有学到什么吗？只要人在那里就好。只要靠得够近，就会有机会。要想接到球，就得在球场里！就用105号为例试试看吧。”她又试了一次。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大喊，并在人行道中间停了下来。

“娜塔莉肯定知道，她一直在讲105。”

我生气地瞪着她。“你又怎么知道？”

“有一天她跟你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听到她说的。你妈妈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可是我知道。”派佩儿说。

我的脖子变得僵硬，几乎无法转动。“她喜欢数字，就这么回事。她总是说数字。”我又开始走路。

“噢，是啊，真是对极了。听着，只是跟那个105号讲话有什么损失吗？”

“没有损失，你去做啊！不需要靠我，也不需要娜塔莉。”

“啊、啊、啊、啊。”她发出一个恶心的声音，冲到我面前来。

“呃，你不需要。”我横跨一步避开她。

她又冲到我前面。她脸上有种奇怪的表情，两眼往左边看，又没有特别盯着什么东西。

“干吗？”我问。

她搔了搔背。“这个嘛……”她叹气。

“这个吗什么？”

“我想要跟105号讲话，可是他不肯跟我说话。”

“别开玩笑了。你知道，连卡彭太太都被你迷住了呢。我是说，把你的皮包掉在她的脚上，真是高招啊！”

“闭嘴。”

“那家伙以前到底做了什么事？杀人？绑架？”我忍不住这么问。

“我不知道，不过他只剩下一年了，甚至不到，我想半年吧。这就是为什么他有那么多自由的原因。他们知道只剩下六个月他不会跑了，不

值得冒那样的险。你认为他们会让那些老囚犯四处逛逛，种种花草吗？再加上那个家伙——他们叫他洋葱，因为他那油兮兮的头发使他看起来像颗洋葱已经累积了一堆优良记录。他很像乖乖牌的童子军。”

“乖乖牌？”我问。

“有点儿像你——来自草根家庭的乖乖牌囚犯。”她微笑着。

“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看过我爸爸的档案。没找到那家伙为什么进来的资料，可是我知道他在做园艺工作。我去了花园，他在那边。当然了，如果小娜可以找得到他，我也可以。”

“小娜并不笨。”我大叫。

“我说她笨了吗？”

“你说啊！说她不笨。”

“她不笨。”派佩儿耸耸肩，我们又开始走路。

我知道我不应该再跟她说话了，可是我忍不住，我想要知道：“他真的是个乖乖牌？”

“对。”派佩儿一边说着，一边上下打量我。

我想到派佩儿是个骗子。即使是这样，她说的还是很有道理。他们何必冒着犯人可能逃跑的风险呢？“如果他不跟你说话，你凭什么认为他会跟娜塔莉说话？”我问。

“因为他们已经说过话了，白痴！”

“天啊，派佩儿，你为什么要探听这件事呢？”

“你何必急成这样？”派佩儿问，并把书换到另一只手臂。“她没有怀孕，对吧？”

“派佩儿！拜托你好不好！”

“你知道男女之间的那档事，对不对？”

“闭嘴，派佩儿！闭上你的嘴！”

“至少你问过她了吧？”

“你听好，你太过分了。”我做了一个摆平的手势，“我只是想让她在马利诺夫学校面试之前平安无事。”

“然后呢？”

“然后她就会入学、会有更大的进步，从此我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要是她没有通过呢？我是说，她以前不也没有通过吗？你为什么觉得她这次会通过呢？”

这是我们全家人都在逃避的问题。光是听到派佩儿提出这个问题，就让我觉得自己不忠诚。

“她会的。”我说。我的声音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蹦了出来。

派佩儿扬起眉毛打量着我。“监狱地下室有间小礼拜堂。如果她没有入学，也许她可以跟105号结婚。他快出狱了。”

“派佩儿，闭嘴！”我大叫。

“随便你怎么生气，不过我觉得那相当合理，他们可以生宝宝。”

“闭嘴！”一股怒气冲了上来，让我想要掐住派佩儿的喉咙。

“你至少可以告诉我，如果她能入学，还要多久才开始上课吧？”派佩儿问。

“我不太确定。”
“所以我们最好快点儿行动喽！”她说。
“派佩儿，算了！”
“你难道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她的眼神锐利，似乎要往我心里头钻。
“那样不安全，派佩儿。”
“为什么不安全？你人就在那里。我们都会在那里。”
“天啊，你到底想怎样？”我生气地瞪着她。
“我想要跟艾尔·卡彭见面。”
“他只是个很普通的家伙，某个乖乖牌罪犯洋葱小子，不是艾尔·卡彭。”
“没错，可是这是个起头，谁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我瞪着派佩儿，那双斜视的眼睛、那张可爱的电影明星嘴巴、那头长长的直发。我知道了，这不只是和艾尔·卡彭有关。“你喜欢玩火。你就爱跟这些囚犯的事瞎搅和，对不对？”
“你不喜欢吗？”
我看着海，海上尽是繁忙的渡轮和渔船。“连你的一半都不到。”我说。

30 眼睛

1935年5月7日，星期二和5月8日，星期三

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告诉妈妈有关105号的事情。她会说难听的话，不过之后就没事了，我就不必再担责任了。我可以回去当个小孩——就像我搬到这个遍地鸟粪的蠢岛之前那样。娜塔莉会很安全，我们全家也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要不是为了爸爸，我会立刻这么做。
我不能再让他失望。
我拼命想要忘掉这件事，努力克制我内心的烦乱，可是只要娜塔莉喃喃念着“105”，我就又重新回到心烦意乱的状态。她一直有个“每周数字”（爸爸说的）。平常多是她收集的纽扣数目，或是妈妈衣柜里的鞋子，或是抽屉里的线轴。打从我把她搞丢那一天开始，她的数字就一直是105。
“105!”她几乎每天都在说这个数字，她把手放在门把上，尽全身力气要出去。可是我总有办法让她留在家里。我让她玩纽扣，当她坐在门边时，我会喂她四块柠檬蛋糕。

星期二妈妈回家的时候，好像知道我们又待在家里了。当然，在妈妈从码头走上楼梯之前，我就已经想办法把娜塔莉跟她的纽扣分开。即使如此，妈妈还是知道。而娜塔莉一口晚餐也不吃的时候，爸爸也知道她被柠檬蛋糕撑饱了。

我在爸爸身边走来走去。当他说他晚餐后得帮典狱长做件事的时候，我主动要求跟他一起去——实际上是哀求他，我不想跟妈妈单独在一起。可是爸爸说他不能带我去。监狱厨房的什么东西出了毛病，那里是不准我进去的。

“穆思！”爸爸一离开，妈妈就开口了。

“我有很多功课。”我说。

妈妈点点头。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打算告诉她的话都在我的脑子里。事情的真相是，我看见我姐姐跟一个囚犯手牵手。他们单独在一起，两次？三次？我甚至不知道多少次。我在那个地方找过六七次棒球。

我希望让妈妈了解这件事比她想的还要复杂许多。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似乎办不到。

妈妈没有因为我们待在家里的事情发火。她一个不满的字也没有说出口。她不必说任何话，空气里就带着她的谴责了，我呼吸的时候就感受得到。

我们都待在原地，完全没有向对方靠近，好像互相排斥的磁铁。

第二天，妈妈一关上门，娜塔莉就开始说她前一整天都在说的话——“105”。

“不要，娜塔莉。今天不要，今天我们玩纽扣。”我说。

可是纽扣不在她的梳妆台抽屉里，不在冰箱上头或是炉子旁的橱柜里，不在妈妈的衣橱里，也不在面包盒里。我几乎把家里都翻遍了，每个抽屉都找了两次，不过我知道我找不到纽扣的，因为纽扣不在家里。妈妈把纽扣带在身上了。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她这么做，可是我知道她做了。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娜塔莉留在家里。我找蛋糕，却只找到一片薄柠檬蛋糕——其实只有半片。

娜塔莉抬头看着我。我在找她的纽扣时，她一直看着我的脚。我看不出她是否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可是她确实知道某些事情。

“好吧。”我说，第三次拉开了抽屉，“好吧，我们要……”我没说出这句话，就大步走进房间拿出我的数学课本放在门旁。我们整个下午都要做数学。我要站在门前面，不让她出去。我比较强壮，比娜塔莉多了十几或二十公斤。

娜塔莉正疯狂地摇晃着，像是行驶在大舰后面浪波上的小船。

“105。”她说。

“不要！”我说。

“纽扣。”她说。

“数字。”我说，一边“啪”地翻开一本书拿给她，“你看，娜塔莉，你可以读读跟数字有关的东西。”

“纽扣，105!”她发疯似的用力摇晃。

为什么不干脆让她发作？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呢？

“外面，纽扣。105。”她开始旋转。

我不想理会她。我打开书，反复读着相同的句子。文字的意义却一点儿进不到我的脑袋里。“娜塔莉，停下来！”我吼着。

可是她失去控制了，她开始尖叫。先是发出低音，很像一台正在启动的机器。

“娜塔莉，停下来！”我对着她的脸大声喊叫，“不要这样！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不是个小孩了，别再做出像小孩一样的举动！”

她把自己摔到地板上，踢着咖啡桌。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对妈妈和爸爸？你正在让他们变老。他们随时都担心着你。至少你可以尝试一下呀，有时候我觉得你根本都不尝试，我会因此而讨厌你。娜塔莉，我们那么努力地尝试，而你没有。我讨厌你，娜塔莉！我真的讨厌你！”

一个花瓶掉到地毯上。它重重地摔了下去，却没有破。

她在窗户附近扭动着，脚用力地踢来踢去．手在地板上拍打。我越是吼叫，她就越是尖叫，我们两个好像努力要把对方的声音盖过去一样。我的喊叫里充满了字词，而她的仅仅是声音，像是动物的声音，尖锐得吓人。

外头有“砰砰”的拍打声。我透过窗户看见崔克叟太太的新头发，她和矮胖的卡寇尼太太正探看发生了什么事。我非常惊讶她这么快就上楼了，还有一些人也在拍门。

“穆思！是我，泰瑞莎！让我进去！”

“打开，穆思！里面发生什么事了？”碧·崔克叟叫着。

“我可以帮忙！你需要我！”又是泰瑞莎。

“泰瑞莎！回家去！”碧·崔克叟喊着。

“停下来！停下来！”我把手放在小娜的手臂上。我想摇她，用力地摇她。我的手臂颤抖着，我努力让它们停止颤抖。

娜塔莉尖叫得声音更大了。我直视着她那双陷入困境的眼睛。不管她在哪里，她都出不来，这使得她不停地用更大的声音尖叫？

“开门，穆思！”

“我们没事！”我喊着，虽然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多荒谬。但这时我确实不再生气了。，

“拜托，小娜，不要这样。”我跑到厨房。“来几片柠檬蛋糕怎么样？”我哀求着。但是她早已超过柠檬蛋糕所能安抚的程度了。她把蛋糕拿在手上压碎，把盘子丢到墙壁上，盘子摔成无数片碎片。她整个身体朝四面八方移动，好像每条手臂和腿都有自己的方向一样。

我突然想起妈妈以前的做法。我把一边尖叫一边搏斗的娜塔莉拉起来。她的头骨猛撞着我的下巴。我尽可能温柔地把她安置在地毯角落。她粗暴地踢打着，用脚踢我的小腿，用手打我耳光。

要让她持续待在一个地方很困难，于是我紧紧抓住她的腰，把她固定在角落里。我抓住她和地毯的一角然后滚动，用我的膝盖紧紧地、温柔地把她卷在里头。当地毯把她整个包住以后，我等待着。慢慢地，她不再挣扎了，紧实的感觉环绕着她时，不知怎的她就觉得安全了。

她躺着发抖，被紧紧包在红色地毯里。我闻到一股灰尘混杂着地毯和汗水的味道。

卡寇尼太太和崔克叟太太还在拍打着门。现在还多了麦特曼太太，她的身高足可以看见里面发生的事。她还抱着宝宝洛基。

我不去理会她们，用温和而镇定的声音对娜塔莉说话，好像她也是

个宝宝似的。

“娜塔莉，我要怎么帮你呢？”

娜塔莉安静下来，用力地呼吸。现在她已经镇静下来了——除了眼睛。她的眼睛仿佛在来回移动着，似乎还在找寻出口。

“现在没事了，娜塔莉。”我抚摩她纠结的头发，我的手滑过她又热又湿的额头。

“穆思，娜塔莉外面。”她说。

“噢，娜塔莉。”我摇摇头。

“眼睛。”

“对，我知道你非常烦躁，那就是为什么你的眼睛一直那样动个不停。”我说。

“眼睛。”她说。她现在冷静下来了。我打开地毯，她坐起身，两只手放在胸前，好像全身穿着毛外套一样拍抚着。“眼睛。”她又说了一次。

“娜塔莉，那不是你的眼睛。”我说，“那是你的胸口。”

“眼睛。外面。”娜塔莉说。

“你想要看看外面？”我查看了一下碧·崔克叟、卡寇尼太太和麦特曼太太是不是还在那里。她们已经走了。也许她们知道我们没事就走开了；也许她们是去拿铁撬杠，或者是去找我爸爸。我回头看娜塔莉，她的脸都皱在一起了。她的脸挤成一团，好像希望我明白而我却不明白一样。

“眼睛。外面。”她大声说着，好像我耳聋了一般。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似乎陷入极端的努力。“眼睛①想要去外面。”她最后终于说出来了。

我们正在学习代名词。妈妈说过这个词——代名词。从我出生以来，除了“娜塔莉”之外没有用其他词称呼过自己的娜塔莉，刚刚用“我”称呼了她自己。

“噢。”我说，“我想要去外面？”我的声音变了。

“我想要去外面。”她说。她脸上舒展的表情有美国三十个州那么大。

我打开门。我开了，我怎能不开呢？

①眼睛：英语里“眼睛”eye与“我”I发音相同。

31 我爸爸

同一天——

1935年5月8日，星期三

我们到操场去，娜塔莉坐上秋千。有个妈妈带着她四岁大的儿子，她推儿子，我推娜塔莉。说实在的，娜塔莉玩秋千，身材、年龄都太大

了，她的屁股对坐垫来说太大了。我忽略了这一点。她可以自己荡，但是我知道她比较喜欢让我推。几分钟后，我注意到她的头歪向一边。我赶紧绕到前面去，刚好在她往前倒的时候抓住她。她睡得很熟，发了一顿脾气把她累坏了，我很清楚，那顿脾气让我也很累。

我用我最大的力气抱她回家。她在我的臂弯里看起来那么结实、那么大个儿，就像个大人了。我不断停下来，靠在水泥墙上或栏杆边缓口气。

爸爸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快要走到通往休闲广场的后侧阶梯了。

他没有问发生什么事情，只是把娜塔莉从我手上接过去。我跟着他回家，穿过弄得一团糟的客厅：咖啡桌下的地毯被拉出来了，花瓶倒在一滩水里，遍地都是盘子碎片、柠檬蛋糕。我跟着爸爸走进娜塔莉的房间时，脚踩过瓷器碎片，发出嘎嘎的声响。爸爸轻轻地把她放到床上，给她盖上她最喜欢的紫色毯子。

然后他走到冰箱，打开一罐啤酒。他远远地看着我，想了一会儿，又开了一罐，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给我倒了半杯。爸爸很少喝酒，而且从来不跟我喝。有一次我在彼特家喝了几小口，我不怎么喜欢。不过那不重要，重要的是爸爸似乎理解我。

他走到客厅，放下啤酒，捡起花瓶，把它摆回原来的地方。我把我的啤酒放在他旁边，去拿扫把。房间里很安静，只有壁炉上时钟的滴答声、扫地的刷刷声，和爸爸把瓷器碎片倒进金属垃圾桶里的当啷声。

“爸爸，”我问，“为什么不管妈妈说什么，你总是照做？”

爸爸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一种从鼻子里发出的笑声。过了整整一分钟，他才说：“我没有都照做。”

“大部分都是。”

爸爸吞了吞口水，想了想：“是啊，我想大多数时候我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把一片玻璃从地毯扫到地板上，再扫进簸箕里。

爸爸喝了一口啤酒，“这些事对你妈妈来说比对我还要重要。”

“什么事情？”

“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我问，一边观察着他，盯着他棕色的眼睛。

“每一件事……除了你之外。”爸爸咬了咬嘴唇，眼泪涌了上来。他转过身，假装忙着把地毯摆回原来的地方。

我低下头，努力忍住眼泪，然后深吸了口气。“爸爸。”

我说。

现在我要告诉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要说了。

“怎么？”他说。

“是不是我让娜塔莉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问题好像是从我内心深处某个地方冒出来的。

“穆思！”爸爸愣住了，眼睛盯着我看。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你说过她三岁时变成这样的，那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我低头看着地毯。

“穆思。”爸爸抓住我的肩膀，眼睛盯着我。他深深吸了口气，然后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让娜塔莉生病。我不认为有谁知道原因。可是有一点我非常确定——”他咬住嘴唇，声音里充满了感情，说话有点儿困

难，“绝对……绝对跟你没有关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32 纽扣盒

同一天——
1935年5月8日，星期三

妈妈进来的时候，娜塔莉的纽扣盒在她皮包里叮当作响。她看见我拿着啤酒，眼神里显露出震惊。

“出什么事了？娜塔莉在哪儿？”她问，声音尖锐而干涩。

“娜塔莉很好，她在她房里睡觉。”爸爸说，“不过我需要跟你谈谈。”

“我？”妈妈不解地问。

“没错。”爸爸说。

妈妈的眼光射向我，接着又看着爸爸。

“就你和我。”爸爸把头歪向卧室，“我不想在这里谈。”

妈妈点点头，跟着爸爸走进卧室。刚开始里面很安静，刻意压低的声音被关起来的门挡住而模糊不清。渐渐地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愤怒，妈妈哭了，爸爸生气但态度坚定。我听到了我的名字，便往卧室门走近了些。

“听着，”妈妈说，“这件事我不要冒任何风险。凯丽太太说……”

“我知道凯丽太太说什么。我现在说的是穆思和他的想法。他跟娜塔莉处得很好。他们一直在建立一种关系，我们得尊重那个关系并且信任他。”

“是没错，可是……”

“你必须让他用他自己的方式照顾娜塔莉。”

接下来有些话我听不到了。

“我有个很棒的孩子，”妈妈说，“高大、健康、聪明……逗人开心。小朋友白天晚上都会来找他，小孩子、大孩子，还有女孩，都喜欢穆思。可是娜塔莉，全世界都没有注意到娜塔莉，她需要我。”

“穆思也需要你。”

“废话，肯姆。”

“你觉得他不需要吗？”

她叹了口气：“我想他需要。”

“你们两个从来就不试着了解对方。”爸爸说，“你跟穆思之间小事变成大事的速度有这么快。”他“啪”地弹了一下手指，“你就不能跟他谈谈纽扣盒的事情吗？”

妈妈安静了一会儿。她再度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太低，我听不见。现在他们两个都轻声说话，不再生气了。我想着爸爸的话，很努力地思考，想得头都痛了。

娜塔莉还在她的房里睡觉，我觉得坐在她床边跟她在一起感觉比较好。她睡觉的时候好平静，看起来那么正常。这是我本来应该拥有的姐

姐，可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失去的那个人。

“娜塔莉，”我悄悄地说，“这是你的机会。”我捋顺她纠结的头发。“你这次进艾斯特·马利诺夫学校，好不好？如果你进不去，妈妈会受不了的。”

第三部

33 太阳和月亮

1935年5月27日，星期一

随着娜塔莉面试的日子临近，妈妈的举止就像是神经要崩溃了。她几乎坐不下来，不停地走来走去，始终把目光落在娜塔莉身上。

娜塔莉面试的前一天是她的生日。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该不该为她庆祝生日？庆祝生日会不会打乱她的日常生活节奏？如果不给她过生日，她会不会更心烦？这星期娜塔莉应该吃什么好呢？应该穿什么呢？她玩纽扣的时间应该更多还是更少呢？跟凯丽太太在一起的时间应该更长还是更短？数学时间应该更多还是更少？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应该更长还是更短呢？任何细节都考虑到了。

而我们的结论总是回到原点。我们要让娜塔莉这星期的日程和平常一样，也要像往年一样办个小型生日庆祝会。可是每到晚上妈妈好像又要反悔。

娜塔莉的生日终于到了，妈妈尽力要让事情看起来像平常一样。

“记着，明天就是面试的日子了。”她低声告诉我。

“妈妈，”我翻了翻白眼，“我怎么可能忘记？”

她叹了口气：“你说的对，我很抱歉。”她拍拍我的肩膀，“今天就让她清静清静。有足够的柠檬蛋糕，当然还有她的纽扣。如果她想整天玩纽扣，也没问题。只要确保她不再发作。如果她发作的话，明天就完了。得一个星期她才能恢复。”

“我知道啦，妈妈！我知道。”

“你有我在莱博家的电话号码吗？”妈妈边说边戴上手套。

“有的，妈妈。”

“也许我应该留在家里。”她把手套拉了下来。

我屏住呼吸。我非常希望妈妈待在家里，要是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呢？

“你要吗？”我问。

她摇摇头：“你比我还懂得跟娜塔莉相处。”她的声音沙哑。她没有

注视我，只轻轻揉了揉她的眼睛，接着又把手套戴上了。

“是吗？”我问。

她点点头，眼睛盯着她皮包的扣子看：“我会早点儿回家。我们就当今天是个平常日子。”她的声音很不自然，她没有对娜塔莉也没有对我说一声再见就离开了。

娜塔莉在她的房间里忙着。她正在画从月圆到月缺的月亮。最近几个星期娜塔莉一直对月亮很着迷。这有点儿反常，她一直对太阳很着迷，但是除了看看日出，她从来就没想要画太阳、月亮或其他别的什么。

这一次，我拿出我的书没觉得不妥。娜塔莉没表示不满。我打开《大卫·科波菲尔》①，开始看第一章《我出生》。

（《大卫·科波菲尔》：19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的代表作。这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通过主人公大卫的一生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然后我就听到猛力拍门的声音。娜塔莉的手停了下来。她的眼睛没有从纸上移开，也没有动，好像拍门声把她凝冻住了。

我不想应门，不想见任何人，今天不想。任何人都可能让娜塔莉心烦。拍门声没有停下来。娜塔莉除了把下巴缩到锁骨外，动也不动。

现在安静了，敲门声停了，只有风把门吹关上的声音。娜塔莉似乎放松地回到她原来做的事情上。可是就在她的铅笔接触到纸面时，砰！砰！砰！敲门声又来了。娜塔莉的下巴撞到她的锁骨上，越撞越厉害。

如果这声音持续下去，她会发疯的。我打开门，是派佩儿。她手上拿着帽子，这姿势对她而言有点儿怪。

“走开。”我说。

“天啊，真谢谢你。”她说。

“我无意冒犯你，可是我今天要让娜塔莉安静，她明天要面试。”

“没关系，我想进门，不是要走开。”派佩儿说。

“不行，你得待在外面。”我解释着。

“我？我才不会让娜塔莉心烦，她喜欢我。”派佩儿说。

“我很抱歉。”我说着，把手挡在门上。

派佩儿哼笑了一声：“我至少可以对她说声生日快乐吧？”她看起来如此认真、如此诚恳，带着甜美的微笑。她没有戴帽子反而更漂亮。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

“泰瑞莎告诉我的。”

我没有同意让她进来，可是我一定是松了手，因为接着派佩儿就站在我们家客厅里，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生日快乐，娜塔莉。”派佩儿在娜塔莉身边蹲了下来。

“生日快乐，娜塔莉。”娜塔莉重复着。我听到这句话时感觉到一阵刺痛。娜塔莉已经进步很多了，但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以前的娜塔莉。她现在几乎不再这样重复别人的话。

“你画的月亮好漂亮。”派佩儿站起身来，“好了。”她说，“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

我抬起眉毛看着她。

“看吧，你就是不信任我。”派佩儿一边说着，一边擦过我身边走到

门外。我看着她走开，感觉好像有一台吸尘器把我们家里的空气都吸了出去。派佩儿带着空气一起走了，突然间我希望她留下来。

在我喊她回来之前，我飞快地把门关上。

娜塔莉又花了半个小时画她的月亮，我则快乐地坐在沙发上吃着面包、黄油三明治。我把书放在大腿上，把腿跨在椅子把手上。我看着娜塔莉，她一切都很好。我再度低头看书，接着我听见撕纸的声音。娜塔莉正一张接一张地把她刚刚画的月亮撕掉。她的下巴狂躁地上上下下撞着锁骨。她的眼睛开始激烈地转动。细小的纸片飘散在各处。

糟糕！我"啪"地一声合起书，跳了起来。我不应该让她画月亮的，这个活动太新，她太不熟悉了。

"娜塔莉，"我说，"忘掉那些笨月亮吧！我们来吃点儿柠檬蛋糕。柠檬蛋糕噢，娜塔莉！"很快我控制住她了，我们要坐下来，我们要吃东西，会没事的。可是她身体里面的力量似乎在相互冲突。我几乎可以从她的眼睛看到那场战争。突然间，那股狂暴好像赢了，她的目光逐渐涣散。

"娜塔莉！外面！"我尖叫着。我跳到她前面，冲过去打开门。

她跟着我。她正在努力、正在努力对抗它。

小娜似乎在外头比较镇静。她驼着背走路，看起来依旧很狂躁，好像那场战斗正在她身体里面肆虐着。不过散步对她有帮助，让她有个去处。

"你想去哪里，娜塔莉？"我问。

小娜没有说话。

"好吧，"我告诉她，"我们散步好了。"

我冷得发抖，如果我记得把夹克带出来就好了。可是我现在不能打断她，她看起来太容易受伤了。

她摇摇晃晃地跟在我后头走着，我们要一直散步到妈妈回来。

我们在操场上绕着水泥地走着，一圈、两圈。如果她想整个下午都绕着圈圈走，也没关系。绕第三圈的时候娜塔莉突然停住，往西侧阶梯走去。我快步走到她前面，可是她却不跟着我走了，她走自己的路。很意外的，派佩儿在那里。我不敢相信，她的脑袋里好像有一块磁铁，会把她往麻烦事那儿吸过去一样。

"怎么了？"她问。

"只是出来散个步。"我低声说。

派佩儿给了我一个奇怪的表情。娜塔莉走得相当快，我跳到她前面去，开始慢慢往回走。但娜塔莉没有跟着我走。

我抓住她的手，但她生气地把我甩开了，我吓了一跳。我不敢再抓她的手。

她走下西侧的阶梯。"娜塔莉，你看，石头！我们来数石头。"我说着，再次跳到她前面，可是她又把我推开了。

"没有关系，让她去。"派佩儿在我身后说。

"闭嘴，派佩儿！"我严厉地回她一句。

"她想去说再见。"派佩儿说。

"给我闭嘴！"

娜塔莉继续走着。
“娜塔莉，不要再去那边了，我们已经找到一个棒球了！”我说。
娜塔莉不理我，她的头低低的，而且走得很快，好像怕迟到了似的。
天已经晚了，他不会来的，我们不会有事。这些话不断在我脑子里盘旋着，好像这些声音会让事情成真。
我感觉到派佩儿的手臂放在我的手臂上。
“让她去。”派佩儿说。
我的脚步慢了下来，脚好像突然重得迈不动了。我让娜塔莉在我前面几步走着。
我再也没有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根本连什么是对的也不清楚。
我紧盯着娜塔莉，没有让她离开我的视线。但是我是在较高的山丘上沿着另一条平行的路走着。派佩儿在我后面。
我的呼吸急促。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看你看，他不在这里。
可是，他在。黑头发油腻腻的，小圆鼻子，坑坑洼洼的皮肤，不均匀的步伐。我可以对付他。我知道我能。
“娜塔莉！”他的声音里有着欢欣与温暖。
“105，105，105。”她说。
“甜心，你这一向都好吗？”他对她微笑。
我站了起来，准备穿过灌木丛冲下去。他怎么敢！我感觉到有人抓住我的手臂。派佩儿把我拉了下来。
“我以为在你搭船出去前没有机会再看到你了。”105号说。
“他怎么会知道？”我问派佩儿。
“有关她的事吗？”派佩儿哼了一声，“囚犯知道有关我们的每一件事。”

洋葱那瘦小、敏捷、油腻的手握起娜塔莉的手。

“娜塔莉讨厌握手。”我悄悄地说，眼泪涌上我的眼睛。

我又站起身，准备叫喊，却叫不出来。

“没关系。”派佩儿说。我静静地站着，静静地发抖。

娜塔莉正在跟一个犯过罪的男人握手。这太奇怪、太糟糕，而且太……正常了。娜塔莉看起来并不怪异。她是我的姐姐，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正跟一个比她大不了多少岁的男人握手。

这实在太恐怖了。

这实在太好了。

34 生日快乐

同一天——
1935年5月27日，星期一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待在外头最久的一次。我们数着石头和贝壳，并将它们分类。我和派佩儿是小娜的助手，完全照着她的吩咐做。派佩儿

以前从没听从过任何人的命令，可是现在她完全服从。我们是一个团队，由小娜负责领导。

我们回家的时候，天几乎已经黑了。妈妈正在厨房里给蛋糕涂上糖霜。她已经做好一面写着“娜塔莉生日快乐”的布条，而且也剪好、卷好长条报纸，准备做彩带，就跟去年做的一模一样。

“我的小寿星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妈妈问娜塔莉。娜塔莉并没有说话。她用手指拨弄一条长彩带。

“派佩儿。”妈妈说，“你想参加娜塔莉的生日派对吗？”

派佩儿露出她在美姿美仪学校学的微笑。“我很乐意，佛莱纳根太太。”她说。

我的心深深地沉到底了。我不希望派佩儿加入娜塔莉的生日派对。我们从来不邀请其他人，我很惊讶妈妈居然会邀请她。

我看着妈妈正撒着糖霜的蛋糕，上面写着数字“10”，就像往年一样。

“今天晚上七点钟，就在晚餐后。”妈妈说。

“需要我邀请其他小孩吗？”派佩儿问。

“噢，不用。我们只是办个小派对。”妈妈说。她的目光避开我的眼睛。她脸上的微笑完全是那种满腹心事的笑容。

我进了我的房间，直到吃晚餐时才出来。即使晚餐我也是狼吞虎咽，没有讲一句话，吃完又回到我的房间。我打算直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刻才出去，但这个时刻却来得太快了。

“嘿，穆思！我们要开派对了！”派佩儿用力撞着我卧室的门。她一手拿着用奇怪的纸包装的礼物，另一只手端着满满一杯柠檬汁。

“穆思！”爸爸进来坐在我床上，“你今天吃了生气丸吗？”他用手臂把我的头圈住，然后在我头上敲了一下。

“不要这样，爸爸！”我说着，可是我感觉到笑容爬上了我的脸。

“小鬼生大气。”爸爸说着对派佩儿眨眨眼，又悄悄对我说，“怎么了？一个女朋友还不够啊？”

“我是以娜塔莉朋友的身份来的，跟穆思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派佩儿一边宣布，一边把她手肘上的毛衣袖子往上推。

“是啊，嗯，我看得出为什么。”爸爸说，“帮你自己拿顶帽子，然后表现出参加派对的派头，穆思。不然你在女孩子圈里会有不好的评价喔！”

娜塔莉放下腿上的大把彩带，抬头往上看。“泰瑞莎。”她说。

爸爸大笑：“是的，没错，亲爱的。那是你弟弟另外一个女朋友，对不对？”

我进饭厅拿帽子。娜塔莉一次又一次地用手玩着贴在水壶上的橘色彩带。

派佩儿跟在我身后。她看着写着大“10”的蛋糕，然后从饭厅门回头看着娜塔莉。

我觉得脸上一阵燥热。突然间我很生妈妈的气，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泰瑞莎、泰瑞莎、泰瑞莎。”我听见娜塔莉喊着。

“为什么她要那样喊？”我问妈妈。

“别问我，穆思，你真不明白哇，去问你姐姐。”妈妈说。

娜塔莉抬头往上看，可是没有看着任何人。“泰瑞莎这里。”娜塔莉说，“泰瑞莎。”

妈妈的脸亮了起来。“你听到了吗？穆思，你听到了吗？快迈开你那双大脚，去邀请泰瑞莎过来。”

我敲了敲麦特曼家的门。泰瑞莎来应门，身上已经穿了睡衣。我告诉她娜塔莉说了什么，她立刻提醒我：“娜塔莉当然要我了，傻瓜！我们是朋友！”

“吉米！”泰瑞莎大声喊叫。她冲进吉米的房间把他拖出来。吉米一脸茫然，全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妈咪！”泰瑞莎对麦特曼太太叫着，“我跟吉米要去佛莱纳根家。”

回到我们家餐厅后，我们开始唱歌。可是我们刚一开口，泰瑞莎就像警察一样把手举得高高的，大喊着：“等一下！我们忘记安妮了。”

我们都看着她。

妈妈的脸抽动了一下，好像对此并不高兴。她张开嘴想出声反对，可是太迟了，泰瑞莎已经跑出了门外。

安妮到达后，对我们笑了笑。我们又开始唱歌，这回我们从头唱到尾。

“嘿，娜塔莉，你知道你的生日是在艾尔·卡彭生日后四个月又十天吗？”妈妈切蛋糕的时候，安妮这么说。

“1月17。”娜塔莉说，“17。”

“那是他的生日，没错。我也做了一张卡片给他。”泰瑞莎说，“我割下一个小圆孔，看起来像是个弹孔。”

“对了，他那道刀疤是怎么来的啊？”我问。

爸爸对我眨眨眼，“女孩子的问题。”他说。

妈妈开始拆娜塔莉的礼物。我搞不懂为什么我们还要多此一举地把礼物包装起来。娜塔莉不理解为什么礼物得包装好，如果你给她一个包装好的礼物，她就会一直让它原封不动摆在书架上。

“佛莱纳根太太，你在做什么？”泰瑞莎问。

妈妈有点儿脸红。她脸上闪过一丝苦笑。“娜塔莉并不会真正……”我看得出来她正在找寻一个恰当的字眼，“在乎自己拆开礼物……”

“不好意思，佛莱纳根太太，这可是我的工作。”泰瑞莎从妈妈手中夺走拆了一半的礼物，然后把剩下的包装纸扯下来。

“噢。”妈妈说。她和爸爸交换了一个微笑。妈妈把礼物都移到泰瑞莎那儿。

第一个礼物是我送的。那是一本我在学校得到的数学练习本。派佩儿送她一袋纽扣。“谢谢你，派佩儿。这些等一下再拿。”妈妈对派佩儿眨眨眼，然后把那袋纽扣滑进她的围裙口袋里。

泰瑞莎把爸爸的礼物交给小娜——一本有着很多索引、关于鸟类的书。妈妈送的是前面绣着“娜塔莉·佛莱纳根，艾斯特·马利诺夫学校”字样的书包。妈妈不是爱刺绣的人，我认为她根本就不会刺绣。“干裁缝工作

的囚犯。”爸爸在我耳边悄悄地说。
现在礼物全都拆开了，娜塔莉正看着它们。她用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摸，一个一个地嗅。我们大家在一起说了一会儿话，到了每个人该回家的时候，爸爸说：“穆思，请送你的朋友们回家；或者我该说你的女朋友们。”他在我耳边低语，“也是你跟吉米的。”
“别说了，爸爸。”我说。
爸爸搓搓我的头发，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充满希望。
我们一起走着。我先送走吉米和泰瑞莎，接着是安妮。
“你们两个晚安。”安妮对我和派佩儿说。我不喜欢她说这句话的方式。我拉了拉磨痛我脖子的衬衫衣领。
我们走上通往派佩儿家的陡坡。外头很美丽，深蓝的夜色笼罩着黑漆漆的海水，旧金山像个明亮的灯箱。这是我到过的最美丽的地方。我看了看监狱——悲伤而寂静，灯光黯淡。我听不见任何声音，除了牢房深处一个金属碰撞的叮当声，还有一个呼救的声音。
“那是什么声音？”我小心地问，不让她听出我心里的恐惧。
“他们偶尔会那样。通常是一小群人一起叫，这样就很难分辨出是谁在叫。”
“发生什么事情？”我问。
“谁晓得。”派佩儿说。到达她家的时候，她停住脚步。
“她到底几岁？”派佩儿问。
我没有说话。
“十五？”她问。
“十六。”我回答。我的身体燥热冒汗，接着冷却下来。
派佩儿点点头。“我们猜也是这样。”她说。
我往回走下山丘，“我们”这个词像是一只关在小房间里的苍蝇一样，一直在我的脑袋里嗡嗡叫。

35 真相

同一天——
1935年5月27日，星期一

我回到家，妈妈正在洗碗。娜塔莉坐在客厅里，一页一页翻着杂志。乍一看，这个画面是如此的正常，可是仔细观察，我发现娜塔莉把杂志页面翻得太快，而且把杂志拿得很靠近她的脸——她要的是翻动页面时产生的微风。
妈妈似乎比较放松了，派对很顺利，这一天快要结束了。娜塔莉似乎很好——像她以前一样的平静。我本想要走开，关上我的房门。可是我不能，我心里有个声音不让我这么做。
“你不能这样。”我告诉妈妈。
“什么？”妈妈边擦着锅子边抬头看着我。

“她不是十岁。”我说，我的声音有点儿哑。

妈妈转过身。“不对，她是十岁。”她固执地说。

“不对，她不是。妈妈，她不是，而且每个人都知道。”

妈妈继续盯着锅子看。她搓着双手，脸颤抖着。“她是。”妈妈气急败坏地说。

“不对，妈妈。你知道她不是十岁。”

“十一岁。”妈妈大口吸着气。她的口气听起来像个小女生，“我正要说她是十一岁。”

“今天是她的生日。她看起来像十六岁，她是十六岁。”

“不对，根本不对！”妈妈吼着。

“大家都知道，妈妈。他们知道。”

“他们不知道！”她喊叫着，泪水从她的脸上滑落，“你不了解！她如果十六岁就没有机会了，没有人要收她，没有人关心一个不正常的成年人。只有小孩才有机会。如果她十六岁的话就太迟了，你看不出来吗？”

“是啊，可是妈妈，你不能假装！那样更糟糕。大家知道……”

“没有人知道。他们不知道，而且他们不在乎。把她放到那个地方去。你知道我听过多少次这样的话？把她跟那些神经病关在一起？她必须是十岁。这是她唯一的机会！”

“你不觉得艾斯特·马利诺夫的人都知道吗？你不觉得波第先生看得出来吗？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啊，妈妈！”

“不对，他们看不出来。小娜的个子比较高，你也很高呀！”

“她跟其他人不一样，妈妈。这是她唯一的机会，但是如果你不诚实的话就没有机会。”

“不要这么说！你敢再说说看！”妈妈用双手捂住耳朵。

爸爸冲了进来。他一直都在外面阳台咬着牙签。他一定听到我们的声音了。他看看妈妈，然后看看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娜塔莉十六岁，爸爸。我们不能再假装她不是十六岁了。她不是十岁，她根本不是十岁！”

爸爸用力咬着嘴唇：“我们现在不要谈这个，穆思。明天有面试，不要！”

“我们一定得现在谈！波第先生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别想瞒过他们。这样行不通，她是没办法入学的。”

爸爸的眼睛睁得老大。他摇摇头，但是摇得很慢，好像不赞成他正在思考的事，而不是不赞成我。

厨房里很安静。妈妈坐在踏脚凳上，脸埋在双手里。

爸爸转过身。我看到他用手遮住他的脸，他哭得真让人难为情。

“穆思。”他说着，一边用手帕擦掉眼泪。

“不要！”妈妈大叫，“不要！”

娜塔莉正在客厅安静地摇晃着。

爸爸紧闭着嘴唇，擦了擦眼睛。他打起精神，叹息地说：“亲爱的，穆思……说得对。”

“你竟敢这样说！”妈妈大叫。

“他是对的。”爸爸又说了一次，并用手臂环住我的肩膀，陪我走到客厅，娜塔莉正坐在那儿摇晃。

“娜塔莉。”他温柔地问，声音变了，“你几岁？”

“我今天两点三十一分十六岁。”娜塔莉的眼睛聚焦在桌灯上。

爸爸用力紧闭双唇，用力到嘴唇都变白了。他的眼泪又滚了下来，眼泪似乎把视线都模糊了。他用手臂环绕着我，把我拉向娜塔莉，又把另一只手臂环绕着小娜。“我……”他用肩膀擦了擦眼睛，这样他才不需要放手。

“我为我的孩子感到非常骄傲。”他呜咽着说，“你们都长大了，你们多棒啊。”

36 等待

1935年5月28日，星期二

第二天早上当我在洗早餐的碗、找我的历史作业、穿袜子的时候，我感觉到妈妈一直在看着我。

“怎么了？”我问她。

她没有说话，忙着打点娜塔莉出门。

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泰瑞莎、娜塔莉和妈妈都坐在客厅里。妈妈容光焕发。“娜塔莉太棒了！她很清楚地用新娜塔莉的方式说话。她尽最大努力在讲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波第先生。她甚至还说了个笑话，说笑话呢！”

“为什么鸡要过马路？”妈妈说娜塔莉这么问波第先生。

“嗯，我不知道呢，娜塔莉。”波第先生说。

“因为他有一颗纽扣滚到路的另一边啦。”娜塔莉说。

好吧，这不好笑。不过算是个笑话。

虽然妈妈对这件事情很开心，但她仍然用一种让我不舒服的方式看着我。

“来吧，穆思。”在我清掉一堆昨天晚餐剩下的煎饼后，她说着，“我想跟你谈谈，就我们两个。”

泰瑞莎在聊关于西红柿汁的事情，娜塔莉好像在听。我甚至看到她抬头一两次看着泰瑞莎。泰瑞莎有那种知道娜塔莉会对什么东西着迷的直觉。

“谁要来看护娜塔莉？”我问。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妈妈想要谈的内容，我没有跟妈妈深谈过，只跟爸爸谈过。

“当然是我啦。”泰瑞莎说。

妈妈对泰瑞莎点头笑了笑，却没有对我笑，好像她不想看我一样。

我们沿着楼梯走下码头，妈妈拨弄着她毛衣上的纽扣。

“昨天晚上的事我很抱歉。”她说。

我要回答什么呢？我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说。我实在太生气了，气得我不想和她轻易和解。

她隔着海面眺望伯克利的方向。“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说的话。”她摇摇头。

她把我拖到这么远来就为了说这句话？这简直是世界上最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你不在乎那些话让我生气。”妈妈用安静的语调说着，“你不在乎那些话让你爸爸沮丧，你不在乎那是娜塔莉面试的前一天晚上，你什么都不在乎。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人这么生气过。”妈妈的声音异常的平静。她不生气，可是我生气，我内心还在翻腾。我张口想告诉她，她错得有多么离谱，她有多么不公平。

“等等。”她把手指放在嘴边，“让我说完。”

“可是我知道你有多么在乎娜塔莉。这就没有道理了。我整个晚上都翻来覆去，一直问着为什么。穆思，所有人里面就他一个，为什么他要说那些话？为什么？而你知道吗？我只想出一个答案。

“你那么做是因为你心里相信那是正确的、该做的事情。你在做一件你觉得能帮助你姐姐的事情。”她停了下来，泪水从她脸上滑落。

“我怎么还能要求你更多？我怎么能？”

她哭个不停，却时不时地抬头看着我。我吸了一大口气，好像突然觉察到人应该呼吸一样。妈妈从来没有这样，她以前从来没有试着想想我的感受。我又吸了一大口气，假装对缓缓经过的一艘大船有兴趣。我不想哭。

“你告诉波第先生了吗？”我问。

“没有。”现在妈妈直接注视着我了。“他没有问，我也没有提。不过这是我们必须谈论的话题。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穆思。”她的声音又短又细，“我真的知道了。”

那天晚上，妈妈做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烤牛肉和布丁、青豆加杏仁、柳橙沙拉、玉米面包，还有芦笋浓汤。听见敲门声的时候，她正要切开柠檬派。

“卡寇尼太太！”爸爸小声地说。

娜塔莉停下来不吃了。妈妈深吸了一口气。她把切派的刀子交给我。爸爸握住她的手，他们一起跟着卡寇尼太太下楼了。

家里突然变得非常安静、非常空荡。娜塔莉的头往下移，用她以前吃东西的方式靠近盘子，一口一口地吞吃柠檬派，完全没有咀嚼。我继续吃着，可是现在这派吃起来像婴儿食品一样淡然无味。我又切了一块，但几乎咽不下去。我的脖子僵硬得像石头，我的胃里像吞了半公升的醋。

他们在哪里？

爸爸踏在楼梯平台上的脚步声既缓慢又沉重。他进门的时候，脸往下垂，皱纹很深。“他们的决定还是一样，还没有准备好。”他低着头说。爸爸用发抖的手找到牙签，塞了两根在嘴里，接着走进他的房间，关上门。

37 凯丽

同一天——

1935年5月28日，星期二，以及5月29日，星期三

我在床上，听着妈妈哭泣的声音和爸爸低沉、试图安慰她的说话声。

艾斯特·马利诺夫是个差劲的地方，一个残酷的玩笑。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那个波第先生。

我努力想睡着，可是我一直想到在圣·摩尼卡旧家的娜塔莉——在我们家后面的房间和外婆家阶梯上的日子。我跟彼特一起骑脚踏车、打球、做功课；而她没有。我将会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结婚、生小孩；而她不会。

妈妈已经做了几百万件事来治疗娜塔莉。铝配方疗程、巫术娃娃、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科医师、《圣经》阅读法，还有凯丽太太。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一样管用。但我发现这么说并不正确，有一个人起了作用——凯丽。比起以前，娜塔莉在这座岛上更加融入这个世界。她在这里第一次有自己的生活。也许只有一点点，不过同样是“生活”。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在妈妈的电话簿里找到了凯丽太太的号码。我跟爸爸借了五分钱，下楼到卡寇尼太太家外面去打电话。我把那五分钱放进卡寇尼太太置于电话旁的咖啡罐，然后告诉接线员号码。

电话接通后，我说，“凯丽太太，我是娜塔莉的弟弟，穆思·佛莱纳根。我打电话来谢谢您，您真的帮了我姐姐的忙。”

“唉呀，亲爱的，我很感谢你这么说。”

“我想请教您，您相信艾斯特·马利诺夫学校会对娜塔莉有帮助吗？”

她叹了口气，“是的，我是这么认为。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我见过孩子以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方式进步。娜塔莉1月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可是我认为她现在具备条件了。不过很可惜，波第先生并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们怎么做才能改变他的心意呢？”

她叹气道：“我希望我知道。就像昨晚我跟你妈妈解释的一样，我原本预期她会被接受入学。”

“她的……噢……年龄是不是……”我从喉咙里硬挤出这句话。

“很难说。我非常了解你妈妈为什么那样做。他们对年龄稍大的孩子确实是有些偏见。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不敢保证我不会那样做。有时候很难分辨这些孩子的实际年龄，可是你姐姐，我恐怕得说她很明显至少有十四岁。”

“没错。”我小声说。

“穆思，我会继续努力的。我跟你保证我会的，但是我不想给你们不切实际的希望。”

“好的，女士。”

“还有，穆思，亲爱的，我也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当我和娜塔莉一起学习的时候，只要我知道她快要控制不住她了，我就会说：‘你认为穆思现在正在做什么呢？’很快她就能安静下来。她会说你在学校或是在玩投接球或是在跟泰瑞莎讲话，那样她就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和我在一起。我想，你也许想知道你对她有多重要。”

“是的，女士。”我把脸上的眼泪擦掉。

“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再多做些什么，你不知道我有多遗憾。”

挂掉电话后，我知道我得采取行动了，必须要去做。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妈妈的感受，她一直以来的感受。

现在我懂了，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必须去尝试，即使那些事情对别人来说都不合理。

吃完早餐，我爬上山丘来到典狱长的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去找他——除了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权力的人之外。若说有人能够改变这件事情，那人就是他了。

可是越是接近典狱长的家，我的脚步就越慢。如果我想跟他说话，我得先敲那扇门。我盯着监狱大大的铁门，却进退两难。我的心脏猛烈跳动，而我的双手却冰冷。

我一直僵在那里，直到有人叫了我的名字。“嘿，穆思！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不是应该在学校吗？”

我转过身看见崔克叟先生。他嘴里叼着烟，手上拿着一块写字板。

“抱歉，穆思，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你怎么啦？”

我头昏眼花。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

“穆思？”崔克叟警官问。

“噢，是。噢，我必须跟威廉斯典狱长谈谈。”我说。

“孩子，不能等到晚上吗？”崔克叟警官吸了一口烟。

“可以……我是说，不可以。”我喃喃地说。

“可以，你是说，不可以。到底是哪一个？”他亲切地笑着。

“不可以。”我说。

崔克叟警官咕哝了一声。他把烟头丢在水泥地上，用脚踩熄，接着他按了门铃。

门开的时候，大大的铁门铰链发出刺耳的声音。

“在这里等。”崔克叟警官说着，那扇门发出沉闷的声音，然后关上了。

我等了很久，心里纳闷着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我正打算放弃的时候，监狱的门又咣当一声打开了，崔克叟警官和典狱长出现了。典狱长像平常一样整洁，好像刚从理发店里出来一样。他身上有肥皂和青草的味道。

“早安。”他说。

“早安，长官。”我说。

他看了看四周，好像不知道要坐在哪里一样。最后他决定坐在长凳上，用力拉了一下裤子才坐下来。崔克叟警官走回监狱门口，站得僵硬笔直，烟也不抽了。

“怎么样……”他合起双手，“是关于什么事呢，穆思？”

“嗯、嗯、嗯，我，噢。”我结结巴巴地说，额头满是大汗，“我知道您认识重要的人物——在旧金山。我只是在想您能不能打电话给您一些，噢，朋友，也许他们可以要求马利诺夫学校重新考虑。娜塔莉越来越有进步了。她应该可以入学的。”

“有权势的人物，这就是你想要找的吗，孩子？”

“是的，先生。”我说。

“我会想一想，不过我临时想不出有谁能帮忙。”他叹了口气摇摇头，似乎真的很遗憾。

我们无言地坐了一会儿。

典狱长看了看表：“现在是你应该在学校的时间啊！如果你跑得快一点儿的话，我打赌你可以赶上八点三十分的课。”他拍了拍我的手臂，站了起来。

“谢谢，先生。”我说，“不过您知道吗，我有个想法。”

他喉咙里发出一个不满的声音。

“我在想，”我的声音变了。这个想法很疯狂，但我没办法克制自己，“艾尔怎么样？”

“你说什么？”典狱长问。

我清清喉咙，想要说大声一点儿，可是声音还是低沉沙哑，“艾尔·卡彭。”

典狱长斜着眼睛看我，就像派佩儿一样，然后摇摇头：“噢，好啦，不要再搞花招了。”

“没有，先生。我是很认真的。他是唯一可以办得到的人。”

“穆思，那都是胡说八道的，而我认为你也很清楚。”

“我觉得他办得到。”

他叹了口气：“首先，那些说法值得怀疑。即使他可以，你以为我会允许吗？我把这个地方建构在公平性之上，平等地对待所有的犯人。如果我要求艾尔·卡彭帮我一个忙，那是开了怎么样的先例啊？他被送到这里来，就是因为他在亚特兰大受到特殊待遇。他在监狱里运作他的帝国，却由政府买单。他带了自己的家具、东方地毯、丝质内衣……就像是铁窗内的王公贵族。你以为我会在这里做那种事吗？那对我的原则是很大的嘲讽。”

我直视他蓝色的眼睛：“我们违反规定的时候，记得您说过，我们应该努力思考。我记得您说过那句话。嗯，我努力地思考过了。”

典狱长也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他说，“可是现在是你在要求我更改规定，而我不打算这么做。或许你觉得那是正确的事，但我不这么认为。”

“你不需要给他任何东西。问他就好了。问一下有什么坏处吗，先生？”

典狱长深吸了一口气：“听着，穆思，你想帮助你的姐姐，那很让人钦佩。可是我没有办法帮你这个忙。你的父母会想出其他办法来的。现在，快去吧。”

快去？快去？他不能前一秒钟告诉我要表现得像个大人，后一秒钟又把我当小孩看待。这一点让我非常愤怒，我忍不住冒出一句：“您不是认真的吧，对不对，先生？那只是一场演说？您不是真的希望我们思

考，您只希望我们服从。”
我发现怒火从典狱长的眼睛喷了出来。他把脚从长凳移开，笔直地站了起来。“我知道你和你的家人都经历过很多事情，所以我不在意那句话。可是如果你再那样跟我说话的话，我会让你跟你的家人立刻就离开这座岛！你听懂了吗？”
“是的，先生。”我说。我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他继续生气地瞪着我，直到觉得我已经听懂他的话了，他才叹了口气，交叉着手臂。“听着，孩子，没那么容易。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学会思考而拍你马屁、顺你的意。你得到我的答复了，那就是‘不行’。现在，很抱歉，我还有事要做。”

38 发生什么事了

1935年6月1日与2日的周末

妈妈打电话告诉她的钢琴课学生她病了不能去上课，然后就一直待在她房间里。门一打开，一股空气不流通的霉味从里头传出来。我看到她穿着浴袍，头发像海草一样垂着。
爸爸的厨艺糟透了。我低头看着我的晚餐餐盘，炒过的甜菜根在一池亮粉红色的汤汁里游泳，半熟的薯饼和甜菜根接触的地方变成粉红色，还有冷掉的燕麦粥。
爸爸好像注意到我对他手艺的反应了。
“如果她明天还在床上，我就带囚犯煮的食物回家，我跟你保证。”他说。
“谢谢爸爸。”我说。
娜塔莉很安静。她数过她盘子上切碎的甜菜根，并把它们排整齐，看起来像是二十个裹着睡袋的人一样躺成一条直线。她正要决定该怎么处理燕麦粥，却突然冒出一句话：“为什么鸡要过马路？”
“我不知道。”我说。
“他有一颗纽扣滚到了路的另一边。”小娜边说边拨弄着她的餐巾。她看看我，然后用舌头舔了上唇。接着她用手臂把自己包起来，好像要把手臂和胸膛合为一体一样，开始摇晃。“发生什么事情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娜塔莉问。
“没事，娜塔莉。妈咪不舒服。我们只是不确定马利诺夫学校适不适合你。”爸爸说。
“妈咪在生气。”娜塔莉说。
我跟爸爸互相看着对方。他嘴唇颤抖着，声音变粗了：“没有，她没有生你的气，亲爱的，你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对，娜塔莉。”
“没有生你的气，亲爱的。”娜塔莉一边说，一边用下巴撞自己的锁骨。“没——有——生——你——的——气——亲——爱——的。”她重复着，每个字之间都停顿了一下。

“噢，天啊！”爸爸说，“娜塔莉，甜心，你表现得很棒！没有人生你的气！”

可是娜塔莉没有看他，她看着奶油。眼光毫不游移地看着它，好像奶油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

“你一定不相信我做了什么事情。”第二天我告诉安妮和泰瑞莎，“我问典狱长，他能不能请艾尔·卡彭帮忙，让娜塔莉进学校。”

“你不会吧？”安妮说。

“我去了。”

“他说不行？”泰瑞莎说。

我点点头。

“嗯，那可真让人惊讶啊！”安妮说，“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会同意吧？”

我耸了耸肩。

“不管怎么说，卡彭要怎么干呢？这可不是叫他周末在市区乱闯，把人的腿打断。”安妮说。

“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能帮上忙，这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我说，“他什么事都办得到。”

安妮摇摇头：“那家伙在监狱里面，他什么事也办不了。你花太多时间跟派佩儿在一起了。”

她说得对，我知道她是对的。那个人被关起来了。可是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子里闪现：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能帮上忙。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能帮上忙。

等我见到派佩儿的时候，我知道我该采取什么行动了。

“我要写一封信给艾尔·卡彭。”我告诉她。

她给了我一个白眼：“他们不会随便让人写信给卡彭，你也知道。你得是他的亲属，而且信会被检查。”

“是啊，不过你妈妈就是检查信的人，对不对？我就不能把我写的信塞到已经检查过的那沓信件里去吗？”

“我试过了。”派佩儿说，一边用手指头梳着她的长头发。

“你试过了？结果呢？”

“没结果，从来没有回信。我叫他从监狱图书馆借出《简爱》来，把他的回信写在里面。”

“《简爱》？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你能想象艾尔·卡彭读《简爱》吗？”我问。

“这就是重点啊，聪明人。那种书从来就不会被借走的。哪个囚犯会去读《简爱》？另外，那样爸爸也就不会因为想要看那本书而让我计划失败，因为我得要他帮我从监狱图书馆里借出来。我原本以为卡彭可以在书里头回信——你知道嘛，用铅笔很轻很轻地画底线。”

“没有，我不知道。”

“假设你想说：‘我需要你的帮忙。’你就在书里找到一个“我”字，在字下面画线；然后找到一个“需”，画上线……就这么一直找下去，直到你拼凑完全部信息为止。”

“他收到了吗？”

派佩儿耸耸肩："谁知道！我从来没有收到回复。"

"你跟他说什么？"

"我问他愿不愿意在棒球上签名，然后把它掷出墙外。我告诉他我会把它拍卖掉。我说我们五五分账。"

"你觉得他的钱还不够多吗？"我问。

"从来没有人的钱是够用的。"派佩儿说。

"你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被处罚，对吧。那么有什么坏处呢？"我问。

"对你来说很简单。你父母只会没收了你的棒球手套，那根本就不会让人很难过。"

"都是你一个人在讲。你根本没有被处罚。"

"有，我有。你以为我想跟我奶奶一起住两个月？她总是抱怨个不停，而且她吃的东西都是水煮的。煮甘蓝菜、煮萝卜，甚至汉堡也煮。"

"我以为你说那里很好玩。"

她又翻了白眼："有没有听过'留点儿面子'？"

"安妮以为是这样呀。"我说。

"是啊，你应该听她的话。她往往是对的。"派佩儿说。

"即使你真的被处罚了，似乎也没有改变多少。"

"噢，是吗？从那以后我又惹麻烦了吗？"派佩儿问。

"没有。"我承认，"不过，你不是想要当艾尔老大的笔友吗？这不又开始了吗？"

她哼了一声，好像她不在乎，可是她的眼睛亮了起来，所以我知道她不是真的不在乎。"他要做什么事才能让娜塔莉入学呢？"派佩儿问。

"这可难倒我了。"我说，"可是如果这家伙可以操纵整个选举，他会想出办法来的。"

第二天，在派佩儿的房间里，她带了一张她妈妈用的特殊复写信纸来。"你会打字吗？"她问。

"不会。"

"我也不会。你知道，就是找出字母然后敲击。打错了也不需要担心，我妈妈也会打错。然后每隔一阵子就打三个点。当她删掉某些字的时候她就是这么做的。那样的话，如果她刚好瞥到你这一页，她会以为那是她已经打好的信件。"

我把那张棕色的纸卷进打字机里，"喀"地一声把滑动架滑过去，开始用一根手指头敲打。

亲爱的卡彭先生：

我住在阿卡拉岛。我是佛莱纳根警卫的儿子。我的姐姐娜塔莉·佛莱纳根有一点儿不寻常……（问问洋葱105号有关她的事。他会告诉您她人有多好。）她需要去上一所学校，可是他们拒绝她入学。那是旧金山的艾斯特·马利诺夫学校……您能不能帮忙呢？经营那所学校的人叫做波第先生。如果您能帮忙的话，我会非常感激的。谢谢您，先生。

诚挚的

穆思·佛莱纳根

附注：我非常喜欢您的母亲。

“‘我非常喜欢您的母亲’？”派佩儿读到这句时发出疑问。
“你得说些有关他妈妈的事呀。”
“为什么？”她问。
“因为那样他会想起他有个妈妈，而且知道我们也认识她。这会让他表现得更好。这是‘妈妈规则’——所有人都适用。”
“我们说的是艾尔·卡彭呀，我认为他不会被那把戏给骗了。”
“我不会改掉的。”我说。
“随便你。”她拿起信纸，用大拇指压成三折，压出两条完美的折线。她拿着那封信去了，转眼之间又回来了。
“小菜一碟。”她说。
我起身要离开。“喂，穆思？如果这招不管用，你会回去吗？”
“回哪里去？”
“圣·摩尼卡啊，笨。不是我在乎或是什么的，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她说。
“好，如果你不在乎，你为什么还要问？”
“我没有问。”派佩儿说。
“噢，现在你又没有问了。好啊，那么我就不回答。”
派佩儿咬住她的下唇：“那……你会吗？”
“我不知道，派佩儿。”
我沿着楼梯走下去。到了外头，我看见派佩儿隔着她爸爸书房的窗户看着我。当她看见我在看她的时候，就迅速地拉上窗帘消失了。

39 典狱长

1935年6月11日，星期二

上个星期，我家情况好转许多。娜塔莉继续去凯丽太太那儿，妈妈又教起钢琴课，她也跟爸爸开始讨论他们下一步要怎么做。我每天都在想我们是不是要回到圣·摩尼卡。现在回想起来，住在那儿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甚至不确定我是否还想回到那儿，我也知道搬回去对娜塔莉并不好。

学期的最后一天，当我跟史考特他们说再见的时候，我突然胃痛起来。我不知道那个“再见”说的是暑假还是我以后的人生。我觉得很不舒服，回家的船上，我对任何人说的话都没有超过三个字。直到下船前，没有任何事引起我的注意。
突然，我发现爸妈、娜塔莉、泰瑞莎和威廉斯典狱长都在那儿。

我爸妈从来没有像这样等我，而且连典狱长也在，真的很奇怪。他几乎从不下到码头这里来的。从来都是船等典狱长，典狱长不等船的。实际上船不该等他，不过事实确是如此。

“你爸爸在这里做什么？”我问派佩儿。

“不清楚。”派佩儿说的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似的，但是她用比平常快两倍的速度嚼着口香糖。

“你猜发生什么事了！”我一走近爸妈身边，妈妈就跳了起来。

“不要，等一下。”泰瑞莎的手肘挡在她前面，“让娜塔莉说。”

娜塔莉皱着眉头看她的脚。

“说啊，小娜，告诉他。”泰瑞莎说。

“11只海鸥。”娜塔莉说。

“不对啦，小娜。”泰瑞莎摇摇头。

“11只海鸥。”娜塔莉说，这次声更大了。

“不是，我是说……对，你没有错，十一只海鸥。”泰瑞莎说，“可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娜塔莉的肩膀拱了起来，像是被卡住了一样。她没有说话。

“她进艾斯特·马利诺夫学校啦。”泰瑞莎兴高采烈地宣布着。

“娜塔莉！”我一下子用手臂圈住她，给了她一个大熊式的拥抱。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小娜说。我放开了手。

“对不起，小娜。”我说。

“对不起。”她一边说，一边移动着肩膀，像是努力要让肩膀放松下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她喃喃地说。

“波第先生来过电话。”爸爸解释着，“他决定开设一所马利诺夫学校的分校给年龄较大的孩子上，而且他要娜塔莉当第一个学生。”

“你确定吗？我是说，这件事确定了吗？”我问。

爸爸点点头：“很显然的，这件事情他已经计划一段时间了——一直在等适当的时机开始运作。”

“为什么他以前不告诉我们呢？”我说。

爸爸看看身旁的妈妈。妈妈摇摇头。“我们不清楚。”她说。

典狱长清了清喉咙。我可以感受到他炽热的眼神落在我身上。我看了他一眼就移开了，额头上开始冒汗。

“你看吧，穆思。”典狱长说，“我不是说过，你的父母会想办法解决吗？”他对我眨眨眼，微微笑了一下，然后他的注意力转到派佩儿身上。“甜心，我只想告诉你我对你的成绩感到多么骄傲。又是全优。”他在空中晃了晃她的成绩单，像是要让我们大家都看到一样。

“谢谢您，爸爸。”当典狱长拥抱她的时候，派佩儿说。

我看着他们走上山丘。等他们走到听不见我们说话的地方后，我问爸爸：“怎么这么突然？”

爸爸点点头，咬着下唇问：“你知道这件事吗，穆思？”

“不知道。”我几乎在他问出这个问题之前就先回答了。

他点点头，似乎相信我，然后叼了一根牙签。“人生真令人惊奇，是不是？你从来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能在下场比赛前就知道结果的。”

“您说得对。”我说。

40 卡彭老大帮我洗衬衫

1935年6月12日，星期三

早上起床后，我从衣架上拿下一件干净衬衫。当我正要把手臂穿过袖子时，听到一个细碎的窸窣声。我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张褐色小纸片。它被对折又对折，里面是仓促间留下的潦草笔迹，用铅笔写的，下面还画了两条线。

上面写着“做了”。

恶魔岛上有情天

东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许建昆

恶魔岛，是美国阿卡拉岛的俗称，位于旧金山外海约十二分钟船程的地方。从1850年开始，美国人将它修筑为西海岸重要的军事要塞；1934年改建成重刑犯监狱。本书所提到的艾尔·卡彭和机关枪凯利，都是早期拘禁在岛上的要犯。为什么作者会采用如此惊悚的时空背景呢?是缘于童年的经验，还是孩提时代对美国黑社会的好奇或恐惧，致使她长大以后难以忘怀，因此将之选作故事背景?美国读者很容易感受书中的诡谲恐怖气氛：中国读者却可能因为不太熟悉美国文化背景，而嗅不出书中描述的浓厚的火药味。

要了解恶魔岛近况，应该去看已经上演的《勇闯夺命岛》(The Rock)。尼古拉斯·凯奇饰演文弱不堪的科学家，奉命潜入岛上，破坏歹徒藏有的核化武器，并且解救被挟持的游客。美国当局则从监牢中借调破坏力十足的英国情报员肖恩·康纳利，来协助他完成任务。在这部电影里，观众随着游客的足迹与身影，踏进了要塞大门，走入坑道、牢房；指挥官宣布攻击任务时，则利用计算机3D合成技术，让突击队员“透视”全岛的地形、地貌；而飞行员驾着喷气式战斗机飞临上空、执行爆破任务时，更可以鸟瞰全局；当然，随着歹徒所射出的飞弹轨迹，我们也看见了旧金山港湾和美国大西部风景。

至于艾尔·卡彭(Al Capone)呢?他是芝加哥黑社会老大，神通广大，收买了警界、法界人士，利用帮派火并抢占地盘，贩卖私酒，操纵地方选举。1934年，联邦政府以“逃漏税”为由将他起诉，关进恶魔岛。据说他在监狱仍可以呼风唤雨，操控外界的犯罪组织。他于1947年1月25日去世，时年四十八岁。

美国人拍摄黑社会电影，总脱离不了以芝加哥、洛杉矶为背景，而且都归罪于意大利黑手党，或多或少也影射了艾尔·卡彭。罗伯特·德·尼罗在《铁面无私》(The Untouchables).阿尔·帕西奴在《疤面煞星》(Scarface)这两部电影里，都分别扮演过艾尔·卡彭。(PS:动画《蝙蝠

侠》中的反派疤脸就是以卡彭为原型的，黑色帽子和大衣，拿着前面有大圆形弹盒的旧式机关枪，脸上有伤疤。卡彭也在电影《博物馆之夜》中以黑白色出场。）

在这本小说中，1935年1月，佛莱纳根家庭发生了一件大事——爸爸失业了。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他只好接受监狱水电工和警卫的双重工作。但是，他必须先把家人安顿好。大女儿娜塔莉十五岁，是个自闭症患者，每天都在摆弄钮扣、石头、羽毛．或在“算数”中过日子：要是有人干扰，娜塔莉就会高声尖叫，无法停止。他们向许多医院、学校求助，付出了庞大费用，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甚至没有地方愿意收留娜塔莉。妈妈海伦是个家庭主妇，偶尔担任钢琴家教，赚点微薄的薪金来补贴家用。为了女儿娜塔莉的病情，她焦虑万分，也受尽折磨，只好采取逃避、退缩的驼鸟心态。

故事中的叙述者——我，是个十二岁的男孩，也就是娜塔莉的弟弟，名叫马修，昵称穆思。“穆思”是“麋鹿”的意思，是帮圣诞老公公拉雪橇的麋鹿。到了恶魔岛上，他得照顾永远长不大的姐姐，必须遵从典狱长严厉的规矩，也要忍受典狱长女儿派佩儿的指使。到了学校，同学们对他们生活在拘禁黑帮分子的监狱岛上十分好奇，这让派佩儿兴起了赚钱的念头，到处宣传”卡彭老大帮你洗衣服”的生意，因此惹出许多麻烦。让穆思最痛苦的是，为了照顾娜塔莉，他不得不失约于打棒球的朋友史考特；为了赎罪，他必须为史考特找到一颗黑帮老大打过的棒球；为了找这颗棒球，他竟然让姐姐娜塔莉单独留在荒郊野地，并且与监狱中105号罪犯有了接触。如果姐姐受到伤害，他该如何向父母交代呢?

娜塔莉单独与穿着105号囚衣的罪犯相见。她喜欢跟他说话，牵手散步。这不正是典狱长警告过的事吗？罪犯长年受到拘禁，有时难免会心理变态，侵害女性。娜塔莉害怕很多事，但她就是不怕105号，到底是什么原因？

娜塔莉并非智力发展迟缓，她会心算，五、六位以上的乘法都难不倒她。书本上动物图鉴出现的页码、天上匆匆飞过的鸟群数量、甲板上的人数……她都一一数过，牢记在心。她并不是白痴，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受了不明原因的影响，关闭了与外界沟通的渠道，退缩到自己孤独的世界里。如果有人试图捉弄或阻扰她的行动，她会马上发病，宛如疯子。任何医院或学校都不肯收留她，典狱长也不希望她留在岛上，因为要是出了意外，没有人愿意负责。

然而，105号囚犯却拉着她的手，也没有害她发疯。难道他有办法帮助娜塔莉，改善她的病情吗?105号是好人，还是坏人?

面对姐姐的危机，穆思焦虑万状，爸妈没时间也没心情听他“忏悔”。他考虑再三．决定向典狱长求助，希望能得到有力人士的帮忙，将姐姐送进学校，以改善家中的困境，结果却得不到善意的响应。这么一来，他只好改变被动的习性，强烈要求派佩儿配合，并偷偷送了一封信给卡彭，希望借助卡彭的“影响力”，帮助姐姐进入艾斯特·马利诺夫学校。

功夫不负有心人，佛莱纳根家得到天大的好消息。校长波第先生打电话来，表示愿意接受娜塔莉入学。这是他们来到恶魔岛后的半年内，所得知的最快乐的消息了！是谁动用了影响力?真的是牢狱里的艾尔·卡

彭吗?105号囚犯与艾尔·卡彭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就是艾尔·卡彭吗?明明关在牢里，他是如何动用影响力的?

如果不是艾尔·卡彭伸出援手，难道是“面恶心善”的典狱长吗？还是马利诺夫学校的校长良知发现，改变了入学规定？不论是谁，只要这三者之一兴起了“善”念，这个世界就增添了一抹美丽、丰富的色彩。

最值得肯定的人，当然还是穆思——勇敢而聪明的马修·佛莱纳根。由于他积极努力、不肯服输的态度，在困顿中念头一转，马上就得到老天爷热情的回馈。俗语说：“天公疼憨人。”不是吗?阿卡拉岛上的风云，应该是充满了野蛮、惩罚与报复的气息，没想到竟然也有温馨、和煦的片刻，真叫人赞叹不已。

出版发行：河北教育出版社
版次：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20.00元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部

01 恶魔岛
02 跑腿小弟
03 杂耍猴子
04美洲笑鼻狐
05 杀人犯给我补袜子
06 笨蛋
07对七年级学生来说，够高大了
08 监狱来的家伙会打棒球
09 乖巧的教会小男生
10 还没有准备好
11 全国最好的
12那么电椅呢
13孤胆女突击队
14 艾尔·卡彭的棒球
15 寻找疤脸卡彭
16 卡彭洗你的衬衫
17 星期二打棒球
18 不再是同一队
19 爸爸的小公主
20 警告

第二部

21 星期一从来不下雨
22 艾尔·卡彭的妈妈
23 她才不可爱呢
24 像个正常的姐姐
25 我的缺口
26 囚犯的棒球
27 白痴
28 在她这年龄算高的
29 乖乖牌囚犯
30 眼睛
31 我爸爸
32 纽扣盒

第三部

33 太阳和月亮
34 生日快乐
35 真相
36 等待
37 凯丽
38 发生什么事了
39 典狱长
40 卡彭老大帮我洗衬衫